金石萃編

第十冊

古130
856.3
部一：10

金石萃編卷八十七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四十七

石臺孝經

碑連額高一丈五尺五寸四面面廣五尺前三面十八行行五十五字末一面前七行與上同隸書後半分上下二截上截表文小字九行正書批答三行大字行書下截題名四列額題大唐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注孝經臺十六字篆書在西安府學

孝經序

御製序并注及書　皇太子臣亨奉　勅題額

朕聞上古其楓朴略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聖人知所之可以教人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朕常三復斯言景行先哲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變形于四海唯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況泯絕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濫觴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故魯史春秋學開五傳國風雅頌分爲四詩去聖逾遠源流益別近觀孝經舊注踳駮尤甚至於跡相祁述殆且百家業擅專門猶將十室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攀逸駕者必騁殊軌輙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僞且傳以通經爲義義以必當爲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翦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在理或當何必求人今故特舉六家之異伺會五經之旨趣約文敷暢義則昭然分注錯經理亦條貫寫之琬琰庶有補將來且夫子談經志取蠶訓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略之又義闕今存于疏用廣發揮

經文不錄

臣齊古言臣聞孝經者天經地義之極至德要道之源在六籍之上爲百行之本自　文宣既歿後賢所注雖事有發揮而理甚乖舛伏惟　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陛下敦穆孝理躬親筆削以無方之聖討正舊經以不測之神改作新注朗然如日月之照邈矣合天地之德使家藏其本人習斯文普　天之下罔不欣戴仍以太學王化所先孝經聖理之本分命辟沼特建石臺義展　睿詞書題　御翰以垂百代之則故得萬國之歡今刊勒

既終功績斯著　天文炳煥開七耀之光輝
聖札飛騰奪五雲之氣色煙花相照龍鳳奮起實可
配南山之壽增　北極之尊百寮是瞻四方耿則豈
比周官之禮空懸象魏孔氏之書但藏屋壁臣之何
幸躬覩盛事遇　陛下興其五孝忝守國庠率
胄子歌其六德敢揚文教不勝抃躍之至謹打石臺
孝經本分爲上下兩卷謹於光順門奉獻兩本以聞
臣齊古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天寶四載九月一日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上柱
國臣李齊古上表
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故親自訓注垂範將來今
石臺畢功亦卿之善職覽所進本深嘉用心
特進行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集賢院學士
修國史上柱國晉國公臣林甫
光祿大夫行左相兼兵部尚書宏文館學士上柱國
渭源縣開國公臣李適之
光祿大夫行門下侍郎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仍侍
講兼崇麗館大學士上柱國臨潁縣開國侯臣陳希
烈
朝議大夫守中書舍人兼判刑部侍郎上柱國臣孫
逖
正議大夫行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上柱國平樂郡
開國公臣韋斌
朝散大夫守中書舍人兼知史官事臣李靄成
太中大夫行給事中臣李巖
朝請大夫守給事中臣韋良嗣
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上柱國臣李齊古
朝請大夫守國子司業臣韓倩
朝議大夫撿校國子司業臣薛巘
正議大夫行國子司業員外置同正員臣張倜
通議大夫撿校禮部尚書上柱國襄陽縣開國男賜
紫金魚袋臣席豫
正議大夫撿校工部尚書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東京
留守臣陸景融
通議大夫守尚書左丞上柱國清水縣開國男臣崔
翹
太中大夫守吏部侍郎上柱國趙郡開國公臣李彭
年
吏部侍郎上柱國彭城縣開國男臣韋陟
正議大夫行兵部侍郎賜紫金魚袋上柱國燕國公

臣張均
正議大夫行兵部侍郎借紫金魚袋上柱國臣宋鼎
中散大夫守戶部侍郎上輕車都尉臣郭虛己
中大夫行禮部侍郎上輕車都尉臣達奚珣
朝議郎行丞上柱國賜緋魚袋臣韋騰丁酉歲八月
廿六日紀
朝議郎行丞蔣漾
大學助教別　勅兼判丞臣李德賓
儒林郎守主簿崔少容
朝請大夫守國子博士上柱國臣留元鼎
朝散郎守大學博士兼諸王侍讀臣蕭郢客
朝散郎守四門博士兼諸王侍讀臣任嶷
承奉郎守四門博士臣劉齊會
朝議郎行四門助教臣梁德裕
承奉郎四門助教臣闕麗直
承奉郎四門助教臣王思禮
承務郎守四門助教上柱國臣劉大均
登仕郎守四門助教臣秦龜從
儒林郎守四門助教臣胡銷
釋奠坐主四門教授臣王南金
文林郎守律學博士臣劉嘉祥
筭學博士臣張元貞
文林郎行直講賜綠臣王乂
宣義郎行直講臣顏挺
文林郎行直講臣王璋
高陵縣丞翰林院學士直國子監賜緋魚袋臣丁景
文林郎守義王府參軍兼國子監文史直知進士臣
司徒巨源
朝散郎行醫學博士兼直監解休一
文林郎行國子錄事王思恭
唐元宗書孝經後有太子亨右相林甫左相適之等
題名韋郇公陟稱彭城縣男蓋自吏部侍郎出爲河
南採訪始襲公爵此本封耳韋斌封平樂郡公可補
本傳之闕書法豐妍勻適與太山銘同行押亦雄後
可喜當其時爲林甫所蠱媚極矣猶知有是經耶三
子同日就隕屬鏤南內妻凉廢食厭代唐家父子如
此循覽遺跡爲之慙慨弇州山人稿
此碑四面以蟠螭爲首鑿嵌精工故非後世所能後
有李齊古表行書亦佳同勒諸臣名字字不草草至
如行押數十字尤豪爽可喜乃知前代帝王留心翰

墨如此（石墨鐫華）

孝經前第二行題曰御製序并注及書其下小字曰皇太子臣亨奉勅題額後有天寶四載九月一日李齊古表及元宗御批三十八字其下有晉國公臣林甫等四十五人姓名惟林甫以左僕射不書姓舊唐書（璠傳載李絳疏云左右僕射御史大夫左僕射長庶像開元中名之宰相表狀之中不署其姓宋周必大王孝雜志出）（玄宗朝宰相官至僕射勅後乃不著姓中間入名下他相階官自吏部尚書而下皆著姓）攙入丁酉歲八月廿六日紀九字是後人所添是歲乙酉非丁酉也又末二人官銜下不書臣亦可疑（金石文字記）

元宗御製孝經頌并注皇太子亨篆額今在西安府學墨洞內作大亭以覆之下作石臺高五尺餘邠鬼工猙獰擎扶狀上邠石益爲龍螭拳攫狀皆極精緻中石四面皆廣五尺高九尺餘東以巨鐵上下通計高二丈四面遍書小注分寫兩行石瑩潤如玉照人鬚眉明若明鏡鑿刻精工爲最殊觀（來齋金石附考略）

明皇序文云章昭王蕭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案陸德明孝經音義有孔安國鄭康成王肅韋昭劉邵而無虞翻劉炫陸澄譏康成而據之爲注是明皇不宗鄭學者矣唐書藝文志有今上孝經制旨一卷應即是書（關中金石記）

按元宗御注孝經刻於天寶四載其篆額題曰孝經臺蓋當時勅建石臺刊刻御書故世謂之石臺孝經今注疏本前有成都府學生鄉貢傅注奉右序稱有唐之初傳行者惟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注至元宗乃於先儒注中採摭精英芟去煩辭撮其義理允當者用爲注解至天寶二年注成頒行天下仍自八分御札勒於石即今京兆石臺孝經者是也唐會要載開元十年六月上注孝經頒天下及國子學（邢昺疏亦云開元十年御製經序并注）天寶二年五月上重注亦頒天下又云天寶五載詔孝經書疏雖粗發明未能該備今更敷暢以廣闕文令集賢院寫頒中外是孝經注疏重修注修於天寶二年疏則修於五載此碑李齊古表題四載九月是重注之後又隔兩年乃謀刊石其修疏爲頒之事又在一年後矣元宗本紀天寶三載十月詔天下家藏孝經一本則在刻石前一年故唐六典稱敕授諸生之經孝經用開元御注舊令用孔鄭兩家益自重注頒行立石國學之後諸生始能遵奉新

令也舊唐書經籍志及崇文總目並云元宗孝經注一卷而金石錄作明皇注四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亦稱家有此刻爲四大軸以爲書閣之鎮則又指此碑四面環刻裝本每面爲一卷也碑字肥瘦得中運筆與紀太山銘約略相似其大小視太山銘才五之一注則又較經文四之一耳所書序目經注以監本校之經文異者四字少者一字孝治章祭則鬼亨之開成石經與此同監本亨作享案釋文此字音許丈反明唐本作亨若作享字何必用音乎今本釋文刻作享誤後喪親章以鬼亨之作亨亦音許丈反打證也（監本喪親章亦誤作享石經並作亨此章注中勑其祭亨沒亨其祭亨沒亨廣要道及後感應章亨于克誠四字監本並誤）

章敬一人而千萬人悅監本而作則石經及日本國鄭注本並與此同諫爭章雖無道不失天下監本失下有其字案釋文云不失天下本或作不失其天下其衍字耳是定本無其字故石經亦作不失天下喪親章此哀感之情也釋文石經並與此同監本感不从心與下文兩感字岐出誤皆當以碑爲正注文不同者諸侯章言富貴長在其身監本長作常三才章人之恒德監本恒作常五刑章臣所稟命也監本所作之感應章君讒族人監本讒作譖此數字雖無確證然義尚得兩通至如序云皆糟粕之餘監本作糟糠誤案疏引釋名酒滓曰糟浮米曰粕以解二字之義是本作糟粕石經與此同庶有補將來監本補下衍於字石經與此同開宗明義章注言先代聖德之主監本主作王誤後孝治章言先代聖明之主庶人章注秋收冬藏監本收作斂案釋文收如字又手又反斂力儉反是定本作收孝治章注夫然者然上孝理皆得灌心監本脫上然字諫爭章監本爭作諍治釋文之誤案經文爭字凡八見皆不从言此題不應獨書作諍亦當以碑爲正也又有碑文誤刻而監本足據者聖治章注參問明王孝理以致和平碑書問作聞言親愛之心碑書心作也感應章注則神感至誠碑書誠作誠案疏云誠和也書曰至誠感神據此則神感至和當爲至誠今定本作至誠字之誤凡此之類當由信筆偶譌未及勘對輒勒於石不得以之校經者也經文盡後空一行上截刻李齊古上表三百餘字端楷細書石墨鐫華以爲行書者非是下截李林甫等四十五人題名疑皆

當時從事刻石諸臣林甫而外兩唐書有傳者陳希烈孫逖韋斌附安石傳席豫陸景融附元方傳韋陟斌之兄亦附安石傳張均附說傳凡八人適之官兵部尚書封渭源縣公而傳但云刑部尚書清和縣公席豫封襄陽縣男而傳作縣子韋涉彭城郡公韋斌平樂縣公傳皆不載賴有碑以補史之缺也逵奚珣嘗薦顏允南爲左補闕見顏氏家廟碑今河南濟源縣有游濟瀆記并碑陰序一篇刻於天寶六載皆珣所作署銜吏部侍郎此碑題中大夫行禮部侍郎蓋由禮部遷吏部也韋騰題名之下忽書丁酉歲八月廿六日紀九字攷開天以下至肅宗至德二年方是丁酉是時喪亂之後天下甫定不聞別有刻碑大學之事況所紀諸臣歷官皆在天寶初載與史多合其非至德丁酉可知願亭林謂此條後人攙入因是歲乙酉譌爲丁酉并疑解休一王思恭二人不書臣字然驗碑文所題諸臣銜名前後筆迹多同惟林甫適之二人其字稍大餘皆相等斷非兩手所書而自騰以下二十餘人皆無史傳可徵疑事毋質昶亦未敢强斷也

又按書錄解題云明皇孝經注唐志作孝經制旨攷新書藝文志今上孝經制旨一卷注元宗二字下又載元行冲御注孝經疏二卷然則注與制旨各自爲書猶隋書經籍志既載梁武帝中庸講疏一卷又有私記制旨中庸義五卷也邢昺疏於庶人章引制旨曰嗟乎孝之爲大若天之不可逃也云云聖治章引制旨曰夫人倫正性在□□之中云云其語甚詳陳直齋未見制旨則朱時其書已佚然邢氏之疏大半藍本元疏此二條必因行冲之舊行冲撰疏時旁引制旨以申御注光非一書之證經義攷及關中金石記並沿直齋之誤附辨於此

趙思廉墓誌

銘高廣各二尺七寸二十五行行二十八字正書

大唐故監察御史荊州大都督府法曹參軍趙府君墓誌銘并序

公諱思廉字思廉天水人其先秦之祖也同源分流實掌天駟封周仕晉繼爲國卿漢魏已來世濟厥美高祖脩演魏司徒府長史清水郡守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　曾祖士季周秦王府司錄亳州總管府司馬陸安郡太守儀同三司　祖搆隋秀才侍御史民部郎中毛州刺史　父素隋孝廉丹陽郡書佐皇舒州司馬三朝積慶四葉重光門連岳牧家襲孝秀相府類能儀同踵武於三揖禮闈尚德柱史騰芳於一臺三條舉而百度可見以驃騎之博物洽聞以陸安之出入濟理以毛州之黼黻高選以司馬之優遊上列典禮崇而勛業籍甚矣　公之少也婉以從令敏而好學其壯也屹有秀氣恬無流心弱冠明經登甲科解褐鄭之滎陽主簿換益之雙流稍河南府登封尉再栖枳棘徒仰龍阿之鋒一踐神仙果聞鷹隼之擊能事備矣朝廷韙之　天子聞而疇咨曰爵以馭賢不可改已拜監察御史鐵冠不雜石室高標緩步立朝而人皆斂手向風矣或犯法當訊執事者上下其手　公匪石難奪直繩不撓推事忤旨左授荊府法曹得寵若驚失職無慍荊山南峙出毀匱而方遙溝水東流逢逝川而靡及大足元年八月十二日寢疾終於南陽之旅舍春秋六十有六夫人博陵崔氏齊姜之著姓也壼室聞詩闕門習禮梧桐半在稍度林下之風寶劒雙飛空挹薤中之露以天寶四載十月乙酉朔十三日丁酉合塟于萬安山陽蓋周公已來即遠事終之達禮也二子悅坦之悅敭歷監察御史江陵安邑二縣令敦惠文敏一時之良美玉有籍連城未得明鏡無塵照隣皆見日坐事長吏被出非其罪也坦之濟陽尉敬友恭順一□□龍期述德於終天顧託文於貞石銘曰

□□之功宣孟之忠盛德百代聿生　我公籯金繼美斤玉斯崇黃□□物朱絲直躬作椽何所投珠漢東晨裝戒路暝燭隨風南陽地遠闕塞□中孤魂久客雙穴來同冉冉人世蒼蒼旻穹歿而不朽大夜何窮

墓誌裝潢本不列書撰人名文云公諱思廉字思廉天水人高祖修演曾祖士季周秦王府司錄祖搆父素按周書秦王贄字乾信初封秦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故開府置官屬有司錄之佐也思廉弱冠明經登甲科解褐鄭之滎陽主簿換益之雙流稍遷河南府登封尉拜監察御史推事忤旨左授荊府法曹大足元年八月十二日寢疾終於南陽之旅舍春秋六十有六夫人博陵崔氏以天寶四載十月十三日合塟萬安山陽二子悅歷監察御史江陵安邑二縣令坦之濟陽尉思廉家世事跡略可附見如是其荊府法曹者高祖子荊王元景也思廉少由明經登甲第攷新唐書選舉志明經亦爲四等蓋承前文試秀才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之目不數所謂甲乙也杜

氏通典按令文科第秀才與明經同爲四等進士與明法同爲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廢而明經雖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來明經惟有丙丁第進士惟乙科而已予證之誌文思廉既卒於大足元年春秋六十有六其生實當貞觀十年丙申弱冠明經中第亦在永徽末顯慶初矣何云武德以來明經無甲科也杜氏亦覈之未審矣 授堂金石跋

淨藏禪師身塔銘

石高廣俱二尺四寸六分二十二行行二十一字行書在登封縣會善寺

嵩山□□□故大德淨藏禪師身塔銘 并序

大師諱藏俗姓儆濟陰郡人也十九出家六載持誦金剛般若楞伽思蓋等經寫瓶貫綖諷味精純來至嵩岳遇安大師親承諮問十有餘年大師化後遂往韶郡詣能和上諮元問道言下流涕遂至荊南尋覩大師親承五載能遂印可付法傳燈指而北歸至大碓山玉像蘭若一從栖寓三十餘周名聞四流衆所知識復至嵩南會善西塔安禪師院覩茲靈跡實可奇耳遂於茲住闕乎聖典乃造寫藏經五千餘卷師乃如如生象空空烈跡可祭信忍宗旨審傳七祖流遁起自中岳師亦心苞萬有慧照五明爲法侶律梁作禪門龜鏡於是化流河洛屢積歲辰不憚劬勞成崇聖教春秋七十有二夏三十八臘無疾示疾憩息禪堂端坐往生歸乎寂滅即以其歲天寶五載歲次丙丁十月廿六日午時奄將神謝門人慧雲智祥法俗弟子等莫不攀暮教緣奢花雨淚哀戀摧慟良可悲哉敬重師恩勒銘建塔舉高四丈給砌一層念多寶之全身想釋迦之半座標心孝道以偈而宣

猗歟高僧嵩巖劫增心星聚照智月清昇坐功深遠靈迹時徵身惟上德成茲法興其一五法三性八万四千帝京河洛流化通宣不憚劬勞三五載閒造寫三藏頓悟四禪其二三摩鉢底定力孤堅悲通法界慈洽人天法身圓淨無言可詮門人至孝建塔靈山其三

碑云大師諱藏俗姓儆濟陰郡人儆字未詳當爲郝異文又云攀暮教緣奢花雨淚暮則慕之誤奢花三字未詳也又偈云無言可詮當以爲聆字玉篇詮力丁切衒也非此義廣韻詮詮音相次庶幾近之 中州金石記

按中州金石記謂俗姓儆儆字未詳當爲郝異文今詳玩字形當是儆字廣韻儆將毒切邑名又姓也又偈云無言可詮當爲聆字按偈語用先韻此

佺字乃詮字也與上文堅天叶碑書全字亦作仝其形似令耳碑紀其寂滅曰天寶五載歲次丙丁十月廿六日午時天寶五載是丙戌云丙丁者誤也又丙字不避諱作景出自方外不足較其云午時紀卒日而書時始見于此

竇居士碑

碑高七尺五寸廣四尺一寸二十七行行五十五字正書額失榻

唐故逸人竇居士神道碑 并序

北海郡太守李邕撰

河南府□陽縣進士段清雲書

觀夫道義重者則土苶寵祿志氣廣者則湫阨山林是以混然□人□在於蕉□居然 佳 事不入於市朝其服也鄉其行也獨介如□石□□□蘭所以名與風翔業與時並□稱君子詩曰碩人其在茲也居士諱天生字自然扶風人也其先出自夏后少康之麗伊晉大夫廣□□□□□漢丞相演班固之書豈徒保西河而果葉祚土掃北朔而千載銘山因□秦□今爲京兆人矣曾祖居士諱嚮祖居士諱希求孝居士諱地□□幽抱虛壑閑卧深林黃卷晨開素琴夕引臨沼而下視天鏡仰山而高詠雲莊雖跡在人間而志逸區外居士幼而神秀長而恬和習志氣於先人育沉冥於後頴高尚芝桂□易衣冠其凝神也氣細於虛其清節也氷寒於水則知瓊林玉樹迥出塵容菌閣蓬瀛遙登仙子是以好事欽素名流重眞背郊塵變輿馬或靈藥一器或沽酒一壺接道□於野庭申□□於□座曷云招隱聊且懷人至若賦詩□言比物□意眇默蹈海超遙昇天莫知曾深但仰麗妙時有流俗親懿勸誘浮榮論葉縣於漢仙比漆□於宋傲南郭槁木東方耀星出處有以□名言論有以軌物何必蕪沒三徑淪滑百齡而以飛遯居貞辭□翫代與夫五辟未就六□不行披霄褐以□神冠雲冕以□□非所取也居士乃軒辭解謝□昭玄默太息而言曰僕閱子面吾面肇允不同以馬視馬亦既有異矧尒改父之道則死孝曷申爲身之謀則生慮曷保□堯舜在上巢由在下□□以國則如此以家又如彼自可永□元覽悠悠素投投緡清流隱几盤石豈不泰歟議者以爲風神照人文史滿腹銷聲大谷絕跡幽巖夫如是□有膏者不煎有爪者不搏才不同也□何爲乎居士賡辭曰且駢指者疾多言者窮意者□欲□無爲□有道身貴寶貝所以食吾貧□寵珎羞所以却吾粒豈徒弄沆瀣踐莓苔買山以遊沽名而隱者

也□後□薄當軸曾□閉關微赤松□追匪黃庭不誦
聊以卒歲式用永□□呼鶴矯神遷蟬蛻形解雖人事
似促而仙路實遐以長安二年正月十三日不□化於
□□時春秋六十夫人沛郡太夫人朱氏性與□婦道
合□親始則輔德從夫終則擇隣翼子光啓釋教休有
禮防傳繫肘之方得觀碁之樂享年八十有六以開元
十□年三月七日示滅於京輔□里以其年十月十六
日合葬於五齋原禮也長子處賓才與命違壽惟神□
丹穴之色□變鳳毛青田之姿宜聞鶴駕□悲人代高
步仙遊仲子思賓早慕嗇神久承麈覽無玉帛之樂事
有詩禮之雅言人求我知我弃人欲貂蟬莫曜荊菊是
馨季子正議大夫行內侍上柱國元禮多才□□全節
冠時以孝則忠曰慈故勇西南護塞設五□以□謀東
北司戎縱一皷而包敵由是昭宣豹略作爲虎臣歸西
戎之數□□□□之五部戰兢以少謀勝取多歐脫連
頭而受誅穹廬屈膝而請命燕山之石楊先祖之刻銘
屬國之官咲□來之繫頸□□□迫公事違阻□心不
□□植松楸身廬塋隴猶且匍匐泣血擗踴椎心□天
地以昭親表山河而刻石其詞曰
一門養素兮四葉探麕遺土軒蓋兮含景靈仙凝神□
谷兮洗耳寒泉笙歌蕭□兮□鶴翩翩揮手□□兮長
歌紫□□□□日兮遼柱□□□勿求之兮吾將懵焉
有美厥後兮是稱其賢□名　□主兮宣力三邊
孝家忠　國兮揚親□　天□□行□
兮性□□□倬彼石表兮永矣松阡
天寶六載歲次丁亥二月□未朔八日□寅嗣子上
柱國思賓季子梨園教坊使　制新加銀青光祿
大夫行內侍省內侍上柱國元□
其碑傾覆承事郎奉元路涇陽縣尹兼管本縣諸軍
奧魯勸農事姚達禮雅飭爲重立時　大元後至元
六年歲次庚辰四月癸未朔二十七日
右逸人竇居士神道碑李邕撰段清雲書案唐書本
紀天寶六載正月辛巳殺北海郡太守李邕此碑立
於是年二月則在邕殁之後當時邕有重名而死又
非其罪故身殁而文猶見刻古人之重文行不重勢
利如此居士之季子元禮官梨園教坊使行內侍省
內侍而碑文多述其戰功蓋以宦官董軍如楊思勗
之類碑文稱元禮正議大夫後題制新加銀青光祿
大夫蓋由正四品上轉正三品下也柳子厚述唐時
葬令云凡五品以上爲碑龜趺螭首降五品爲碣方

趺圓首居士無位而立碑於法爲僭特以其子方爲
內侍故當時不以爲非雖以李北海之强直且爲製
文它人固無論矣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周夫人墓誌

石高九寸八分廣九寸九分十七行行十七字正書

唐故義興周夫人墓誌銘并序

夫人義興人也漢眞將軍勃之苗裔晉輔國大將軍處
之孫　皇明通之女姻不失媛晉以疋秦適爲太原
王府君靜信之妻昔五典克從三台樹位漢朝之任太
尉司空此皆府君之遠祖也　夫人四德可則九族
從風齋眉之敬無虧如賓之儀有越奉佐君子何憚蒿
藜自喪移天久歷星歲期百齡之有永胡一極之借凶
天道者何仁冈斯在嗚呼哀哉藥餌無救遂終於延康
之私弟時春秋六十有五孤嗣號絕猶子悲酸以茲吉
赴杜城東郊之禮也況丹旌雲掣素幕雲張痛寒風
之蕭瑟悲夜月之蒼茫岳也匪才忝爲叙述詞曰
昔聞天道　仁冈不遂　彼蒼如何　降禍斯至　嗚
呼哀哉　嗚呼哀哉　黃泉已掩　白日寧開　痛孤
嗣之號絕　傷行路之徘徊
天寶六載十月廿日塟

誌後云以茲吉晨赴杜城東郊之禮也余初疑句有
脫字及觀大歷間光祿卿王訓墓誌亦云遷厝萬年
縣滻川鄉滻川原之禮也則當時自有此文法志不
知何人作但有岳也匪才忝爲叙述之語岳則其名
也而不著姓銘亦甚率略此石舊在長安農家畢中
丞云近爲山西汾陽某氏攜去今此搨本模糊者僅
三字不知是元刻抑翻本也抱經堂文集

遊濟瀆記

石高五尺七寸廣二尺七寸五分計十五行行三十字隸書在濟源縣

遊濟瀆記

吏部侍郎蓬奚珣文

右監門衛兵曹參軍薛希昌書

軹縣西北數十里濟水出焉稽乎舊章可得而道自河
浮綠甲帝命麗夷疏瀹而正乾綱鏟林巒而通委輸
所謂四瀆資我而成彼弍川者或在幽僻遠而見奇伊
何足貴豈與夫體清浮之氣據函夏之中平地開源界
空正綠表裏皆淨似若非深舟檝既加乃知無底沖和
自挹斯君子之量歟從此而東截河道汶不以險阻□
其勢不以清濁汨其流終能獨運長波滔滔入海沉潛
剛克斯君子之量歟意者洞幽明貫天壤包荒萬類出

人無間形與化遊復歸於道不然何其異也雖金火更作變通殊制而浮沉之事亦無捨旃　國家南正司天北正司地以爲百神授職則陰陽無錯繆之災草望聿脩水土得平均之序欽若稽古道豈虛行闕官有伾象設如在流目一望森森動人覺毛髮之間風颼四起然後以諸侯之禮禮而禜之至於下人日用顦瀠吉凶悔吝則以情言且神道無方豈存於此而物類相召或有馮焉屈湎滑通動植滋液高樹直上百尺無枝虛篁下清四時壹色意隔人世空聞鳥聲陽浦先春草心方變岐岸猶冷苔生未穠紅鼎落而天下陰者鶉鷸而來山眷酺賞無厭歸情坐忘中途載懷歷歷在眼庶託豪翰光昭厥美云

濟瀆在今河南濟源縣西三里歲癸酉仲冬予亦嘗覆遊瀆有祠以祀大濟之神其殿北復有北海神殿北海之前有池周七百步其西一池周與之等而中通焉即濟水所聚蓋其源自王屋山天壇之顛伏流百里至此復見東南合流至溫縣歷號公臺入於河禹貢所謂導沇水東流爲濟是也東池俗傳間能出物以應人之求然率始於三月至四月望而止餘月則否蓋春夏之交泉脈騰沸而濟尤勁疾物靣沸而上人或不取須臾復沉予之遊也默禱于神願出物以彰靈異道士云陰寒水泉不動物不能上予笑曰豈有靈神而畏寒者乎爾姑爲我禱久之物竟不出道士之言始信而世俗所云皆誕妄也　金蓮琳瑯

文甚似六朝字亦唐隸之至工者與都穆金蘭琳琅對校有云不以險阻新其勢都穆不識新字而云闕一字今此字甚完好說文斷斷也从斤斷艸譚長說新籀文折从艸在仌中仌寒故折足証唐人猶能用古字都穆又誤以軹縣西北數十里爲南北遠而見奇爲貌奇四時壹色爲一色岐岸猶冷爲危岸庶託豪翰爲庶記賴有原刻証之　中州金石記

碑拓本假之少山已裁褫成帙不見年代惟達奚珣題署吏部侍郎實之通鑑珣爲河南尹降祿山在天寶十四載其爲侍郎未知于何時也記文殊庸猥不足鋟姑以珣始知策祿山異謀而繼乃以身奉之其爲鄙夫患失已發于文如此故爲略存其跡以見士之貳行可醜也　授堂金跋

宴濟瀆序

石高廣尺寸與前同十五行行三十二字隸書刻在前碑之陽

宴濟瀆序

吏部侍郎達奚珣詞

右監門衛兵曹參軍薛希昌書

新安主簿高侯知名之士也自角巾私第屈多散逸不遠伊嗣薄遊于畿濟源宰冠公此侯之舊也乃具言曰弊邑禡小何以娛賓是用戒朋遊遵休暇總轡出郭頓夫濟瀆爲昔陶唐宅天洪水方割夏后敷土沉災克清瀆之稱位斯爲壁起夫其含靈厚載託勝中州初若爭雄截黃河而徑渡去而有禮揖滄海以朝宗均禊典於通侯薆取諸此然後命舟子爲水嬉垂安流窺洞穴煙華釣浦彩澈金潭表裏皆明下觀甗石風雨時霽遠映雲山荷芰香而酒氣添濃洲渚隱而榜歌聞鷁艫移鳥下岸靜蟬鳴沿流溯洄坐得桃源之趣矣況時當大夏氣惟溽暑沸海集陵流金爍石獨有茲地勢隔人寰高樹森沉宜若無日脩竹陰映蕭然納清徘徊久之體靜心愜思壯士以溯景與諸公爲窮年不覺晴雲向山涼露浩夕對歸騎而將散負幽情而更多如何誌之詩可以興

濟瀆記後敘善利物者曰水水之靈者曰瀆瀆有三而濟居其壹焉道源敷畝而深無底細流數里而能載河信造化之奇功者也天官小宰達奚公智乃周

物德惟上善昔遊于茲嘗誌其事瑤忝尉此邑恐墜斯文爰命攻金刻諸樂石庶將來之不朽也有唐天寶六載冬十二月己未朝議郎行濟源縣尉鄭瑤建朱長文墨池編有此碑其文與字甚工金蘭琳琅所未載但得其碑陰之遊記而已濟瀆在縣西三里有池周七百步其西一池周與之等而中通焉即濟水所聚其源自王屋天壇山顛伏流百里至此復見東南合流至溫縣入河禹貢云導沇水東流爲濟北山經王屋之山灤水出焉而西北流注於泰澤地里志究作沇水經注灤作聯此濟瀆實當名沇水至溫縣入河乃名爲濟字當作沛後人于此呼之甚乖經典矣　中州金石記

按此碑兩面刻陰面刻遊濟瀆記陽面刻宴濟瀆序皆達奚珣撰薛希昌書無年月後序爲鄭瑤撰題天寶六載冬十二月己未玩前篇記云陽浦先春草心方變岐岸猶冷苔生未穠是冬春之交景錄後篇序云荷芰香而酒氣添濃洲渚隱而榜歌闔曲時當大夏氣惟溽暑獨有茲地勢隔人寰是盛夏景象益非一時之事鄭瑤後序云達奚公昔遊於茲嘗誌其事既云昔遊是在天寶六載以前

不知何年也然据前記又有云國家百神授職羣望聿修閟宮有侐象設如在以諸侯之禮禮而禩之是濟源初建濟瀆廟之語文獻通考載武德貞觀之制北海及北瀆大濟祭於洺州元宗天寶六載詔封濟瀆爲清源公据張洗撰濟瀆廟北海壇新置祭器銘碑文云有唐六葉海內晏然封茲瀆爲清源公建祀於泉之初源也則濟源之立廟建祀當即在天寶六載然則達奚珣遊於春初宴於夏日而鄭琚立碑乃在隆冬似同屬天寶六載一年之事矣達奚珣兩唐書無傳其仕履略見右臺孝經跋中書者薛希昌亦無傳可攷遊濟瀆記文云軹縣西北數十里濟水出焉稽乎舊章可得而道又云從此而東截河通汶不以險阻□其勢不以清濁汨其流終能獨運長波滔滔入海宴濟瀆序云初若爭雄截黃河而徑渡去而有禮揖滄海以朝宗凡此皆謂濟既截河復獨流入海也然古今水道情形不同而辨濟水源流諸說亦不一胡渭禹貢錐指趙一清水經注釋皆彙衆說而詳攷之今節錄於此禹貢錐指曰禹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傳曰泉源爲沇流去爲濟在溫西北平地

正義曰地理志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見今濟水所出在溫之西北七十餘里渭按漢垣縣故城在今山西平陽府垣曲縣西四十里溫縣故城在今河南懷慶府溫縣西南武德故城在今武陟縣東黃河在縣南與開封府河陰縣分水又水經云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沇水渭按王屋山在今懷慶府濟源縣西北八十里濟源本漢軹縣屬河內郡隋改置濟源縣縣西有王屋故城後周所置本垣縣地元和志云王屋山在王屋縣北十五里元省入濟源縣故濟源有王屋山西南接垣曲縣界垣曲故垣縣也水經注云山海經曰王屋之山灊水出焉西北流注于泰澤郭景純云灊沇聲相近即沇水也風俗通曰濟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廟在東郡臨邑縣今按二濟同名所出不同鄉源亦別斯乃應氏之非矣水經注釋曰一清按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垣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其前載禹貢導沇水文俱作泲字又常山郡房子縣贊皇山石濟水所出說文云泲沇也東入海又云濟水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泜漢人學有師承孟堅地志

叔重說文尤精覈謹嚴千古取證應仲瑗始誤以出常山之濟爲四瀆之泲善長非之是矣而猶云二濟同名者何也徐鍇說文繫傳通釋云漢書房子縣贊皇山濟水所出東至廮陶入泜此非四瀆之濟四瀆之濟古皆作泲今人多亂之又云泲水今多作濟故與常山濟水相亂此則四瀆之泲楚金辨泲濟二字可謂了了足以證明孟堅而羽翼叔重然不云常山石濟而單云常山濟水猶有所蔽乃元吳澄書纂言云導水章所叙冀州之濟兗州之濟實一水也濟泲二字通用說文因二字而以北濟南濟爲二水非也今說文具在何嘗有南濟北濟之分乎徐堅初學記云二濟既南北異岸相去亦踰千里別白如此不似草廬之淆亂也禹貢錐指經云溢爲滎傳云濟水入河並流數十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正義云此皆目驗所說也濟水既入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故可知也渭按成皋有大伾山在今開封府鄭州汜水縣西一里水經注云晉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鬬南決爲滎澤又云大伾在河內脩武武德之界濟沇之

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山東至河陰縣四十一里又東至滎澤縣西北之敖倉十餘里通計得五十餘里故傳約言之曰河濟並流數十里又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也然傳言濟與河並流始在北繼截河而南則似兩人同行街北一人忽截街而南別與人同行數里乃獨抵所欲詣處人之行路固有然者水則安能且河大而濟小濟既入河河挾以俱東濟性雖勁疾恐亦不能於大河之中曲折自如若此也滎陽石門水首受河處水經直謂之濟水京相璠名爲出河之濟酈道元云濟水分河東南流皆不以清濁爲言謂濟與河亂南出還清自潁達始後之好事者從而附會言曾有人伏水底見渾河中清流一道直貫之者乃濟也世遂有濁河清濟之圖林少穎云濟清而河濁濟少而河多以清之少者會濁之多者不數步間則清者皆化而爲濁矣既合流數十里安能自別其清者以溢爲滎乎林氏此言能窮物理而不惑者也蔡傳云先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伏此說似勝于孔然沇水至泰澤渟而不流故知其穴地而入此地上之事目所共見若河

中之事誰則知之豈眞有伏水底者見淸流一道
穴地而入出而言之邪水經注釋酈道元曰濟水
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
尋梁脈水不與昔同一淸按通典曰水經所作殊
爲詭誕全無憑據按後漢郡國志濟水王莽末因
旱渠塞不復截河南過旣順帝時所撰都不詳悉
其餘可知景純注解又甚疎略又曰按後漢郡國
志曰因王莽末旱此渠枯竭濟但入河而已不復
截流而南水經是和帝以後所撰乃云南過滎陽
封邱冤句乘氏等縣並今縣地一依尙書禹貢舊
道斯不詳之甚酈道元又從而注之其所纂序及
注解並大紕繆一淸按杜氏兩言濟水水經及注
之失一在雍州風俗下一在豫州河南府濟源縣
下然以經爲和帝後所撰又云順帝時撰注則云
景純又云道元何無定見也禹貢錐指解之曰河
北之濟因旱而枯旱止則復出河南之濟爲濁河
所侵空竇盡窒河去不復能上涌故遂絕自東漢
以迄唐初凡行濟瀆者皆河水也而猶目之曰濟
是鵲巢而鳩居觚名而圓實也故杜氏力詆水經
以爲不可信然滎濟故道猶可因是而得其十之
七八則此書不爲無補焉黃文叔云濟水雖絕其
瀆猶在雖中間經穿鑿變易或斷或續然水之附
入于其瀆者猶可尋求緝之以存禹迹非無理也
斯言蓋得其平又曰濟瀆之水自周以來凡數變
初爲濟及導滎爲川則滎與濟合鴻溝旣開滎瀆
爲河所亂及滎澤又塞則所行者惟河水矣汴渠
不通則鉅野以北所行惟菏汶戴村已築則東河
以下所行惟山泉溝澤之水其號爲濟者襲舊名
而已水經所叙瀆同而水異水異故李宏憲云河
南無濟水瀆同故黃文叔云禹迹賴此而猶存言
非一端各有所當今與人論濟水苟以爲無則羣
指七十二泉大小淸河以相難若以爲有則又據
杜佑之說詆水經不當襲舊名爲濟古文尙書疏
證曰濟水當王莽時大旱遂枯絕不復截河南過
者晉初司馬彪之言也雖經枯竭其後水流逕通
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者後魏酈道元之
言也通典據彪之言以折水經余讀郭璞山海經
注言今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東
北至高平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與禹
時濟瀆所經河南之道無異蓋枯而復通者所謂

津渠勢改昔自虢公臺東入河出敖倉之東南今
改流自虢公臺西入河出亦非故處與或禹時濟
未必分南北此則分而爲二爲不同與又潛邱劄
記曰黃子鴻篤信水經注者憶初晤時問曰後漢
志溫縣濟水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絕是河南無濟
今且千六百七十餘年矣何酈道元言之詳且析
也子鴻曰新莽時雖枯後復見酈氏所謂其後水
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是也祇緣
杜君卿不信水經專憑司馬彪志竊以爲彪不過
記一時之災變耳非謂永不截河南過也君卿云
云遂眞覺河南無濟疑誤到今余曰枯而復通旣
聞命矣敢問除酈注外抑別有徵乎子鴻曰未聞
余退而考杜預釋例云濟水自滎陽卷縣東逕陳
留至濟陰北經高平東平至濟北東北經濟南至
樂安博昌縣入海郭璞山海經注云今濟水自滎
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東北至高平東北經
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張湛列子注云濟水出
王屋山爲沇水東經溫縣爲濟水下入黃河十餘
里南渡河爲滎澤又經濟陰等九郡而入海稱此
三說以覆子鴻喜獲所云聞復難余今不見河南
有濟畢竟復枯于何代余復考得後漢書王景傳
濟渠下章懷注云濟水出今洛州濟源縣西北東
流經溫縣入河渡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鄆
濟齊青等州入海卽此渠也王莽末旱因枯涸但
入河內而已似不知中有復通之事合以許敬宗
對高宗濟水潛流屢絕是自唐以前濟已復枯直
至今矣又曰有問濟水枯而復通畢竟在何時予
曰考王景傳曰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建
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
渠所漂數十許縣逮後三十五年汴渠成明帝巡
行下詔曰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邱之北漸就壞
墳此汴壞而濟亦壞汴治而濟亦治之徵也又考
晉書傅祗傳武帝時爲滎陽太守自魏黃初大水
後河濟汎濫鄧艾嘗著濟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
是復侵壞祗乃造沈菜堰兗豫無水患郄超傳太
和中桓溫將伐慕容氏引軍自濟入河超諫曰淸
水入河無通運理毛穆之傳溫使穆之鑿鉅野百
餘里引汶會于濟此豈竟枯寂者哉大抵王莽世
天災雖甚然皆不遠而復班注云云蓋以目驗者
言也祇緣司馬彪下語太重若改遂枯絕爲曾枯

絕則妙矣潛邱東樵之言明白如此足以祛君卿之惑其無戾于桑酈也明矣諸家之辨濟水枯而復通聚說如此若以此碑證之是在唐元宗時濟水尚截河通汝也

金石萃編卷八十七終

金石萃編卷八十八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四十八

金剛經殘石幢

僅存兩段合之高三尺八寸五分上段止存三面下段八面每面廣八寸首尾兩面各九行餘皆十行字數無攷行書在西安府城南李家村

缺□蔣圖撰

清河張賁書序

缺□國化人代　天育物者必資於賢明矣其選才刈□缺越於吏部乎昔王戎標簡要缺□也中有吏曹庶士皆考乃聲實器其藝能缺鍵秉人物之樞要出納之恡謂缺□明山惠清河傅延□鑒農楊自然太原王漳源領同寮數十□缺□或以德進或以詞華居最或以翰墨稱缺□角詩書弱冠文史然而博綜多識靡所不該研機深沉悟色空缺達知窈冥而有精湛常樂真如以求實缺□寮庶品之□福也作是願已罔不悛心則有遠方名工不召缺□無足而員來或剡或礱成之不日載雕缺□彪炳則有揮毫騁勢拂花雨而爭鮮垂露矜能懸貝葉而增缺眞實視之者方開淨眼且宿植德本曷求缺□相鑒誓願力永此證明然後乃知是非兩忌得失雙□□□缺學嘗試言之目論膚受乃爲銘曰

缺玉文炳煥妙理宣揚無幽不燭無滯不彰是非雙□

缺堂堂

廣平程進刻序

金剛經

缺書

經不錄

天寶七載歲次戊子三月廿八日建立□

鑒農楊子嵒刻

缺寶鑒元年移於當曹南院仏剎安置自後缺至開成二年五月一日故隴西李公友誠缺舊地至會昌二年二月四日闕長李公重修

佛弟子太原王□□　安定梁過庭

彭城劉承恩　安定胡山惠

清河傅延□　鑒農楊自然

太原王漳源　鑒農楊文□

清河路希進　清河張賁

南陽樊元□　渤海□履□

上谷侯江　瑯琊王皓

鑒農楊景□　清河張璟

南陽宗華　廣平焦士廉
清河張才遠　天水趙承先
彭城徐庭遜　邵陽秦鳴鶴
南陽張晞之　太原郭齊斌
潁川陳懷進　樂安汪孝昇
清河張鴻洲　太原王志朝
太原王從諫　鉅鹿魏陶光
潁川陳小覺　平陽霍撫
清河張□嶷　鉅鹿魏協
譙郡婁□□　隴西李回
平昌孟玢　太原王晟
京兆杜弈　汝南荆庭□
扶風馬□　安定梁如□
清河張眞　會稽嚴昇
東平萬希嶠　清河張缺
燉缺
康公□缺　宗權缺
呂彝缺　聞人逢缺
張紳缺　王從□缺

北嶽恒山安天王銘

碑高七尺八寸廣四尺三寸二十三行行四十五字隸書額失搨在曲陽縣北嶽廟

大唐博陵郡北嶽恒山封安天王之銘并序

左羽林軍兵曹參軍直翰林院學士供奉上柱國李荃撰

吳郡戴千齡書并題篆

遁甲開山以方色受土水行作鎮鹽楊司野截巨壑以波委指平陸而海清墜旄頭柱　王國蔽虧日月棲泊雷電可久可大取諸恒也恒之靈藏往知來威遠懼邇陰陽不測之謂神神聰明正直害盈福謙裨我淳勑荒札不勃拯膏雨佐秋成再蠶獻工六擾呈逸有孚盈缶奚貴而無位哉古者天子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未嘗王五嶽而公四瀆　大唐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登泰山躡社首範圍　天地幽贊於神明柔兆載上元庚寅　詔曰五方定位嶽鎮揔其靈萬物阜成雲雨施其潤　上帝攸宅寰區是仰其岱宗西嶽先已封崇其中嶽三方典禮猶闕降神布澤同致福於生人肆類尊崇未齊名於禮秩永言光被同叶靈心其北嶽可封爲安天王所司擇日奏聞龍集丁亥律中姑洗壬午錫以金檢玉冊庶縣禮也夫　聖人以　天地爲本陰陽爲端五行爲質北嶽水正也

乙酉水命也　大君有命如彼北嶽鼎然不渝受茲介福益無方也驃騎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兼范陽郡長史柳城郡太守平盧節度支度營田陸運兩蕃四府河北海運兼范陽節度經畧支度營田副大使採訪處置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柳城縣開國伯常樂安公曰祿山國之英也八柱承　天三門出將風願遼海霜明憲秋山戎朝鮮繫頸請命明威將軍守右威衛將軍使持節博陵郡諸軍事兼博陵郡太守北平軍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武威賈公曰循時之傑也康侯分符師貞受律英畧外斷沈謀內融清潭無私虛谷必應趙人化之如春陽也朝議郎攝別駕上柱國賞緋魚袋信都馮公承相中散大夫行長史上柱國賞紫金魚袋清河張公靈瓚人之望也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威搖商秋德湛行露通直郎行錄事參軍滎陽鄭玫宣義郎行司功參軍汝南同琦兢奉義郎行恒陽縣令高平郗懷玉吏之雄也貂蟬稱家冰水作吏箇簬方勁球琳有聲僉曰　聖王先戒其人而後致力於神國其祉也昔省方展禮於虞帝敬鬼尚祀於殷人未有加望秩之榮錫封崇之號斯蓋　我皇之能事也燕山有石碩儒有文既述且刊超變陵谷銘曰

維恒兮作鎮壬癸善利萬物兮德配諸水雄峯屹立而朝山邐迤閃電雷愬神鬼其神靈兮福之所履福善禍淫而正直如夫其一　君恩覃兮流湯湯汨神道蕩鬼方四瀆爲公兮五嶽王山戎臣首而犬戎北亡勒貞石以一固浮大海之三桑其二

天寶七載歲在戊子五月庚午朔廿五日甲辛建

杜南金韓休烈刻字

碑陰

碑陰分三列第一列刻記二十六行二列三列題名共三十人又劉處一行杜南金一行並隸書內丁子琦一行行書又馮澤題名及宋人題名三段並行書左行

安天王碑陰

康傑撰

戴千齡書

昔剖符嬀川化洽殊俗授律遼海　皇明益暢由是威名簡　帝建旗此藩爰自下車率先明祀牲牢器幣罔或不蠲若國有兵戎　賈君於是告虔而羣凶失險歲或暘旱　賈君於是薦信則車迴甘澍無享不答有開必先非惟岳降生則孰能獨契其道若斯之妙故神以立政則不言而化神以施惠則日用不勤神以肅物則不怒而威神以察微則無幽不燭故

我王是崇也而　乾坤式宴庶績咸熙　我賈父則
之也比年用登物不疵癘故人非化不感感非神不深
神明之道與　賈父之政通矣謹按王者往也既有
歸往之德宜其有安天下之名故　吾君崇其秩禮
以答嘉休　賈公載刊　睿舟式旌不朽　別駕
馮公承相樂氣潛融清輝外朗探　道得　麐元
之旨屬詞盡詩人之興雖勢居熏灼不以材地驕人位
高出刺能以謙卑自牧揚惠風以拯弊激清流以盪邪
廣太丘之道則無所不容受鴻鐘之虛則有來皆應不
空之頌斯焉取斯　長史張公麐瓚允廸厥猷匪懈
於位佐上以直率下以寬不爲利回不爲義疚赫赫千
里繄公是毗錄事參軍判司參軍等並材望孤標聲實
兼茂官殊而各競於理事異而同歸於公百城作率亦
庶僚之勸也安喜縣令等並砥節首公飭躬從政一德
均化故四人不擾一心共理故千里謐清豈伊異口衆
宰君之助也戊子歲夏五月邦人勒美於碑之陰雖遷
改不時而瞻誦有所懿彼來者勿替引之

朝議郎行司倉參軍馬克廣
通直郎行司戶參軍元忻
承議郎行司法參軍史宣猷
朝散郎行司士參軍薛楚金
文林郎守參軍劉令錫
宣義郎行參軍陳伋
錄事張元濟
朝議郎行安喜縣令崔邃
朝議郎行北平縣令李映
朝議郎行望都縣令李攸
朝議郎行無極縣令盧成麟
承奉郎行陘邑縣令郭同琳
承奉郎行恒陽縣丞李茂芝
文林郎守尉夏侯庭瓘
儒林郎前主簿桑奉日以上第二列
朝散郎行司戶參軍裴子產
皇族從叔朝請郎行司兵參軍欽回
徵事郎行司法參軍郭說
徵事郎行參軍張鉉
朝散郎行參軍陳寧
文林郎守博士李重光
朝散大夫行義豐縣令吳介
承議郎行鼓城縣令楊欣

宣義郎行唐縣令崔若鏡
承議郎行深澤縣令張鐈
宣義郎守新樂縣令鄭卓
文林郎守主簿騎都尉張惠敏
宣義郎前丞崔晉
登仕郎守岳令郭延英
登仕郎守岳令丁子琦其載七月一日止以上第三列
前供奉合鍊百花漿北岳眞君廟三洞道士劉處一
此行在二三兩列之後

杜南金韓休烈鐫

監廟馬若水縣尉馮澤癸巳九月二十三日謹記
權縣尉馮澤嘗拜祠下癸巳九月念三日
東京員寮右直副指揮使□□□□靈道場七晝夜
記大宋咸平五年二月二十七隨從
康傑文內有皇族從叔朝請郎行司兵參軍欽回不
書姓而冠以皇族夫國君之尊族人不得以屬通而
況天子乎金石文字記
唐天寶七載封北岳神爲安天王是時祿山近在肘
腋安天王之名得毋爲之兆乎碑辭李荃撰其陰則
康傑文書以八分者戴千齡也筆法淳古遠在韓擇
木蔡有隣梁昇卿張庭珪史惟則諸家之上乃盛熙
明攷書法獨遺之何與曝書亭集
右碑後列范陽節度安祿山博陵太守賈循及從吏
馮承相張元瓚鄭收郗懷玉等職銜皆有頌揚之語
而于安賈則云常樂安公曰祿山國之英也八柱承
天三門出將武威賈公曰循時之傑也夫以國英時
傑出于自稱李荃阿諛必小人之尤況傳稱祿山陽
爲愚不敏其姦工于媚上以天寶七載正月群臣上
尊號而祿山即樹碑恒岳借封爵爲辭而致其上號
之意且夸揚己烈有風順遼海霜明憲秋等語不臣
之漸於此可見後附杜南金韓休烈刻字與碑陰同
按天寶五載正月封北岳安天王寶應二年五月改
封寧天王金石錄補
右北岳恒山封安天王銘文載天寶三載上元庚寅
加封中嶽三方詔書舊唐書本紀載此事在是年正
月正合獨以庚寅爲乙亥則誤也明皇以垂拱元年
八月生歲在乙酉納音屬水故碑云北嶽水正也乙
酉水命也大君有命如彼北嶽鼎然不淪也碑稱安
祿山銜曰驃騎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兼范陽郡長
史柳城郡太守平盧節度支度營田陸運兩蕃四府

河北海運兼范陽節度經畧支度營田副大使採訪處置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柳城縣開國伯常樂安公攷唐六典武階二十有九驃騎大將軍從一品蓋武臣之最貴者文武散官不聞有定員此云員外置同正員者未正授之詞耳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碑題博陵郡北嶽恒山封安天王之銘唐書地理志定州博陵郡屬河北道本高陽郡天寶元年更名則立碑之歲距更名僅七年也其屬縣有恒陽元和十五年更名曲陽縣有恒嶽天寶五載詔封安天王此碑撰文者李荃書碑者戴千齡兩唐書俱無傳新書藝文志有李筌注孫子二卷又太白陰經十卷青囊括一卷或即其人但筌荃不同耳舊書經籍志無金石錄但載大歷十一年張同敬一碑爲戴千齡書而於安天王則但載碑陰云分書無姓名則不但未見碑陽即碑陰亦未見其全也盛時泰元牘記則載此碑稱戴千齡書方勁有力不類唐人而不載碑陰可知得全碑之難如此碑云水行作鎮元枵司野周禮地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鄭注云元枵齊州分野今定州屬河北非齊地而云元枵司野者左傳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枵杜注云元枵即虛也爾雅虛星子位之次枵虛耗之名也則元枵爲北方分野矣碑又載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之號此尊號以天寶七載五月壬午上是月庚午朔上尊號在十三日而碑以二十五日建是上尊號後十二日也碑云柔兆載上元庚寅詔曰云云封安天王之詔在天寶五載正月新唐書本紀不書其事舊紀則書其事而不書下詔之日惟冊府元龜載正月乙亥下詔與碑不同天寶五載爲丙戌歲故曰柔兆載是歲正月癸丑朔乙亥在二十三日而月中無庚寅疑碑所謂上元庚寅者指月建也碑載詔詞以冊府元龜校之有不同者上帝攸宅冊府作攸敘其岱宗西嶽冊府作且岱宗西華其中嶽三方冊府作其中嶽等三方典禮猶闕以下至未齊名子禮秩凡二十四字冊府則省爲典禮所尊未齊名秩八字同叶靈心冊府作用叶似冊府元龜有訛缺也碑云所司擇日奏聞而不言擇日爲何事冊府則云應須告祭仍令所司擇日聞奏較碑爲詳晰矣碑云龍集丁亥律中姑洗壬午錫以金檢玉冊丁亥爲天寶六載三月丙子朔則壬午在七日也

碑陰專紀太守賈循以下之德政而此文則安祿山與賈循等並稱之先時循副祿山爲平盧節度不能不並列也碑稱祿山之貫曰常樂安公常樂未詳河北冀州魏齊周皆置長樂郡別無所謂常樂者兩唐書祿山傳稱其爲營州柳城人則距冀州甚遠非以長樂爲常樂明矣碑載祿山歷官皆與兩史合惟史但有柳城郡公而無開國伯史文非畧則誤也史稱賈循京兆華原人張守珪北伐灤河凍泮欲濟無梁循爲橋以濟以功擢榆林守捉使范陽節度使李適之薦爲安東副大都護安祿山兼平盧節度表爲副遷博陵太守此即立碑之時也其後祿山反使循守幽州顏杲卿招之以傾賊巢穴循許可謀發賊縊之史故列入忠義傳餘馮承相以下史皆無傳碑陰首紀賈循事云昔剖符嬀川化洽殊俗地理志嬀州嬀川郡屬河北道循似先官於嬀州而傳無之又云國有兵戎賈君於是告虔而羣凶失險歲或賜旱賈君於是薦信則車迴甘澍蓋言兵荒之事賈君皆禱于北嶽也傳稱循爲榆關守捉使地南負海北屬長城林垣岑翳寇所蔽伏循調士斬木開道賊遁去碑所謂羣凶失險者即此事也碑云王者往也既有歸往之德宜其有安天下之名此曲解安天王之義語本毛詩昊天曰明及爾出王傳云王往也天下歸往謂之王然當時封五嶽皆用天字如東嶽天齊西嶽金天南嶽司天中嶽中天又何說乎碑云賈公載刊睿冊以旌不朽則似封安天王冊賈公嘗刻石于廟今未見也文後題名皆博陵郡屬官岳令只一人而碑有二人者蓋碑始建于五月二十五日刻竣于七月一日中間更替一令也道士劉處一云前供奉合鍊白花漿以方士合鍊之術蠱惑人主恬不爲怪刻石以爲榮元宗被方術之惑于此見矣馮澤以癸巳九月二十三日拜廟癸巳蓋建碑後五載也然同一日事而兩記之何耶

潘智昭墓誌銘

石方廣一尺九寸五分共二十一行行二十一字行書蓋題大唐故潘府君墓誌銘九字篆書在西安府

唐故吏部常遷廣宗郡潘府君墓誌銘并序

遠國流芳楚大夫汪之緒也洎乎晉業黃門侍郎岳之鑿矣幸　唐運龍驤娵觜耀武曾祖仏壽識叶天謀輔翼左右拯濟塗炭永寧邦祉拜銀青光祿大夫儀同三司九原郡守祖觀太中大夫行司津監父元簡

積學成業溫恭允克仁惠鄉閭博通今古弱冠明經擢
第吏部選君名智昭字洛京地華原人也幼年聰敏識
用多奇日誦萬言尤功書算甄別寶玉性閑技巧好歌
詠事王侯此乃君之行也君之明也養親純孝甘脆無
虧交遊克誠信道日益友于兄弟共被均衣見善必悛
歸心三寶君之孝也君之仁也曉陰陽義通挈壺術事
瞿曇監侍一行師皆稱聰了委以腹心君之德也君之
能也掌麤生事習業日久勤事酬功授文林郎轉吏部
選時載五十有六運薄陵遲降年不永嬰疾累月藥餌
無徵病甚日篤終于其家嗚呼生分有涯逝川長沒備
凶儀習吉地以戊子歲實沈月五日癸酉殯于長安龍
首鄉禮也有子五人順也運也訓也慎也俊也昊天罔
極泣血如流恐代久陵夷高崖爲谷孝心遠紀式刊銘
誌
長原孤墳松檟蕭森刊石遐紀流芳德音泰山其頹梁
木其摧五子荼毒追慕增哀
天寶七載七月五日景時
潘府君名智昭字洛京華原人誌歷敘其上世云楚
大夫汪之緒也左氏傳楚有潘尫賈氏注楚大夫師
叔字今誌作汪與傳文不合又智昭祖觀太中大夫
行司津監唐書百官志龍朔二年改都水監曰司津
監使者曰監以是推之觀行司津監即其爲使者在
龍朔以後也誌內戊字缺畫又書景時景時者丙時
也時皆用支此獨用干他文亦不見惟北齊書南陽
王綽傳有景時授堂金石跋
按碑題唐故吏部常選廣宗郡潘府君墓誌銘諸
墓誌從未有以郡望冠其姓而題于前者此爲異
例潘氏之先廣韻云周文王畢公之子季孫食采
于潘因氏焉出廣宗河南二望此碑題廣宗則不
與河南同系而文又云黃門侍郎岳之允岳爲滎
陽人是河南望矣通志氏族畧云潘氏芊姓楚之
公族以字爲氏潘崇之先未詳其始或言畢公高
之子季孫食采于潘謬矣廣韻通志二說未知孰
是碑載曾祖仏壽祖觀父元簡史俱無傳仏即佛
字梁天監時京口甘露寺鐵鑁文佛殿作仏殿碑
述君事蹟無他長止于功書算別寶玉通挈壺術
以掌歷生事授文林郎轉吏部選唐六典太史局
有令其屬有司歷靈臺郎挈壺正有保章正掌教
歷生三十六人同流外八考入流碑稱君掌歷生
事習業日久勤事酬功則是以挈壺術充歷生八
考入流而授文林郎也碑又云事瞿曇監侍一行
師舊唐書方技傳一行精歷象陰陽五行之學開
元五年强起至京置之光太殿則賈君之侍一行
在開元五年後矣碑云以戊子歲實沈月五日癸
酉殯後題云天寶七載七月五日景時天寶七載
爲戊子歲禮記孟夏之月日在畢注云孟夏之月
日月會于實沈是實沈爲四月然通鑑目錄天寶
七載四月庚子朔五日是甲辰非癸酉七月己巳
朔五日正是癸酉則碑云實沈月者所未詳也葬
日書時而用干僅見此碑癸酉日丙時乃丙辰也

章仇元素碑

碑裂爲三段其有字者一段僅高二尺八寸廣三尺五寸六分十四行行十四字皆磨泐不可辨隸書額題大唐贈東平郡太守□□府君神道之碑十六字篆書在濟寧州耿務村

大唐故東□□太守闕
闕君闕字闕大將軍闕人也大王父闕之闕合闕行闕
士人所闕一闕山闕一闕天子闕
附錄碑文并跋二則從山左金石志錄
大唐贈東平郡太守章仇府君神道之碑
□□院學士知史官事韋之撰
翰林院學士內供奉左衛率府□□□東蔡有隣書
嘗聞祀盛德者必及百世承大勳□□□□□□□
□□□□□□錫麐繁茂在商則爲申爲呂在周則
爲齊爲許枝分派別更盛迭貴則太守章仇府君是
其後也君諱麤素字麤素□□□□□□□□□
于紀裂繻去國筮仕于周世守保章因官爲姓秦項
之際有雍王章邯爲漢□併于□□□位降處仇山
取因生之舊名增卜居之新號草□□□□焉自是
流離荒服六百餘載魏氏徙跡平城建都河洛君之
六代祖馥□參□督始歸中原仕至寧南大將軍徐
兗青齊相五州刺史馥□□州任城郡守挹鄒魯之
舊風慕洙泗之餘俗遺命留葬因而家焉復因武陽
遠於□部代爲魯郡□□任城人也大王父魏郡太
守諱夔大父萊州□□□政烈考博陵郡錄事參軍
諱孝方皆以友悌博雅德良清白增修其勛克開厥
後君即博陵府□之第三子也稟粹含和中溫外朗
行必誠信□□□□之經學無浮華莫匪詩書之奧
弱冠以孝廉登科授將仕郎無幾將有捧檄之□□
□艱不赴□□免喪迺喟然而嘆曰士之所以降志
辱身者□□□□然則隱居行義不患無位蓋所貴
在乎全其道也故富貴非道則不取貧賤非道亦不

則是神禾原在子午谷之北矣恐當時起塔即在香積寺未可知也此碑金石文字記云在西安府城外賈里村蓋是顧氏當時見碑之所在其後乃移入西安府學也

金石萃編卷六十八終

金石萃編卷六十九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二十九

蘇瓌碑

碑連額高一丈二尺六寸廣四尺七寸六分二十八行行六十字隸書額題唐故司空文貞公蘇府君之碑十二字篆書在武功縣

唐故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贈司空荊州大都督蘇文貞公神道碑

范陽張說撰銘

盧藏用撰序并書

維唐景雲元年歲在庚戌十一月己巳太子少傅許國蘇公薨于崇仁里之私第春秋七十有二嗚呼哀哉粵明年三月己酉制葬我公于武功之先塋禮也公諱瓌字昌容京兆武功人其先世自帝高陽襲麟曰黎實勤火正逮昆吾之子始封於蘇以國受氏公其後也暨漢平陵侯子建安侍中嘉魏侍中則晉尚書遯口聯華國圖代載明德公高祖周度支尚書邳國公諱綽立言成務垂於後昆公曾祖隨尚書右僕射開府儀同三司邳國公諱威嘉謨成績懿于當代大父隨尚書職方郎鴻臚卿諱夔理綜羣品識覃衆妙烈考秘書丞池台二州刺史口岐州刺史諱亶遊藝聚學素風不隕公系上聖之遐緒鍾盛德之泉茂資元和以體仁穌清明以成美初孩而孤稟絳郡夫人之慈訓幼而岐嶷聰敏冠常珩讀山棲志一覽便誦及長博緯經文尤善屬詞年十八進士高第補寧州參軍轉恒州司灋丁絳郡夫人憂自中山涉褰跣從至京兆哭不絕聲性以禮危形以哀瘠左庶子張大安以孝悌上聞服闋拜恭陵丞轉相府錄事參軍　上改封豫官亦隨府　上即帝位拜朝散大夫尚書水部員外郎未幾兼侍御史淮南廉按俄拜夏官員外兼官尹丞歷水部祠部郎中兼判司禮事以親聯出爲朗州刺史轉歙州刺史并州武與令檢校冀州刺史累遷汾鼎同汴揚陝以累最入爲尚書右丞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尚書左丞戶部尚書又拜侍中京師留守兼理寃滯　車駕還京持節河北按撫加金紫光祿大夫轉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尋復還守本職廷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封許國公監修國史　今上踐祚拜尚書左僕射屢亢詞乞骸優荅不許拜太子少傅公有子七人長子顗字庭碩歷給事中中書舍人修文館學士太常少卿口掌　綸誥與公聯侍紫墀接機黃閣前後之拜近古未有公體道貞固立心簡直多

不及此碑則此碑不傳于世久矣文云在商則爲申爲呂在周則爲齊爲許章仇是其後也裂繻去國筮仕于周世守保章因官爲姓秦項之際有雍王章邯爲漢口降處仇山取因生之舊名增卜居之新號申呂齊許皆姜姓通志氏族畧章仇氏以事爲氏姜姓本章氏齊公族漢有章弇困避仇遂加仇字唐長安元年右史知貢舉張說下進士章仇嘉勉是避仇之說與碑載降處仇山不同也以事爲氏卽保章之義章弇疑卽章邯音近而異史記秦始皇紀二世皇帝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二世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三年章邯等圍鉅鹿項羽往救章邯等戰數却二世讓邯邯以兵降諸侯又項羽紀項王乃立章邯爲雍王此卽碑所稱雍王章邯也章仇兼瓊位顯而名著四川通志稱其官劍南節度時興大南市創新津通濟堰溉眉蜀二郡田人懷其惠立廟于堰南號寅德公祠復引萬年池水以溉成都民田在蜀八年澤流萬世兩兩唐書不爲立傳碑所稱六代祖馥大王父夔大父政烈考孝方及元素亦皆無考然章仇氏之見於載籍者氏族畧章仇嘉勉之外萬姓統譜又有章仇大翼唐人無事蹟字典作隋人見於金石者此碑之外則汶上縣辛家海三官廟佛在金棺上囑累經石刻題名有大象主章仇禹生須菩提主章仇惠阿難主章仇仲禮象主章仇法諫章仇惠定章仇旿娘十願菩薩主章仇孝義碑陰有開皇九年字並見山左金石志則章仇族屬之在任城者自隋已繁矣史無兼瓊傳然元宗紀書開元二十八年三月壬子益州司馬章仇兼瓊敗吐蕃克安戎城五月癸卯吐蕃寇安戎城兼瓊又敗之卽碑載口戎貧德蟻聚口山兵車屢駕一舉再舉云云之事也碑載詔書既贈其父又贈其祖又贈其祖母及母最後又贈其伯父崇節伯母馬氏皆以兼瓊推恩此卽貤封之典所緣起前此未見也

靈運禪師塔銘

碑連額高四尺八寸五分廣二尺二寸二十行行三十六字額題唐少林寺靈運禪師功德塔碑銘十三字並行書在登封縣少林寺

唐少林寺靈運禪師功德塔碑銘并序

宣德郎試大理評事崔琪撰

聖善寺沙門勤口口

虛空廣大乎其體智慧圓融乎其用疑而不生湛不常寂離修離證非色非心歷微塵劫遍口沙界無量國土皆清淨無量昏暗皆光明誰其得之吾聞諸上人矣上人諱靈運蕭姓蘭陵人梁武帝後皇考翥揚州恒農縣尉初上人之生也戒珠孕於母胎定水澂於孩性內典宿植外學生知白雲凝其高志明水峻其苦節泛如也時不能知常以爲幻境非實泡身是妄五色令人昏五音令人聾五味令人爽噫輪彼生滅無時息焉吾將歸根以復于正因遊嵩山至少林寺有始終之意焉會舅氏掾于高口而上人遂緇於此郡玉立凡石不可喻其烱然日映衆星無以方其明者竟移隸茲寺口副乎夙心無何習禪決於龐塢珪大師潛契密得以眞貫理照十方於自空脫三界於彼著慧眼既淨色身亦如始知夫心外無法所得者皆夢幻耳然後觀大地土木無非佛剎焉空山蒼然窮歲黙坐猿對茶椀鳥棲禪庵彼嶺雲無心卽我心矣彼澗水無性卽我性矣夫如是孰能以凡聖量之乎故吾在造化中如夢中也粤開元十有七祀夏五月廿二日不示以疾泊然而終苦霧晦黃於天地悲風哀咽於草木吁崩吾禪山涸吾法海空吾世界使凡百含識大千有情荼於是火於是可勝言哉故門人堅順獨建靈塔於茲山奉遺教也夫碩德丕發不有超世先覺而出夫等夷者則曷能傳我法印以一燈然千万燈乎彼上人者巋然倬立以定慧爲藏以涅槃爲山圓通於不住之境出沒於無涯之域適來時也適去順也今則絕矣瞻仰如之何夫事往則迹移歲遷則物換況法與化永念從心積豈可使上人之高殁而不紀是斲于石以旌斯文銘曰

上人伊何傳我法印其軀也寂其行也順紛彼識浪汨夫夢情非照不曙非澄不清作大醫王爲大禪伯岳立松古蓮青月白一朝化滅六合悽愴世界颯空雲山忽曠色身謝兮法體存金界慘兮鐵圍昏噫我所留者唯心源

天寶九載四月十五日門人堅順建

靈運碑者唐崔琪篹末云聖善寺沙門勤下殘缺二字當時僧書耳文淺陋不足道書法絕類聖教序無一筆不似弇州山人稿

此碑天寶九載立世言開元天寶之際文人唾地皆成珠玉今以此碑觀之如云窮歲黙坐猿對茶椀鳥棲禪庵彼嶺雲無心卽我心矣彼澗水無性卽我性矣此數語雖今之善知識不能拈出況經生哉蒼潤軒帖跋

碑頂有字云寺西石塔靈運師墳即梁帝皇嗣者也以其爲梁武帝之嗣而稱皇嗣亦爲不順其陰刻陀羅尼經咒金石文字記

文云上人諱靈運蕭姓蘭陵人按嗣陵東海縣此當稱南蘭陵則省文古人有之黃叔璥中州金石記

碑稱上人諱靈運蕭姓蘭陵人梁武帝後皇考翥號州恒農縣尉其敘靈運世系如此今額題行書與碑既非一手而又誤指靈運即梁帝皇嗣臨文失檢殆非實也碑側下有辛秘題名其文云元和十二年閏五月廿九日河南尹辛秘奉勑祭中嶽散齋于此寺正書凡五行俱完好竊怪葉封嵩陽石刻記可謂博采矣然亦遺而不收獨予乃始得之故益自矜惜爲可寶也辛秘見新唐書本傳累遷汝州常州刺史河南尹與題名合授堂金石跋

拜比干廟文

碑高五尺廣二尺七寸二十二行行四十字正書在汲縣比干廟

太宗文皇帝既一海內明君臣之義貞觀十九年東征駐輿師次商墟乃下詔追贈商少師比干爲太師謚曰忠烈公遣大臣持節弔賻申命郡縣封墓葺祠置守冢五家以少牢時享著于甲令刻于金石故比干之忠益彰臣子得以遂其志也昔商王受毒痛于四海德悖子三正肆厥淫虐下罔敢諫於是徵子去之箕子囚之而公獨死之非捐生之難處死之難非處死之難得死之難故不可死而死之是輕其生非孝也得其死而不死是重其死非忠也王之叔父親莫至焉國之元臣位莫崇焉崇高不可以覩其危親暱不可以忘其祖則我成湯之業將墜于泉商王之命將絕于天口口其口遂諫而死剖心非痛商王是痛公之忠烈也其若是乎故能獨立危邦橫挑興運周家以三分之業有諸侯之歸口口之口一心之衆當公之存也則戡彼西土及公之喪也乃口于孟津公存而商存公喪而商喪興亡所繫豈不重與且聖人立教懲惡勸善而已矣人倫大統父子君臣而已矣太師存則正其統殺則垂其教奮于千古之上行乎百王之末俾夫淫者懼佞者慚虐者思忠者勵其爲式也不亦大哉而夫子稱商有三仁豈無微旨嘗敢隨之曰存其身存其祀亦仁也亡其身存其國亦仁也若進死者退生者狂狷之士將奔走焉毀生者貶死者宴安之人將賓力焉故同歸諸仁各順其志殊塗而一揆異行而齊致俾後之人優柔而自得焉蓍春秋微婉之義也必將建皇極敘彝倫擴在三之規垂不一之訓以昭於世則夫人臣口口移孝于親而致之於君焉有閒親矢而不爭睹親危而不救從容安地而稱得禮甚不然矣夫孝於其親者人之親皆願其爲子忠于其君者人之君皆欲其爲臣故歷代帝王莫不旌顯周武下車而封其墓魏氏南遷而創其祠我太宗有天下禋百神而盛其禮追贈太師謚曰忠烈申命郡縣封墓葺祠置守冢五家以少牢時享著于甲令刻于金石於戲哀傷列辟主食舊封德爲神明秩視羣望身滅而名益大世絕而祀愈長然後知忠烈之道其感激天人深矣天寶十祀余尉于衛拜于祠堂覩感精動而廟在隣邑官非拭閒刊石銘表以志丕烈詞曰

彝順非仁蹈難非智死于其死然後爲義忠無二體烈有餘氣正直聰明至今猶視口雨來口爲臣不易

右唐李翰文

宋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汲令聊城朱子才立石

主簿東里張琪書丹

監衛州酒稅宛丘孫綯題額

刊者柳士衍

唐太宗追贈比干爲太師貞觀中既立碑刻詔及祭文天寶中李翰官於衛作此碑述封表之指其文雅正選入唐文粹中今碑乃宋建中靖國元年汲令朱子才重立金石文字記

建中靖國元年正月立張琪正書口口題額在汲縣琪時爲汲縣簿所書李翰文字體秀整在唐人中亦爲絕手而無書名者豈以位卑邪中州金石記

碑重立字畫過藏已漸損缺不大顯鑿文爲李翰撰翰見新唐書文藝傳云翰擢進士第調衛尉今碑自序天寶十祀余尉于衛者是也翰既上張巡功狀表諸史官而于太師忠烈之蹟猶三復言之非如世所號爲文士也授堂金石跋

金石萃編卷八十九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四十九

中岳永泰寺碑

碑高七尺六分廣三尺四寸五分二十五行行五十五字正書在登封永泰寺

大唐中岳永泰寺碑頌并序

靈昌郡龍興寺沙門靖彰撰

潁川處士荀望書

觀夫聖應無方等曜靈之流萬象覺海元曠若溟渤之含百川凝然居衆妙之先煥矣處有空之際於是慈光西燭慧液東飛廣開權實之門爰啟布金之義粤茲寶界創自後魏正光二載即　孝明帝之賢妹也乃居寵若驚克修雅志確乎出俗入道爲尼以誠信有徵勅爲置明練之寺兼度士庶女等百有人矣頃遇周武不敏正教陵夷至隨氏開皇重加修復又度尼廿一人以崇景福暨　有唐貞觀三載議將尼寺居山慮恐非人侵擾　勅令移額於偃師縣下置此因廢焉至神龍二載七月廿五日有嵩岳寺都維那僧道瑩奏聞此故寺依山帶水形勝幽棲不假多工便堪居住伏惟　故永泰公主器韞冲和承規　帝闕庶增瓊萼冀保瑤枝何圖猒代辭榮遷神遂遠二聖痛金娥之殞兆人興玉碎之悲凡厥有情孰不傷悼至論潛祐必賴薰修伏望　天恩爲永泰公主於前件故伽藍置寺一所請以永泰爲名特望度僧二七人庶使福資冥路竊惟聖不孤運會緣必興建寺立僧寔由於此自茲已降暨乎至今亦有別　勅配居或牒兩京名德翼翼清衆五十餘人咸以軌範端融心澄海月鵝珠育物禮誦無虧常懷報　國之恩庶願福增　皇祚千佛二古塔者昔明練之所起亭亭四照嶷嶷搖空龕室聆曨重光迥暎其間大窣堵波者隨仁壽二載之所置文帝應命感異稀奇忽得舍利一瓶雪毫琛爛火焚益固擊之逾明乃詔天下梵場令起塔供養爲蒼生之祈福也□制妙絕神工未方永鎮檀林以昭盛烈東有兩支提者昔寺主道瑩上座崇敬遺教門人之所造也二長老僧慧國寶振古超今息化歸眞法俗追悼故起斯塔前門樓浴室食堂經藏者即大德曇陟律之所搆也律師宿智圓明知微察物少編僧錄風骨天然精持大乘元通數部不住無相兼崇有爲沙門思晤者心燈獨知跡無住處諸佛遺旨必能竭其筋力諸魔動念必不愛其死生乃跋涉江山櫟斲

杞梓食堂之力頗有助云九級浮圖者比丘眞一敬爲故兄寺主眞藏之所建也禪師積德累仁果曾慈惠玉昆金友俱離塵籠第子沙門志堅乃陳留郡封禪寺都維那僧希晏等敬爲和上樹茲景業藏寺主絢彩凝華心鏡虛朗再成寶殿重立尊儀但有闕遺盡加營葺并鑄大銅鐘一口重四千斤函廿石裝飾嚴麗備物惟新金容將滿月齊暉玉相與日輪爭曜簷宇四繞迴廊復周蹬道淩虛懸階數帀風鈴夜警聲聲流解脫之音曉梵朝吟一一讚苦空之偈嘉木繁植祥花接異菓恒春膏柳垂慵高松結蓋而雲際前寺主道演前上座智光前都維那元順皆體道歸一異本同源逍遙林泉躧履雲壑復有沙門法意敬一等至樂大乘沉心不二一日必葺當賈勇而行諸六時精勤縱力極而不廢其寺也嵩巖右脅龍律左傍前眺案崗萬公居後地形澄垽幽磎對靈鎮之臺山勢巍峨峯頂與曾巒俱峻昔跋陁三藏懸記此方人安衆和福利弥廣時上座明信寺主道俊都維那敬一並操履霜潔動成紀綱德義相資同知寺任但恐三輪一轉海際塵驚若不刊勒貞璆何以表之靈跡靖彰內慙深定外謝多聞敢違宿心昧揚休烈其詞曰

佛性微　遍含識　隱顯自在兮　無量力　開秘藏
耀無疆　寶刹嚴凝兮　仙路長　韻慈鐘　震懸極　警衆沉昏兮　清閫域　光勝宅　啟津梁　淨彼地獄兮　與天堂　昔明練　今永泰　跋陁遠記兮　斯爲大　刻珎石　炳微言　曠代昭宣兮　萬祀傳

天寶十一載歲次壬辰閏三月五日建

朱長文墨池編有此碑碑略云寺創自後魏正光二載孝文帝之妹入道爲尼及神龍二載僧道瑩奏爲永泰公主於前件故伽藍置寺一所請以永泰爲名觀荀望書結體茂密不減蘇靈芝而無書名何也中州金石記

碑建于天寶十一載稱年爲載是也今文云貞觀二載神龍二載當時元宗自欲變年爲例未嘗易及祖制又文稱隨仁壽二載并前代亦追改之緇流不學輒遷就至此多寶佛塔碑亦云天寶元載岑勛之失與此并同隋字仍作隨當日金石之文二字通用授堂金石跋

按碑云寺創自後魏正光二載即孝明帝之賢妹也賢妹之稱始見于此明帝之妹是世宗宣武皇帝之女魏書不立公主傳故無可攷據河南通志載永泰寺在登封縣城西太室之右云是後魏孝文帝公主焚修地則誤矣魏書明帝紀明帝以延昌四年正月即位二月庚辰尊皇后高氏爲皇太后己亥尊胡充華爲皇太妃三月甲辰朔皇太后出俗爲尼徙御金墉此公主不知是太后所生否耶八月丙子尊皇太妃爲皇太后臨朝稱制至正光元年七月侍中元乂劉騰矯皇太后詔以帝年已長敬遜別宮乃幽皇太后於別宮至二年永泰公主入道爲尼史雖無可攷然觀當時朝政若此則高太后之出俗與公主之爲尼或皆有不安于其俗之故也

多寶塔碑

碑高七尺九寸廣四尺二寸三十四行行六十六字正書額失搨在西安府學

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寶佛塔感應碑文

南陽岑勛撰

朝議郎判尚書武部員外郎琅邪顏眞卿書

朝散大夫檢校尚書都官郎中東海徐浩題額

粤妙法蓮華諸佛之秘藏也多寶佛塔證經之踴現也發明資乎十力宏建在於四依有禪師法号楚金姓程廣平人也祖父並信著釋門慶歸法麐母高氏久而無姙夜夢諸佛覺而有娠是生龍象之徵無取熊羆之兆誕弥厥月炳然殊相岐嶷絕於葷茹髫齔不爲童遊道樹萌芽聳豫章之楨幹禪池畎澮涵巨海之波濤年甫七歲居然厭俗自誓出家禮藏探經法華在手宿命潛悟如識金環總持不遺若注瓶水九歲落髮住西京龍興寺從僧籙也進具之年昇座講法頓收珎藏異窮于之疾走植詣寶山無化城而可息尒後因靜夜持誦至多寶塔品身心泊然如入禪定忽見寶塔宛在目前釋迦分身遍滿空界行勤聖現業淨感深悲生悟中淚下如雨遂布衣一食不出戶庭期滿六年誓建茲塔既而許王瓘及居士趙崇信女普意善來稽首咸捨珎財禪師以爲輯莊嚴之因資爽塏之地利見千福默議於心時千福有懷忍禪師忽於中夜見有一水發源龍興流注千福清澄泛灔中有方舟又見寶塔自空而下久之乃滅即今建塔處也寺內淨人名法相先於其地復見燈光遠望則明近尋即滅竊以水流開於法性舟泛表於慈航塔現兆於有成燈明示於無盡非至德精感其孰能與於此及禪師建言雜然歡愜負畚荷插于橐于囊登登憑憑是板是築灑以香水隱以金鎚我能竭誠工乃用壯禪師每夜於築階所懇志誦經勵精行道衆

聞天樂咸嗅異香喜歎之音聖凡相半至天寶元載創
構材木肇安相輪禪師理會佛心感通　帝夢七
月十三日　勅內侍趙思偘求諸寶坊驗以所夢
入寺見塔禮問禪師　聖夢有孚法名惟肖其日
賜錢五十萬絹千匹助建修也則知精一之行雖先
天而不違純如之心當後佛之授記昔漢明永平之日
大化初流　我皇天寶之年寶塔斯建同符千古
昭有烈光於時道俗景附檀施山積庀徒度財功百其
倍矣至二載　勅中使楊順景宣　旨令禪
師于花萼樓下迎多寶塔額遂總僧事備法儀
宸睠俯臨額書下降又賜絹百疋　聖札飛毫動
雲龍之氣象　天文挂塔駐日月之光輝至四載塔事
將就表請慶齋歸功　帝力時僧道四部會逾萬
人有五色雲團輔塔頂衆盡瞻覩莫不崩悅大哉觀佛
之光利用賓于法王禪師謂同學曰鵬運滄溟非雲羅
之可頓心遊寂滅豈愛網之能加精進法門菩薩以自
強不息本期同行復遂宿心鑿井見泥去水不遠讚木
未熱得火何階凡我七僧聿懷一志晝夜塔下誦持法
華香煙不斷經聲遞續炯以爲常沒身不替自三載每
春秋二時集同行大德四十九人行法華三昧尋奉
恩旨許爲恒式前後道場所感舍利凡三千七十粒
至六載欲葬舍利預嚴道場又降一百八粒畫普賢變
于筆鋒上聯得一十九粒莫不圓體自動浮光瑩然禪
師無我觀身了空求法先刺血寫法華經一部菩薩戒
一卷觀普賢行經一卷乃取舍利三千粒盛以石函兼
造自身石影跪而戴之同置塔下表至敬也使夫舟遷
夜壑無變度門劫算墨塵永垂貞範又奉爲
主上及蒼生寫妙法蓮華經一千部金字三十六部用
鎮寶塔又寫一千部散施受持靈應既多具如本傳其
載　勅內侍吳懷實賜金銅香鑪高一丈五尺奉
表陳謝手詔批云師宏濟之願咸達人天莊嚴之心義
成曰果則法施財施信所宜先也　主上握至道
之靈符受如來之法印非禪師大慧超悟無以感於
宸衷非　主上至聖文明無以鑒於誠願倬彼寶
塔爲章梵宮經始之功眞僧是葺克成之業　聖
主斯崇尔其爲狀也則岳聳蓮披雲垂蓋偃下欻崛以
踴地上亭盈而媚空中晻晻其靜深旁赫赫以宏敞礪
碱承陛琅玕綷檻玉瑱居楹銀黃拂戶重簷疊於畫栱
反宇環其壁璫坤靈贔屭以負砌天祇儼雅而翊戶或
復肩挐挈鳥肘擐修虵冠盤巨龍帽抱猛獸勃如戰色

有輿其容窮繪事之筆精選朝英之偈贊若乃開扃鐍
窺奧秘二尊分座疑對鷲山千帙發題若觀龍藏金碧
炅晃環珮葳蕤至于列三乘分八部聖徒翕習佛事森
羅方寸千名盈尺萬象大身現小廣座能卑須彌之容
欻入芥子寶蓋之狀頓覆三千昔衡岳思大禪師以法
華三昧傳悟天台智者尔來寂寥罕契眞要法不可以
久廢生我禪師克嗣其業繼明二祖相望百年夫其法
華之教也開元關于一念照圓鏡於十方指陰界爲妙
門駈塵勞爲法侶聚沙能成佛道合掌已入聖流三乘
教門總而歸一八萬法藏我爲最雄譬猶滿月麗天螢
光列病山王映海蟻垤羣峯嵯乎三界之沉寐久矣佛
以法華爲木鐸惟我禪師超然深悟其兒也岳瀆之秀
氷雪之姿果脣貝齒蓮目月面望之厲卽之溫覩相未
言而降伏之心已過半矣同行禪師抱玉飛錫襲衡台
之秘躅傳止觀之精義或名高　帝選或行密衆
師共宏開示之宗盡弊圓常之理門人苾茗如巖靈悟
淨眞眞空法濟等以定慧爲文質以戒忍爲剛柔含柎
玉之光輝等旃檀之圍繞夫發行者因因圓則福廣起
因者相相遣則慧深求無爲於有爲通解脫於文字舉
事徵理含毫強名偈曰

佛有妙法比象蓮華圓頓深入眞淨無瑕慧通法界福
利恒沙直至寶所俱乘大車其一於戲上士發行正勤緬
想寶塔思宏勝因圓階已就層覆初陳乃昭　帝
夢福應天人其二輪奐斯崇爲章淨域眞僧草創
聖主增飾中座耽耽飛簷翼翼薦臻靈感歸　我
帝力其三念彼後學心滯迷封昏衢未曉中道難逢常驚
夜杌還懼眞龍不有禪伯誰明大宗其四大海吞流崇山
納壤教門稱頓慈力能廣功起聚沙德成合掌開佛知
見法爲無上其五情塵雖雜性海無漏定養聖胎染生迷
轂斷常起縛空色同謬薝蔔現前餘香何嗅其六彤彤法
宇繫我四依事該理暢玉粹金輝慧鏡無垢慈燈照微
空王可託本願同歸其七
天寶十一載歲次壬辰四月乙丑朔廿二日戊戌建
勅撿挍塔使正議大夫行內侍趙思偘
判官內府丞車沖
撿挍僧義方　河南史華□
右唐多寶塔感應碑岑勛撰顏眞卿書多寶塔者僧
楚金所造楚金嘗寫法華經千餘部寘塔中今猶有
存者余於士大夫家數見之余亦得其一卷乃乾元
二年肅宗所造卷首佛像絹素畫蹟尚如新也金石錄

顏魯公多寶佛塔碑石刻在西安舊搨完善可讀公書如東方畫像家廟碑咸天天道峻風稜射人此帖結法尤整密但貴在藏鋒小遠大雅不無佐史之恨耳多寶佛塔事在法華經中歷過去未來阿僧祇劫世尊說法此佛即現寶塔空中贊美大抵皆寓言也佛惟空是以常在常現常滿今以有爲迹求之得無去之愈遠乎一念發菩提心即證菩提即現多寶塔稱善哉人曰不見聞耳弇州山人四部稿有宮泰中者向余言唐碑石皆如玉其字皆直刻入深一二寸如今刻牙小印者然不似今碑但斜掠也後問之李伯玉亦不盡爾惟此多寶塔等一二碑爲然所以經久不糢糊此是魯公最勻稳書亦儘秀媚多姿第微帶俗正是近世掾史家鼻祖又號薑太圓整筆寫不應若此米元章謂魯公每使家僮刻字會主人意修改波擊致大失眞覩此良非誣又因此知顏書是院著案書亦大有力倚此爲墻壁則折旋皆如意不致欹斜但作字時少減趣亦便無魏晉天然態耳今世所謂顏書率師此亦以其有牆壁易學故大抵字必帶俗乃入時眼乃盛行書書跋跋

右顏魯公多寶佛塔碑岑勛文勛既極言建塔光怪夢寐雲物感應不可致詰之事以及一時人士崇信之篤賜予寵賚如是之隆而魯公又爲大書而深刻之今千有餘年家裔人有其見重於人益不但如予之所取以魯公之大節名書而已佛之道果足重於無窮哉益當時刺血塗金寫經祈福雖宮禁之嚴亦已靡然爲之降及後世又可知已近代能書如趙文敏公之徒則亦汲汲爲之雖一草廬吳先生不肯奉諮摸文其如家楚何葉盛菉竹堂稿

顏公之書多矣惟此碑盛傳人間歐陽公作集古錄跋尾而此獨見遺惟趙氏金石錄有之謂嘗爲法華經千餘部寘塔中士大夫家數見之則楚金之書至宋猶有存者金薤琳琅

魯公正書惟此碑最著以其字比諸碑稍小便于展玩耳碑舊在興平千福寺不知何時移立西安府學中石墨鐫華

岑參集有登千福寺楚金禪師法華院多寶塔詩金石文字記

多寶塔爲魯公少時書魯公書碑遍天下權輿於此此碑以前無魯公書也盧舟題跋

右千福寺多寶塔咸應碑康熙中碑石斷銘詞缺佛

知見法爲五字空王可托本願同六字損歸我無空四字末行缺大夫行內侍趙思七字清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碑前題西京千福寺多寶佛塔感應碑唐書地理志京兆府京兆郡本雍州其都初曰京城天寶元年曰西京是西京即京兆也石墨鐫華云碑舊在興平千福寺興平爲京兆屬縣今撿陝西通志興平縣無千福寺但有多寶寺在縣治東南十五里而不云有塔不知即千福寺否也撰文者岑勛兩唐書無傳但署南陽而無官位殆未仕也書者顏眞卿結銜云判尚書武部員外郎唐書百官志兵部尚書一人其屬有四一曰兵部二曰職方三曰駕部四曰庫部龍朔二年改兵部曰司戎光宅元年改曰夏官天寶十一載改曰武部此碑正立于十一載四月則其時新改夏官爲武部也尚書上加判字史志不詳其制據兩唐書顏眞卿傳則其時爲東都採訪判官再轉武部員外郎是所謂判者判採訪不知碑何以云判尚書也新書傳眞卿被害在興元元年年七十六舊傳云其生在景龍三年是其書此碑年已四十四盧舟以爲少時書者約畧之詞耳題額者徐浩衛題撿校尚書都官郎中新書傳載此官由河陽令爲東都留守王倕表署其府累遷都官郎中舊唐書傳不載此官稱其工艸隸以文學爲張說所器重又云工楷隸肅宗悅其能而不言工篆書新史傳又言其署府時民有妄作符命者浩按篆詰狀果詐爲之則其能篆書宜也碑敘禪師楚金建塔之事大略云靜夜持誦至多寶塔品忽見寶塔宛在目前期以六年建塔既而許王瓘等咸捨珎財時千福有懷忍禪師中夜見一水流注千福中有方舟又見寶塔自空而下久之乃滅即建塔處也寺內淨人法相於其地復見燈光遠明近滅天寶元載創構材木感通帝夢勅趙思偘入寺見塔賜錢絹助建修至二載勅旨令禪師于花萼樓下迎多寶塔額至六載乃刺血寫經石函盛舍利造自身石影同置塔下又寫蓮華經千部用鎮寶塔又寫千部散施受持其載敕賜銅香爐高一丈五尺表謝詔荅此建塔之始末也末云天寶十一載四月乙丑朔廿二日戊戌建據通鑑目錄是年四月丁丑朔非乙丑且廿二日戊戌則丁丑朔無疑也天寶元年咸通帝夢及二年花萼樓下迎御書塔額此二事固本

紀所不應書卽所謂許王瓘者諱字玉旁當是元宗諸子而兩史諸王子傳無王許而名瓘者則不知碑所云爲何人也方外文字多夸張之詞不能盡覈者大率類是寫蓮華經既用鎭塔復散施人間趙明誠所及見者卽此散施之本也岑參詩題云登千福寺楚金禪師法華院多寶塔盖有塔必有院塔名多寶經品列于法華宜乎以法華名院而碑但詳叙建塔不及建院之事文從略也岑詩云多寶滅已久蓮華付吾師寶塔淩太空忽如湧出時明主親夢見世人今始知既空泰山木亦罄天府貲云云與碑合也

楊珣碑

碑高一丈五尺廣八尺五寸八分二十六行行五十七字隸書額題恒農先賢積慶之碑八字篆書在扶風縣法門寺

□□武部尚書鄭國公碑銘并序

御製御書　皇太子臣亨奉　勅題額是行正書

□□易與　天地准故君子洗心焉夫出處審乎時黙語存乎　道簡易成其大勞謙亨於吉□□□□□有人□□□□□□□公□□□□右相國忠之父也純孝足以合禮移忠足以和義體仁足以長人貞固足以幹事包大易之四德其□□□□□莫京□□□□□□□□□□有以嗣者矣公諱珣字仲珣華陰人也叔虞翦圭自周封晉伯裔食菜受邑君楊氏族之先也黃雀四環□□□□□□□□□潔白□□□□□五公四代粟朱輪者兩漢百人門閥之宗也公曾祖汪隨國子祭酒吏部尚書戴國公探　道秉德□□□□大父令本庫部郎中□沂□三都守講信修睦不隕厥問烈孝忠謙青城令追贈陳留太守修辭辯學薄遊以取榮沖用晦德積慶以垂裕□□□□□□有□光公承□□之陰隲體積蘊之陽報氣禀清明生歆禮樂故藝能無不總博覽無不該嘗讀書至事親章乃輟卷長歎曰夫子志在春秋□□之□行在孝經□□□也乃□心所至誓不違親然鳴鶴遠聞招弓屢辟確乎不扶皆以色養懇辭青城府君每加誨誘俾之從政公乃□□□□面承大人庭訓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也府君乃撫而慰之就成雅志自是三十餘載非躬薦甘旨不以潔□□□□□□□□□□定非□疾無□□之憂致□養極三牲之樂當時君子議以爲難及丁家艱哀毀踰制遂結廬墓左手植松楸郡縣以孝聞服滿召□□□□□以旌□行遷延不行者久之或曰生極其養不違親以易身孝本乎仁豈懷寶而迷國又太夫人有吾切之誡乃應命焉換左衛兵曹以□□□□州司士轉杭州司士□□□□職及欒棘僅起衰麻外除謂楚祿萬鍾永無及已孔門四教庶有立乎乃息心參調優遊著述尋以親□□□□□□□察使察罪舉能□□麗武令公□從政也蘊中和以息機推誠信以動物草木無夭況人庶乎鬼神知感況豪右也所以堂上鳴琴□□□□□□□□所在□□□□□用公之道行公之志推以一邑持宰　天下亦信然乎神欺輔仁位不充德亭伯勞於於郡掾仲躬止於太丘□□□□□□時宰竊位而□歎命之不偶□□□猶今享年五十有一開元五載遘疾終于麗武之縣廨公始自解褐應召及乎易簀歸□凡六徙□□□□□□者三□人者一□□□□之屯□無慍恚於三黜以之造次必周旋於四科傳曰涅而不繻摩而不磷公之謂矣夫人中山張氏僕射□□□□□□州希□之□女恭儉之德訓□□宮貞信之教行于嬪族命之不造華年早凋以開元二十七年十月十六日合葬于岐陽之安平山南原禮也天寶七載追贈魏郡太守夫人中山郡夫人其孤國忠濟美代業應期王佐則我有　社稷多能衛之我有廊廟尒能宰之叶和九功九功惟序平章百姓百姓昭明俾九流衣冠萬邦黎獻丕乃大言曰咸有一德思皇萬年時惟尒勞時惟尒弼若然者雖我君臣之□□契理運亦乃祖□之訓貽厥門風於是美□□之克家霈春澤以流業天寶十二載三月重贈公武部尚書追封鄭國公夫人鄭國夫人所以彰父教子忠君嘉臣節也俾萬載□□□□□□□□□□□希音則鉅鹿名將空深漢主之懷闕里先師逾愧魯侯之誄銘曰

先王至德訓人惟孝倬哉楊侯獨立名教宏　道由己聚學依仁悾悾勵節諄諄奉親明惟其物暗不欺神□□□□□□□□□□□顏冉其倫君子委和嵩神屬慶挺生王宰精微亞聖光尒前烈毗予大政延贈夏卿追封舊鄭安平原兮岐之陽□□□兮□□鄉□□□兮□□□冥冥歸兮泉路長獨九京之豐石播終古兮名揚

天寶十二載歲次癸巳八月□□□十六日□□□□□□此行正書

碑陰題名

洛陽李行之岐山劉唐　同觀紹聖二年四月望日

右唐楊珣碑案唐史宰相世系表楊珣爲友諒子今碑迺云志謙子疑史誤珣楊國忠父也故元宗親爲製碑其末盛稱國忠之美云我有祖禰尒能衛之我有廊廟尒能宰之叶和九功九功惟序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其語可謂褒矣豈所謂蹈亂之主各賢其臣者序碑天寶十二載建蓋後二年祿山起兵又一年國忠被戮矣金石錄

案碑額書恒農先賢積慶之碑云奉勅題者即篆額也關中金石記

右碑在縣北二十二里高原之上捶闕者三之二然猶有可辨者碑今尺高二丈三尺（按今實高一丈一尺志誤）寬六尺二寸方趺刻海馬垂雲寬九尺制造鉅麗書法媿美孝經末行有二載癸巳字上下闕知是天寶十二載建立也題額亦工甚歐陽唐書世系楊珣出太尉震之後上谷太守珍生清河太守真真生洛州刺史宏農公懿懿生冀州刺史三門縣伯順順生儀同三司平鄉縣公琛琛生梁都通守汪汪生庫部郎中令本令本生昊陵令友諒友諒生宣州司士參軍珣珣生國忠而友諒之弟志謙生蜀州司戶參軍元炎元炎生太眞妃故妃與國忠應爲同曾祖之兄妹而碑云珣之考爲青城令志謙是元炎與珣同志謙所生珣生國忠元炎生貴妃妃與國忠爲同祖之兄妹匪同曾祖之兄妹也此史之誤於世系也碑已汪爲隋國子祭酒吏部尚書贈國公而世系只言梁郡通守此史之誤於職官也貴妃傳言詔爲元炎立宗廟帝自書其碑此因帝有題碑之事曠代作史誤傳珣爲元炎不曾親察此碑爾此史之誤于紀事也嗚呼金石之文不泯於世功豈淺鮮哉碑中孝乎惟孝亦是四字爲句扶風縣志舊唐書楊國忠蒲州永樂人父珣以國忠貴贈兵部尚書案職官志天寶十一載正月改吏部爲文部兵部爲武部則十二載追贈應從武部史以爲兵部未詳核也碑稱仲珣華陰人蓋舉其族望故與傳稱永樂有別開元未改年爲載此稱五載或追紀書之授堂金石跋

碑云天寶十二載當即立碑之年舊唐書天寶十一載正月改吏部爲文部兵部爲武部刑部爲憲部通鑑正月作三月唐六典不載此事新唐書則漏去武部之文又以憲部爲司憲亦誤也以余所見唐碑之稱文部武部者內侍孫府君墓誌銘行文部常選申堂構揆名寶塔銘武部判官徐浩題額是已攷胡三省引鄭審天寶故事謂國忠本張易之之子史及通鑑皆云國忠爲易之之甥今此碑云珣夫人中山張氏與史合其云叔虞翦圭自周封晉伯喬食菜受邑君楊按漢揚雄傳其先出自有周僑者以支庶初食采于晉之楊因氏焉則伯僑乃揚之祖其字從手不從木自雄而外別無楊氏今叙珣先世而遞揚氏之先妄矣又貴妃傳謂是元炎之女國忠傳謂是妃之從祖兄參以宰相世系表國忠高祖汪曾祖令本令本三子曰昊陵令友諒曰志謙曰志詮昊陵者武后爲其父墓所立石也友諒乃珣之父而國忠之祖志謙則元炎之父而妃之祖也是妃爲國忠之再從妹今此碑乃以志謙爲珣父益國忠當日僭竊戚畹以作威福引而近之冒稱與妃同祖元宗嫉惡爲其父製碑遂據其所稱者書之耳金石錄反以史爲誤此過信碑文矣又表于汪書階梁郡通守而碑云國子祭酒吏部尚書表于志謙不書官而碑云青城令恐碑辭皆不足信也蛾術編

案楊珣碑云志謙生珣珣生國忠是國忠與貴妃爲同祖兄弟及以宰相世系表校之令本生友諒志謙而友諒生珣珣生國忠志謙生元炎兄弟三人元炎生貴妃是與國忠爲同曾祖兄弟國忠傳亦言國忠爲太眞妃之從祖兄益新書表傳並以珣爲友諒子也然碑立于當時且出元宗御製自當以碑爲正惟珣若爲志謙子則元炎兄弟當有四人珣之行次不知何屬而友諒或無後未可知也又新書貴妃傳云徙籍河中遂爲永樂人而碑云華陰人及珣之葬所又在岐陽殆從宦遷徙不常歟居之故歟若夫碑額云宏農者從族望也貴妃本元璬長女明皇以壽邸之嫌其冊妃也謂爲元炎少女考之史益幼養叔父家此少女之文所由假借歟至碑云夫人中山張氏當是易之之女故國忠傳謂其所自出耳傳言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武張之亂輾轉歷數十年而禍水益烈必至邪之杌橑而後已也氣燄之所取可不畏哉

又按碑題武部尚書鄭國公所題官與爵皆天寶十二載三月所贈唐書宰相世系表皆略而不載但稱珣爲宣州司士參軍而已又碑載天寶七載先贈魏郡太守表亦不書若謂表但書生前所歷最後之官則碑稱終元武令之縣屬是其官終於

元武令也其未令元武之先碑有云換左衛兵曹以□州司士轉杭州司士以表證之其所泐之州名當是宣州則亦在杭州之先不知表何獨有取於宣州也碑是御製御書而皇太子亨奉勅題額太子即肅宗也額題恒農從其族望而下有先賢積慶字題額而有褒頌之詞者始見于此碑稱夫人中山張氏僕射下闕州希□之□女舊書國忠傳則天朝幸臣張易之即國忠舅也新傳云國忠張易之之出也爾雅釋訓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則國忠爲張易之之甥夫人爲易之之姊妹新書張易之附見行成傳云追贈易之父希臧爲襄州刺史則碑所泐者乃襄州刺史希臧也末題天寶十二載歲次癸巳八月□□□十六日下闕是月己巳朔十六日爲甲申可以補碑之泐也

劉感墓誌銘

石高一尺二寸七分廣一尺二寸四分廿三行行廿三字行書

唐故雲麾將軍左龍武軍將軍彭城劉公墓誌銘并序

河東進士李震撰

集賢院上柱國安定郡席彬書

猗夫乘閒氣孕淳精扇風雲盪河岳體五行之秀應三才之靈者繄　我劉公而是焉　公諱感彭城人也曾祖諱脊隱德不仕耽逸丘園　祖諱晃父因子貴克大吾門　皇朝贈南磎郡司馬　公清德難尚至理可師屬　我皇撥亂之開元也　公提劍以從扶戈而先附　鳳高翔攀　龍潛躍遂使羣兇泥首萬方革面解褐授翊麾副尉行興州大抵戍主遷右衛寧州彭池府左果毅靈鑒洞照應變知微命偶　聖君職叅都尉又改昭武挍尉行左衛陝州曹陽府折衝轉左領軍衛同州襄城府折衝叅謀帷幄之中制勝樽俎之右無何拜寧遠將軍左武衛翊府右郎將又遷明威將軍右龍武翊府中郎將公位階鴻漸官達虎賁騰凌建信之名標准公幹之氣轉雲麾將軍左龍武軍將軍上柱國進封彭城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　皇帝乃命圖形麟閣賜印雲臺公侯伯子之榮封河山茅土貝冑朱縵之貴列長戟高門忽興逝水之悲終銜過隙之歎以天寶十二載二月廿一日薨於永興里之私第春秋七十一以其年十月卅日葬於咸寧縣黃臺卿之原禮也嗚呼地埋勇骨天落將星蕭瑟松門悽凉薤挽嗣子秀等哀哀血淚欒欒棘心願頌惟家之風以篆他山之石銘曰

三秦崩九泉窟鶴報地兮潛恍惚森拱木間荒墳人痤玉兮碎氤氳

誌石近出土完好前列河東進士李震撰宰相世系表列震泉州刺史案表又有震起居郎未知孰是集賢院上柱國席彬書舊唐書職官志有集賢殿書院即誌所稱集賢院也院設官各有職任不聞以勳官備員蓋亦志文所闕與劉感誌稱其當元宗撥亂之開元提劍以從遂使羣兇授首云云開元元年秋七月甲子太平公主及岑羲蕭至忠竇懷貞謀反伏誅感當時從討立功始基於此誌所書感歷轉階職由從七品下進正六品上又進正五品下又進從四品下最後轉從三品上無一越級者攷感初從元宗撥亂事定僅授翊麾副尉蓋非有殊勳可紀如碑所云殆亦子孫文飾之辭欲耀於人與黃臺鄉見元載傳稱萬年縣界此作咸寧地里志萬年天寶七載改爲咸寧乾元復舊此當天寶十二載故依改名元載當大歷十二年故仍舊稱也史例之嚴如是惟大桃戍新舊書地里志皆遺此名其屬何州不可攷矣授堂金石跋

香積寺經幢

幢高三尺八面每面廣五寸作四行書今已斷僅存下截字數無考正書

香積寺施燈功德經幢

施燈功德經文不錄

闕陽府折衝□□□□□□□□如□下闕

此書在香積寺行草亦勁逸石墨鐫華

右碑題首缺二字下云施燈功德經空五字又云齋世耶舍譯後云天寶十三載正月十五日左驍衛漁陽府折衝下闕姜如珍等同建按經文義勸人施燈于塔院者有全照一階道二階三階四階或及塔身一級二級以至多級一面二面乃至四面等語且有不空羂索經云云字畫近褚河南碑在香積寺中金石錄補

金石萃編卷八十九終

金石萃編卷九十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五十

孫志廉墓誌

石高二尺五寸七分廣二尺四寸二分二十四行行二十四字正書今在蘇州靈巖山館

唐故內侍省內常侍孫府君墓誌銘并序

朝議郎行陝郡平陸縣尉申堂搆撰

文林郎行文部常選上柱國南陽韓獻之書

公諱志廉字惠達富陽人也昔吳稱帝業飛龍鬱起於江東漢辟賢臣易道超來於北海彼德高致遠者蓋則其先故知族茂慶流弥蒙洎後□□之□□□之第六子也承家之纘克奉徽猷風姿璨然自幼及長智識天與藝能師資既得時以自致寔負才而見□服勤就養竭力盡忠承顏不違虔心至孝居公守道在職惟賢適褐授儒林郎拜內謁者監陟資驟進俄遷朝議大夫守內常侍朱紱奕奕儀容堂堂言語侍從之臣左右中涓之任淑慎攸止咸當　聖情君恩曲臨殊私荐及出入鴛鸞之殿栖遊日月之宮蹤紫蔦於香街捧金輪於馳道者蓋得其忠焉公以勢莫久居了眞空而是觀所歸正信悟即有而得麾于以運短道長功存已沒天寶十二載十一月十一日寢疾終於咸寧縣來庭里之私第時春秋五十二夫人則天水郡君趙氏之女作嬪叶禮于飛有光先夫亡沒三歲而已即以明年夏六月八日合葬我府君夫人于長樂原之禮也　天子以舊臣可重軫念于懷既贈之以粟帛復爰申于吊祭喪事之日人力借供嗚呼生榮沒哀身沈譽在繐帷已故石槨猶新掩泉戶以空幽慮棄田之有變將刻石以斯著庶不爲冥冥君者乎乃作銘曰

名家令族孝子忠臣禮義及物賢良立身鬱鬱芳猷堂堂雅重白珪無玷玉巵有當官因德建寵自勤榮侍衛宮禁輝光日生上壽未央於焉卒歲落影西沉巨川東逝白日晝短黃泉夜長佳城寂寞原野悲涼美石已刊功名□□□□□洊千秋不□

右內侍省內常侍□府君墓誌銘今在咸陽縣文字完好而府君之姓獨剝落誌□□□之第六子亦闕三字蓋爲人椎去攷其文云吳稱帝業飛龍鬱起于江東漢辟賢臣易道超來于北海疑其族出孫氏也志廉官中常侍階止正五品下生平無他表見既沒之曰詔贈粟帛申之弔祭喪事人力借供於是知明皇之崇寵宦者踰越常制以啓一代閹豎之禍所由

來漸矣唐六典無文部常選之名舊唐書職官志天寶十二載改吏部爲文部新書亦同斯碑立于天寶十三載故曰文部所謂常選者不知何官攷宰相世系表有吏部常選又有兵部常選意其爲選人之稱爾銘詞云堂堂雅重蓋雅量之訛與下玉巵有當協韻矣堂構丹徒人有詩名殷遙選其詩入丹陽集史稱其爲武進尉不云平陸尉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此碑向在農家乾隆四十三年余以數千錢買之今移置靈巖山館庶免村童敲火牧牛礪角之菑也關中金石記

銘文字完好錢少詹事攷宰相世系表有吏部常選又有兵部常選者意其爲選人之稱予案唐書選舉志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云云此歲舉之常選也蓋韓獻之先有勳階又就歲舉而隸於文部故曰常選也與又敘云公諱志廉字惠達富陽人也適褐授儒林郎拜內謁者監俄遷朝議大夫守內常侍以天寶十二載十一月終於咸陽縣來庭里之私第即以明年夏六月合葬長樂原案長安志天寶七載改萬年縣爲咸陽縣縣惟胄貴里神鹿里見於志此誌所載來庭里蓋闕錄也長樂原据是縣長樂坡在縣東北僅一十里此稱爲原蓋一地耳釋褐作適雅量作重書石者誤也授堂金石跋

按碑云志廉富陽人富陽孫氏大率皆三國孫吳之裔文所謂吳稱帝業飛龍鬱起於江東者是已至謂漢辟賢臣易道超來於北海後漢有孫賓碩北海人桓帝時賓碩年二十入市遇趙岐疑其非常人載之歸又有孫乾北海人先主爲徐州牧辟爲從事又有孫期成武人習京氏易家貧不仕郡舉方正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之不行此所指不能臆定其爲何人也文稱府君有夫人趙氏而不云其有嗣子不知其經營合葬之事何人主之申堂構有詩名統籤不收其詩韓獻之名亦不列于書譜皆畧也

劉元尚墓誌

志高廣各二尺五寸七分共二十七行行二十七字行書

大唐故雲麾將軍左監門衛將軍上柱國彭城縣開國公劉府君墓誌銘并序

通直郎前行右武衛騎曹參軍竇忻撰

鴈門田穎書

君諱元尚字元尚彭城人也出自軒黃之後繼乎光武之麟長源遠派口裔于公焉祖　高道不仕父　居心物外混迹人間絕粒歸眞澄神息念公稟靈口得風雲之氣感嶽瀆之精茂咸有奇與同年而特異弱冠從仕於口衛而超功蔺在　帝心於斯爲美解褐拜掖庭監作大食市馬使燕王市於駿骨伯樂顧之龍馬遂使三軍迎送萬里循環榮寵是加超公內寺伯也復爲骨利幹市馬崎嶇百國來注三春追風躍而奔騰逐日迴而來獻遂加公謁者監奚首領屈突于侵擾候亭攪亂軍旅公密奉　綸誥勒公討之則知　聖澤推賢軍容得士公有坐帷之策剋日摧鋒立計之謀應時瓦解特拜內侍荅公之德也北庭使劉渙躬行勃逆委公斬之又瀚海監臨宣慰四鎮兵士畏愛將師威攝無何遷雲麾將軍左監門衛將軍攝省事寵　恩極也仍知武德中尚五作坊使　國家寄重珍翫不輕妙眩工輸巧泛班氏能爲口口幹得公心出入肅清內外皆美向一十五載考績踰深何必上口下口能無有口況招寃謗徒有鑠詞　聖上委公清慎特令無事雖去官祿而不離家得預懸車於茲足矣未錫樓船之號俄聞梁木之歌惟公以天寶十二載八月十一日遘疾薨于金城里之私第春秋六十有八　皇情悲悼朝野增傷以天寶十三載十有一月廿九日窆于龍原府大人舊塋合祔禮也勢搞長原氣連秦岫崗巒藂倚宮闕崢嶸嗣子守義常選蘇期內給事上柱國守志宮教博士並泣血茹荼哀纏觸類氣添哽咽痛感嗁口哀笳斷絕於長空楚挽喧闐於廣陌克誠克信有度有章用展飾終記之金石銘曰

帝軒之麗光武傳家盈門金紫寵幄榮華夫盛必衰有會克離聖人既則神道何爲物慮推遷迹存不朽勒石題銘同天地久

按碑稱釋褐拜掖庭監作大食市馬使唐六典掖庭局有監作四人從九品下監宮中雜作之事大食者西域大食國也市馬使無專員六典總紀于互市監條下云諸互市監各掌諸蕃交易之事凡互市所得馬駝驢牛等各別其色具齒歲膚第以言于所隸州府申聞太僕差官吏相與受領印記上馬送京師餘量其衆寡並遣使送之任其在路牧放焉其營州管內蕃馬出貨選其少壯者官爲市之是營州市馬之官爲六典所特詳而不及大食并碑下文所云骨利幹市馬尤未詳也碑又云

奚首領屈突于侵擾侯亭勒公討之又北庭劉渙躬行勃逆委公斬之此二事史皆無攷奚有東西之別與契丹同爲北狄部落若屈突是姓則通志氏族略云本居元朔後徙昌黎家長安久爲內地著姓此言奚之首領似非其族若屈突于是奚酋之名則唐書北狄傳不見其人惟契丹有可突于名與相似而迥非其人不能攷也碑又云知武德中尚五作坊使六典少府監有中尚署左尚署右尚署之官其官名始于梁置左中右尚方三令丞唐制省方字但曰中尚左尚右尚然中尚署官但有令一人丞四人監作四人未嘗有五作坊使及武德中尚之名目且題有上柱國彭城縣開國公之勳爵文內亦不詳其加于何時末云窆于龍原府大人舊塋合祔龍原府未詳所謂舊塋不知其先世何人之塋也

高乾式造象碑

碑高三尺六寸中刻凸起佛像四邊題名正書在濟寧州興文鎮俗呼平頭店

心主高乾式爲亡考妣敬造神碑一所上爲國王下及師僧父母七世先亡見存眷屬同登正覺左行

祖高忄妻李　留珎妻董口珎男神應妻顏男章女二娘　妻翁郭原妻馮　乾式妻翁丁忠信口妻成公口薛元宣姊二娘夫謝方運　口口口口口口

男神度妻趙

劒男子雲

亡男皈僧

女四娘

度亡男仏奴

男留留

女五娘　口妻韓

碑側

施主韓方歲　施主　施希善

維天寶十三載歲次甲午閏十一月壬戌朔廿四日建立右行

造碑人檀如洛

按碑中佛像突起其餘人名甚多佛像下皆刻小兒形亦凸起而無首聞碑向在洿池中居人每見羣兒戲月下逐之並入水竭其池得碑移入寺又見羣兒從寺門出遂琢其首怪乃絕濟寧州志

右高乾式造像碑在興文鎮佛寺大雄殿西階下余於乾隆乙未七月初見是碑詢土人云乾隆初掘地得之見有佛像因樹于此亦不知爲唐物也余摩挲久之得其歲月戊戌三月始拓數本以歸李東琪記

右碑額間刻像一軀中分二層亦刻佛像左邊題心主高乾式云云右邊題唯天寶十三載云云餘皆施主姓氏惟中有小楷一段皆漫滅不可詮次山左金石志

按此碑額刻佛像一軀碑中分上下二層上層刻佛像二列上一列佛像五軀極詭怪下一列佛像居中立者一左右侍者六下層中幅上下二列上列像三軀上施幃帳下列像三軀右幅四列上下二列各像二軀中二列各像五軀左幅三列上下二列各像二軀中一列像分兩節共十軀像極小濟寧州志誤以爲小兒形也像首俱完好但模糊不分眉目州志以爲琢其首怪乃絕者亦非其題字繞左右兩邊及碑中下層中幅之左右連及左幅之上列及于兩側蓋此形式與諸造像碑異也題名中造像人六字特大餘皆小字凡佛門檀護稱之曰主如像主經主齋主施主之類獨此碑謂之心主殆與普照寺經幢所稱發心主之義同也題名皆一家眷屬其中有妻名成公者男名畱畱者爲可異

東方朔畫贊碑

碑連額高一丈一尺二寸廣四尺五寸五分厚九寸四面刻連陰共三十六行行三十字正書額題漢大中大夫東方先生畫贊碑十二字篆書在德州署

漢太中大夫東方先生畫贊并序

晉夏侯湛撰

唐平原太守顏眞卿書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爲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遊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傲世不可以乖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絜其道而穢其跡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爲邪進退而不離羣若乃遠心曠度贍智宏材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經脉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廳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跕藉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感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於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

之外者也談者又以先生噓吸沖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世登仙神友造化靈爲星辰此又奇恠忽恍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覩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逍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辭曰

矯矯先生肥遁居貞退不終否進亦避榮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涅而無滓既濁能清無滓伊何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視汙若浮樂在必行處儉冈憂跨世淩時遠蹈獨遊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染迹朝隱和而不同棲遲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言適茲邑敬問墟墳企佇原隰墟墓六年精靈永戢已思其祀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荒蕪榱棟傾落草萊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昔在有德冈不遺靈天秩有禮神鑒孔明駸駸風塵用垂頌聲

碑陰

碑陰記正書額題有漢東方先生畫贊碑陰之記十二字隸書

東方先生畫贊碑陰記

唐平原太守琅邪顏眞卿撰并書及題額

東方先生畫贊者晉散騎常侍夏侯湛之所作也湛字孝若父莊爲樂陵太守因來覲省遂作斯文贊云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猒次人魏建安中分猒次爲樂陵郡又爲郡人焉猒次今移屬樂安郡東去祠廟二百里故猒次城今在平原郡安德縣東北廿二里廟西南一里先生形像今則捏素爲之并二細君侍焉郡嘗爲德州其贊開元八年刺史韓公思復刻于石碑眞卿去歲拜此郡屬殿中侍御史平公列監察御史閻公寬李公史魚右金吾胄曹宋公謇咸以河北採訪使東平王判官巡按狎至眞卿候于境上而先生祠廟不遠道周亟與數公泉家兄淄川司馬曜卿長史前洛陽令蕭晉用前醴泉尉李伯魚徵君左驍衛兵曹張璲麟遊尉韋宅相朝城主簿韋夏有司經正字畢耀族弟渾前參軍鄭悟初同茲謁拜退而游于中唐則韓之刻石存焉僉歎其文字纖靡駁辯生金卅年間已不可識眞卿於是勒諸他山之石蓋取其字大可久不復課其工拙故援翰而不辭焉至若先生事跡則載在太史公書漢書風俗通武帝內傳十洲記列仙神仙高士傳此不復紀焉有唐天寶十三載季冬辛卯朔建

河北道德州安德縣東方朔廟在縣北四十里係祀典唐大歷中刺史顏眞卿重鐫夏侯湛讚碑見存太平寰宇記

右東方朔畫贊晉夏侯湛撰唐顏眞卿書贊在文選中今較選本二字不同而義無異也選本曰棄俗登仙而此云棄世選本曰神交造化而此云神友　右畫贊碑陰唐顏眞卿撰并書湛贊開元八年德州刺史韓思復刻于廟天寶十三年眞卿始別書之集古錄

顏魯公平生寫碑唯東方朔畫讚爲清雄字間櫛比而不失清遠其後見逸少本乃知魯公字字臨此書雖大小相懸而氣韻良是非自得於書未易爲此言也東坡集

東方曼倩畫贊昔魯公守平原時爲書今其石刻刓剝後世復爲摹搨以傳然魯公于書其神明爍發正在筆畫外若卷朱墨而印于石者此待詔書爾果有道耶公之幸今猶存者更數十百年後石破字缺人間所得皆其傳摹見者必唾而笑之其書不足傳也廣川書跋

東方畫像贊碑陰記顏魯公書石刻在陵縣陵即古平原郡也故城址猶存今僅三之一耳碑已再刻余所得乃舊本雖小模泐然其峭骨遒氣滃鬱奮張亦足辟易餘子弇州山人稿

此碑在山東陵縣王元美曾得舊本余所收乃長安故家者小小磨泐當與元美家搨本同書法峭拔奮張固是魯公得意筆也元美謂東方生蹟固奇詭夏侯文亦有壺公薊子意獨公書嚴整未稱不若留右軍寫其情性可也余則謂魯公以忠義而好神仙小說載公歿后指甲金色透出手背又寄家人手書事雖涉怪誕而亦可以證公深于神仙之術固東方生千載至契也然其筆却無物外姿態不如書汾陽家廟大是本色石墨鐫華

此碑久毀東明穆先生得古搨重刻之石其期立等字多譌想其元搨漫滅者時有之矣余前過平原留意蹤跡之迄不可得後乃購得此本字叟明悉何嘗有譌字且其篆題兼存尤古雅峻峭全無鈍質浴態此時陽冰稱高手乃其文采風流不及此十二字也其贊字聯顏他書獨瘦勁恬適與家廟碑相上下蓋公中年制作最爲得意想此搨在穆先生所收數百年之前可見世之罕物時時在人家但不易遇耳余既得先生畫贊自記希有之遇矣其後又得此記字比畫贊更大而筆尤豐偉鋒芒轉換一一如新蓋

搨更在前者遂成完璧其題乃八分魯公分書更少見尤可寶也記稱廟象揑素爲之二細君旁侍風流可想而書之年爲天寶十三載亂在目前而平閭李宋四公又以北平王判官巡按狎至然魯公兄弟又伺其旁則亂萌節兆又相參錯可爲有國之永永鑒公所爲掊韓君開元八年之新碑而大書之者非亟也關係治亂當傳之百代耳墨林快事

右記晉夏侯湛撰顏眞卿書唐諱御名凡書行文至無可避處往往缺一筆以存其意魯公于此記民字一見則缺末筆世字三見宏字一見皆不缺且此記載昭明文選中集古錄云較選本二字不同而義無異按選本曰神交造化此云神友選本云棄俗登仙此云棄世登仙夫因避諱而改古人之文或有之矣此則改前文以犯諱何也金石後錄

魯公書如家廟元靜等碑皆其晚歲極矜練作此碑書於天寶十三載距貞元元年七十有七爲李希烈所害尙三十有二年則此爲四十五歲時所作乃其盛年書故神明煥發而時出姿態不失淸遠耳　東坡謂魯公此碑字字臨逸少雖大小不倫而氣韻良是按右軍爲王脩書東方朔畫贊脩死其母以其生平所愛納之棺中則知右軍書不傳久矣故常挺以爲僞而董廣川亦謂後人爲之託逸少以傳今觀魯公後記云取其字大可久不復課其工拙厚自謙抑明是自書又其文字與右軍所書多不同決知其非臨右軍書矣安世鳳墨林快事謂此碑久毀東明穆先生得古搨重刻之故其斯立等字多譌據此則此碑今爲重刻然較文選所載原文惟弃俗作棄世神交作神友耳此外絕無譌字不省安氏所云多譌者是何刻也或其所見是南渡後榷場所市覆本亦未可知碑首兩額皆魯公所題前贊不書互見耳安氏稱十二字古雅峻拔陽冰手所不及未免譽過其實此書方整實不及陽冰余以魯公篆隸絕少故并臨之　按舊唐書楊國忠怒公不附己出爲平原太守平原去范陽不遠爲祿山東戶是時祿山反兆已萌公託霖雨脩城池料丁壯儲廩實乃陽會文士泛舟外池飲酒賦詩祿山以爲書生易之遂不爲防而竟爲公所困此碑立于天寶十三載距祿山之反一載耳而斤斤爲此不急之務大書深刻惟恐後時蓋卽當時飲酒賦詩之意明示祿山以書生所急不過如北使祿山以爲不足慮而後可圖大計耳蓋公之用意深曲一至于此千百載後攬此碑者但賞其書法之佳豈知公之苦心有不可明言者哉余故特表而出之竹雲題跋

碑陰記云殿中侍御史平公冽等咸以河北採訪使東平王判官巡按狎至眞卿候于境上而先生祠廟不遠道周亟與數公同遊茲廟舊唐書安祿山傳引平冽李史魚在幕下以此記推之又有閻寬宋謇二人與平李並爲判官則祿山包藏禍心壁後置人蓋其夥哉曜卿見杲卿傳開元中與兄春卿弟曜卿並以書判拔萃起等者畢燿見酷吏敬羽傳與毛若虛裴昇畢曜同時爲御史又叛臣喬琳傳郭子儀表琳朔方府掌書記與聯舍畢曜相掉訐宰相世系表曜侍御史今碑作燿不從日按唐書畢構傳子杭世系表抗與曜爲一格疑皆從火碑所書爲正杜集存沒口號畢曜仍傳舊小詩曜一作耀亦耀之轉授堂金石跋

右畫贊文凡二十二行碑陽十八行和而不同棲遲止碑陰四行下位聊以從容起後刻記文十四行陵縣志載東方先生祠在神頭店卽漢之猒次縣也顏書八分惟見此額山左金石志

東方朔畫象讚云大夫諱朔平原厭次人魏建安中分厭次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厭次今移屬樂安郡東去祠二百里故厭次城在今平原郡安德縣東北二十二里廟西南一里攷漢志無厭次蓋高祖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是起於楚漢間後省後漢明帝始更富平爲厭次非朔之里居也唐志以厭次移屬棣州樂安郡卽後漢富平故去祠廟轉遠其厭次故城在平原郡安德縣東北者是爲朔之故里而廟亦隸焉樂史太平寰宇記河北道德州安德縣東方朔祠在縣東四十里唐刺史顏眞卿重鐫夏侯湛贊現存于欽齊乘東方朔墓在德州東四十里古厭次城北祠在墓南顏魯公書畫贊立碑祠下今碑移州署顧炎武云今在陵縣署內顏公云去安德二十二里樂史于欽云四十里小參差碑陰記云其像則揑素爲之以兩細君侍焉按朔傳注以細君爲朔之妻又宋常陽妻龍氏輔女紅餘志序稱爲細君今言有兩細君則爲妾矣又玉臺新咏云漢武帝元封中以江都王女細君爲公主嫁與烏孫昆彌至國則細君似亦通稱蟫術編

畫贊碑陰記云先生事跡載在太史公書漢書風俗通按太史公書無東方朔傳褚少孫附益史記滑稽

傳則有之似當作續太史公書梁玉繩清白士集

按碑今在濟南府陵縣今之陵縣在唐時謂之安德縣隸德州平原郡屬河北道兩唐書顏眞卿傳但言爲宰相楊國忠所惡出爲平原郡太守而不詳何年据此碑云去歲拜此郡則是天寶十一載也眞卿書多寶塔碑結銜爲武部員外郎時天寶十一載而傳載平原太守在武部員外之後尤足爲十二載之證傳又云安祿山逆節顯著眞卿以霖雨爲託修城浚池陰料丁壯儲廩實乃陽會文士泛舟外池飲酒賦詩或譏於祿山祿山亦密偵之以爲書生不足慮也十四載祿山果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乃使參軍李平馳奏之元宗初聞祿山之變嘆曰河北二十四郡豈無一忠臣乎得平來大喜顧左右曰朕不識顏眞卿形狀何如所爲乃如此云云此碑立于天寶十三載在祿山反之先一年正魯公陽會文士飲酒賦詩之時也而完城浚池等事亦即在此一年之內所謂祿山亦密偵之者始即碑陰所記平列諸人乎設使此碑不書則過此一年遂不及作矣古今名蹟之傳誠有數存非偶然也書家贊先有闕元八年刺史薛思復碑自有魯公此碑而薛碑遂不復可攷傳稱陽會文士飲酒賦詩今檢魯公詩集祇一卷而平原詩無一存者知遺佚不傳者多也

哥舒翰紀功殘碑

碑前後缺高九尺六寸三分僅存廣四尺五分十行行三十三字隸書

缺皇之德施化普兗堅經綸象雲雷日月所臨之缺遂缺也憬曰曰夏其惟大戎聚落猖狂保聚山谷故聖王之缺則懷缺書章特申約言載錫姻好缺明德缺也潛通約而反間缺軍士缺未加缺乃親缺敗謀缺大口水缺德口口叛缺棄而定缺也武有七德今則過之而頌嘗無聞何以口　聖策謀從缺頌曰缺

按此碑題哥舒翰紀功碑文殘缺僅存一百餘字可讀者曰德化普兗堅經綸象雲雷云云數語而已不知所紀何功且不見立碑歲月兩唐書哥舒翰傳翰之先蓋突騎施酋長哥舒部之裔世居安西自破石入朝拜鴻臚卿爲隴右節度副大使踰年築神威軍青海上與吐蕃戰攻破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天寶八載詔翰以朔方河東羣牧兵十萬攻吐蕃石堡城三日而下遂以赤嶺爲西塞開屯田備軍實加特進賜賚彌渥十一載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涼國公兼河西節度使攻破吐蕃洪濟大莫門等城收黃河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築神策宛秀二軍進封西平郡王賜音樂田園又賜一子五品官碑將賞拜有差其立碑紀功似當即在此時嗣後不久爲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翰移兵潼關戰敗降賊不復有功可紀矣更以唐書吐蕃傳證之吐蕃自中宗景龍三年和親金城公主下嫁後聘使往來國以赤嶺爲界表以大碑刻約其上詔張守珪分諭劍南河西州縣自今和好無相侵暴迨金城公主薨後未久吐蕃乃悉衆入寇攻振武軍石堡城天寶元年戰青海明年破洪濟城又明年帝以哥舒翰節度隴右翰攻拔石堡更號神武軍禽其相元論棋郭又破洪濟大莫門諸城收九曲故地列州縣實天寶十二載于是置神策軍於臨洮西澆河郡於積石西及宛秀軍以實河曲後二年蘇毗子悉諾邏來降封懷義王賜姓李氏此是十四載事然則此碑所紀正是洪濟大莫門之戰收九曲故地之功碑中所謂約言姻好通約反間等語多與此合碑後云武有七德今則過之而頌聲無聞似是邊將紀哥舒翰功而因以頌君德也杜工部亦有投哥舒翰詩云當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意亦此時所作其後翰守潼關與祿山戰敗爲其所獲至于僞伏謝罪且爲祿山作書勸降三節度使其喪節無恥如此工部草堂集未經手定故留此詩于集中未免譽詞過當也碑或立于天寶十二載或在十四載悉諾邏來降之時皆不可知今姑附于十四載後此碑得者絕少趙宦關中德清宋維藩在陝甘制府幕中購以見貽未詳立碑所在諸金石家多未著錄惟鄭氏通志金石略載此碑云在熙州宋之熙州臨洮郡今爲甘肅蘭州府在唐初爲蘭州地天寶中置狄道郡後改蘭州爲臨州屬隴右道至肅宗寶應年即淪入吐蕃號武勝軍矣或此碑所在仍是甘肅蘭州不知何縣

金石萃編卷九十一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五十一

張安生墓誌

石高廣俱二尺五寸二十八行行二十九字正書
蓋題大唐故張府君墓誌銘九字篆書在西安府

唐故雲麾將軍行右龍武軍將軍上柱國開國侯南陽
張公墓誌銘并序

鳥能飛万里其有鵬乎魚能吸百川其有鯤乎夫鯤鵬
之處者非滄海而不居非扶搖而不動豈秋潦夕吹而
能加其志焉士有佐世之材者非艱難而不投非　明
君而不事豈丹筲凡類而能効其節焉則我　南陽張
公功可著矣公諱安生譜姝清華門多高士漢有留侯
秘略晉有司空博識累葉冠冕暉曜相繼祖諱泰孝諱
貞並儒素隱躬遁跡不仕田園蘊　道於高尚詩書襲
德於風雅後曰公列爵追贈孝狀風郡司馬父因子貴
以忠彰孝公駿骨天資偉皃神秀拔奇材於衆外先武
略於群石景雲中屬韋氏竊權群凶暴溢擾我黔庶殘
我　王室公乃叶忠謀爲佐弼識　潛龍必躍於雲霄
知牝鷄伏誅於斧質提一劒而直入掃九重以殄謐拜
清京兆之　天重捧長安之　日謀深於周郤功越
於平勃古往已來莫之与疋公以功高職卑者志士之
讓初退後進者達人之漸故辭公侯之封就戈戟之仕
畢能身榮於紫綬門曜於丹戟得馮異大樹之名免簫
何小過之責有始有卒其惟公乎遂解褐授果毅二遷
折衝一拜郎將拜轉中郎畢于龍武將軍矣食邑九百
戶公歷官無虧公務旨要處事有則人莫能犯或　帝
居內宮則警衛嚴肅或　駕行外仗則旗隊克齊其動
也若鷹鶚迴迅其止也狀師虎群怖電轉星流比其速
雲迴霞卷處其事暨乎晚載自強不息者繄公而□以
天寶十三載冬十一月十日扈從薨于昭應縣之官第
也享載七十有一初公染疾城中將□湯所左右留勸
作色不從曰吾亦知難保者命但殞隨□君側以表忠
誠亦知易歿者身但死在營間用彰勤節使魂歸　帝
鄉之路心存　皇闕之下顧之足矣汝等勿違言畢狀
疾即行到遂終彼所謂臨事無苟憚臨困無苟免及迴
擬于路誰不傷悼嗣子庭訓等侍疾而捧藥淚枯返柩
而攀輿氣輟夫人太原郡君王氏先公近歿苫蘆猶新
縗絰重舉泣地未絕號天更哀又以翌載春二月十二
日別兆葬于龍首原之禮也素墳上築而永固塋堂下
甃而深堅白雲孤飛招將軍之勇氣綠栢旁植表武士

之高節恐陵谷有遷刻銘以記銘曰
鶚之迅兮飛已絕士之勇兮謀且決臨難不懼兮忠臣
節奉我　明后兮誅暴蘖鴟鴞貴兮鴈行列花萼忽凋
兮一枝缺獨有功名兮千載存列石洸銘兮記墳闕
按此碑但稱諱安生而不及其字與張希古碑但
稱字而不及諱皆行文之略又希古碑有書人而
無撰人此碑則書撰人皆無亦皆刻誌之變例未
必取法于漢也碑書祖若父皆無官位其家世寒
微可知其云景雲中屬韋氏竊權殘我王室公乃
提一劍而直入掃九重以殄謐再清京兆之天重
捧長安之日云云此指元宗誅韋氏睿宗即帝位
之事唐書睿宗紀景雲元年六月壬午韋皇后弒
中宗立溫王重茂爲皇太子又矯遺詔自立爲皇
太后皇太子即皇帝位庚子臨淄郡王隆基即元宗
率萬騎兵入北軍討亂誅韋氏安樂公主等甲辰
安國相王即皇帝位是時張安生不過在萬騎兵
中之一人事定之後敘其微勞因授以果毅折衝
等官也碑又云天寶十三載冬十一月十日扈從
薨于昭應縣之官第唐書元宗紀天寶十三載十
月乙酉幸華清宮又地理志京兆府昭應縣有宮
在驪山下貞觀十八年置咸亨二年始名溫泉宮
天寶元年更驪山曰會昌山三載析置會昌縣六
載更溫泉曰華清宮治陽井爲池環山列宮室又
築羅城置百司及十宅七載更會昌縣及山曰昭
應碑稱安生薨于昭應縣之官第者蓋扈從百司
之第也碑不著安生里居但云葬于龍首原長安
志萬年縣有龍首鄉在縣東一十五里當即龍首
原地理志京兆府萬年縣天寶七載改曰咸寧安
生或即家于此歟碑書譜牒作譜媟冠冕作冠冕
皆別體蕭何作簫何則筆誤也

少林寺神王師子記

石高三尺三寸五分廣二尺五寸二十六行行三十五行正書在少林寺

勅還少林寺神王師子記

大周天冊萬歲金輪聖神皇帝如意元年迎神王入內
其神王元是泥素彩裝其皇帝敬重神王脫空口佇糺
以金裝爲年歲多曰金薄彫落後開元廿年僧靈器報
以金裝恐後僧徒貴豫不知口由立一小碑述久視元
年還神王　勅具錄如後　少林寺　神王二
右去如意之年奉　勅將前件神王入內比不敢
陳請今內出功德散与諸寺且少林神王送在大福先
寺但山寺去都稍遠巧至難遇前件神王元在少林上
坊普光佛堂今者現闕其大福先口惣得神王一十五
軀望請前件兩軀得還少林令本處尊儀具足冀得幽
山功德不闕莊嚴口往來有所瞻仰謹詣光政門奉狀
陳請以聞伏希　恩旨　久視元年九月十三日
少林寺主義弈等狀　僧靈藏　勅好還少林寺
門司李阿毛宣　口監門直長路尚賓　左監
門直長成思貞　押門長上果毅杜行敦　周
還少林寺師子　勅一道　少林寺　師子二
師子郎二　右件師子等並是少林寺普光堂前
隨神王功德其神王奉今月十三日　勅還少林
寺爲前狀不別顯師子等福先寺綱維但付神王未付
師子既是隨神王一鋪功德望請許將還山供養謹詣
光政門奉狀以聞伏聽　勅旨　久視元年九
月廿九日少林寺主僧義弈等狀　勅好　九
月廿九日門司李仁福牒　右監門直長路尚賓
左監門直長成思貞　押門長上果毅杜行敦
周少林寺賀師子　勅一道　少林寺僧義
弈等言伏奉九月十三日　恩勅賜還神王又奉其
月廿九日　恩勅兼還師子　恩波洊委喜懼兼深僧
義弈等誠惶誠恐死罪死罪但此功德昔是素裝忽覩
靈姿遂如金飾　靈工再造　天巧自然　神之力巍
巍如是緇徒踴影若攀兜率之宮靈相生光似降莊嚴
之國手舞足蹈倍百恒情無任荷懼屏營之至謹附表
陳謝以聞謹言　久視元年十月日少林寺主僧義弈
等上奉　勅好放阿師去　久視元年十月六日門
司陳嘉逸牒　普光堂內一佛二菩薩迦葉阿難及門
外二金剛二神王二師子城內少有傳聞博士姓李名
雅永平年造此尊像奇妙少雙菩薩儀容卒不可有阿
難迦葉貌相肅然合掌虔恭實難希有門外二金剛鳥
鵲不口口承稱說異相屢現其師子者乍著儀容或嗔
或喜畫工巧逕不可圖容二師子郎常相口口口一鋪
功德不可思議
天寶十四載八月十五日建
普光院立碑僧靈器　修造僧智通法師
同修造僧同光禪師
都維那僧法忍　僧普門　僧智智
僧惠覺禪師　清河張景昇刻字
碑載久視年間僧義奬等表狀及武氏口勅碑小非
名筆故諸錄遺之葉井叔官於登封而石刻記亦不

載余至少林周行廊廡見此石嵌置東廡壁間悉捐得之知考古必須親閱也 金石文字記

張希古墓誌

石高二尺九寸七分廣三尺四分二十二行行二十二字行書今在吳縣靈巖山館

大唐故游擊將軍守左衞馬邑郡尉德府折衝都尉左龍武軍宿衞上柱國張府君墓誌銘 并序

鷹門田穎書

嘻夫蒼穹不仁殲我能幹德星落彩和璧韜光者歟爰我所珏清河張公字希古晉司空華之裔緒也惟禋厥父耿逸馳芳兗惕怡然匪干榮祿優遊自得凜霜松之捴岐嶷孤拔挺風雲之氣公負河岳之粹英肓展衆之靈質亭亭高聳遂振雄名傑傑威稜龍城獨步門延賀侶豈謝季倫精舍樓臺有齊須達加以武略兼著公忠必聞歷踐榮班宿衞 清禁累遷馬邑郡尉德府折衝都尉游擊將軍上柱國員外置同正員莫不獻肝膽於玉階輸腹心於金闕惟謹惟勵不懈不弛豈圖二豎興災兩楹掩祠藥物無護醯裂所鍾白日長辭黃泉永卦則以天寶十四載十月十七日終醴泉里之私第春秋七十有三天寶十有五載四月二日窆于鳳城南樊川之北原禮也太夫人天水趙氏恭而有禮時稱孟軻之母娃璋擯美松竹茂心誕三子長曰行瑾次曰崇積並武部常選季子談俊衞尉寺武器署丞嗚呼誰免乎榮枯適覩全盛今已淪殂梁木折太山頹三子腸斷二女情摧咄嗟人代天道遒遒其詞曰

公之英聲振區宇兮公之勇義如龍虎兮彼上蒼蒼何不仁兮俞邠我之至所珏兮泉門此日一關閇兮玉顏何春再相詣子表余平生情盤至兮餙琬琰以鑿銘記子

天寶十五載歲次景申四月甲申朔一日甲申建

碑載府君字希古不言其名曾爲馬邑郡尉德府折衝都尉馬邑卽朔州唐書不及府名亦可以補史之缺闕中金石記

唐之府兵皆隸於諸衞左右衞領六十府諸衞領五十至四十其餘隸東宮六率此尉德府則左衞所領也尉德府領于左衞而又稱左龍武軍宿衞者蓋番上宿衞時別有配隸非必就本衞爾希古子二人俱武部常選天寶十一載改兵部曰武部故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爲田穎行書寶泉述書賦有敗書八田穎注云長安人志凡識滯疑卽此人但寶云長安人而此題曰

雁門爲不同城術編

誌云清河張公字希古晉司空華之裔孫也書字而不書名未審當日何所避忌遂使後世不知其名也

歷官有云累遷馬邑郡尉德府折衝都尉游擊將軍上柱國員外置同正員新唐書兵制太宗貞觀十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七十四皆布佈號五校之云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會要云關內置今此誌尉府二百六十一又置折衝府一百八十

德府亦當時名號可見者其他如桃臺碑貶授晉州高陽府折衝都尉歲恪神道碑七子內有游擊將軍崇仁府折衝希崇源贈郡君李龍銘有輔軻府折衝都尉郭敬之廟碑有雍北府金谷府碑陰有成皋府興德府晉陽府李輔光墓誌有涿州仁賢府張詵墓誌銘祖元楨皇朝鷹龍府折衝田琬唐政碑以功授合黎府別將歷果毅轉折衝皆不可更僕數宜類舉以與史志相證也 授堂金石跋

寫史君題記

石高一尺六寸七分廣三尺五寸其十三行行五字正書在洛陽縣

太原王□□□人名□□□仁□□□□□□□□書

中郎守武興郡四境山嶺峒構新亭逐佳賓日翠景

寔真唐天寶房史君上錫實利堅垠亭之右名不泯

按文凡六行一字而溯其十四字存者皆三字爲句二句一韻中有守武興句武興者卽今碑所在之略陽縣屬今陝西濱中府魏正始二年置武興鎮尋改置州郡郡有北谷水水經注云北谷水出武興東北而西南流逕武興城北又南轉逕其城東而南與一水合是也又方輿勝覽武興山在興州西一里古興州城于此隋大業初改順政郡唐時爲興州順政郡屬山南西道此武興之可攷者如此至翠峯亭及房史君皆無攷據文有天寶字卽天寶末年

關忠寺寶塔頌

碑高五尺廣三尺二寸二分左行二十二行行字三十七至四十一不等行書在涼州關忠寺今名法源寺

范陽郡關忠寺　御史大夫史思明奉爲　大唐光天大聖文武孝感皇帝敬元垢淨光寶塔頌

范陽府功曹參軍兼節度掌書記張不矜撰

承奉郎守經略軍判官參軍蘇震之書

惟唐紹統宇歲作噩天宅幽都宇鎮戎索彼命啓与禪虞繼　揚鞏而龍躍取閻閻而朝　南面脈日月而昇

寶殿在璿衢以正乾坤握金鏡于臨宇縣東宅園水西
都八川天應景福億萬斯年神祇貯纘而丕祐風化洋
溢而昭宣疑心姑射既邁黃軒之理蓬思真境高攄漢
崖之肩迴出三界超居四禪我御史大夫忠而孝志而
賢禪　我唐祚崇斯福田昔在棘城結願已修於寶塔
屬茲厥蕩除惡務靜於幽燕開拓郡縣驟突戈鋋成荷
威方掃逆清邊樹慈幢相遊刃忘筌割淨豈以權捨施
玠俸於慈緣爰居爰處載詢載度雍金界於祇園擇伽
藍之勝託微鄙匠稽朴鄧匠構繩備丹艧於北明而眷
鍾攸萃月貞朗而陶旗斯作盤峻砌而嶤起掌皇業楨
榦而上干寮鄂尒其庀徒有鄧力工維時隱金推相書
動走倕甄以星馳楶之登登斧拱焉格以狀喬第之閣
閣焚焉蘇羅而猶熙斲密石以礎趾齊玉璞以鎮陽庭
閟布白九隅八維風伯雨師扣靈壇而請命雷公電女
擁仙座以忘疲烟如聚鴈赫若奔螭長拏天假髣髴神
貪于龕挪比以攢搆万塔陵巍而讓持觀其捫毳扃披
藻井鴻藻奧狀嵽峩霏影霞駁雲蔚陽阿陰靜遊三界
而須臾視一切而俄頃示大方便開大法境開偈而乃
輪折鋒承風而火弁狀猛象若蠭襆之孤秀咬類狀乘
之映迴蓮花吐日擅太華之三峯香鑪抱雲飄盧嶽之
一頂若乃八部經行万方委口譬火宅喜械喻魚鼈爭
上鴈行齊起隋弩崇陟邇乎嗜慾如者擒級聚武而踴
行慕釋藏者陷虛口俾而徐步攀葽榛以失視援井幹
以增懷龍鳥翕赫狀構櫨而蓄威鬼神睢盱捫頡辟以
含怒將以經啓万祀永代作固置咒於梵刹之中稱納
於毗耶之路啓招提之勝果祛樊籠之縲纍行善者口
舜而爭趍爲惡者靈懆而憂怖逗塔影者洽背而魂慄
閻鈴音者叩頂而心注是用敬　我天威保　我
唐祚彼憧相之微福荷无疆之率裕也客有叩虛幕府
忝豫神州奧三語之默對歸八解之禪流歸然寶塔永
贊鴻猷讚鵝珠以守或持鴿稍以精修刻字金版垂芳
朔幽雲行雨施自公乃侯水錫難老歌德久修碁察願
之　嚴命敢不拜敬　王侔
至德二載十一月十五日建

此碑靈芝爲史思明書也思明爲臣則助逆爲賊則
弒主簒位乃唐之所不容存其跡者易人之傳其碑
無亦以妙札之故今觀其字撙有李顏二家而視北
海則加莊視太師又多儁誠足述也（墨林快事）
宋文惟簡廣庭事實曰燕京城東壁有大寺一區名
曰憫忠唐太宗征高麗回念忠臣義士沒於王事者
建此寺爲之薦禱東西有兩磚塔高可十丈是安祿
山史思明所建此碑稱御史大夫史思明奉爲大唐
光天大聖文武孝感皇帝敬元垢淨光寶塔須者是
也春明夢餘錄曰此碑蓋建於思明初歸附之時其
碑完好近日劉同人（名侗）作帝京景物略謂碑上半斷
裂不可讀且蘇靈芝書名甚著當時乃謂爲李北海
自鐫名尤誤之甚不知北海自鐫名乃伏靈芝也此
碑書丹于石故以左爲前　（曾唐書肅宗紀至德二
載十二月己丑賊將僞范陽節度使史思明以其兵
衆八萬與僞河東節度使高秀巖竝表送降三載正
月戊寅上皇御宣政殿冊皇帝尊號曰光天文武大
聖孝感皇帝二月丁未大赦天下改至德三載爲乾
元元年今此碑建於二載十一月而已稱尊號文以
大聖字移在文武之上與史書不合　宣和書譜蘇
靈芝儒生也嘗爲易州刺史郭明肅書候氣記靈芝
行書有二王法而成就頗放當與徐浩鴈行戈脚復
類世南體亦善於臨倣者　子後至燕一日與鄭人
萬言同至憫忠寺諦觀此碑萬曰前行大唐光天大
聖文武孝感皇帝及中間唐字史思明字類磨去重
刻者石皆四面首行憫忠寺上元只二字今改范陽
郡三字蓋思明復叛之後磨去之及思明誅後此地
歸唐後人重刻者也當日君臣之分殆如奕棊然非
親至其下摩挲遒石而徒塌紙上之字未有能得其
情者若年月尊號之先後亦從此而無疑矣（金石文字記）
按唐史肅宗至德二載安祿山已死安慶緒忌史思
明之強遣安承慶安守忠阿史那往徵兵因畫圖之
思明納判官耿仁智等之謀乃囚承慶等以所部十
三郡及兵八萬來降上大喜以思明爲歸義王范陽
節度使未幾復叛此碑乃建於初歸附之時而以媚
唐也（虎子鎖頭記）

右憫忠寺寶塔頌宛平孫侍郎耳伯著春明夢餘錄
崑山顧處士寧人金石文字記皆論之余往觀焉碑
首范陽郡守字史思明三字次行大唐等十二字文
中維唐紹統及彼命啓與禪虞又東宅四水西都八
川賢唐祚字至德二載字其文深陷然書法實出一
人始悟侍郎處士所云猶未爲定論也考思明之降
在至德二載十二月至明年正月肅宗始加尊號二
月乃赦天下改元碑既建于二載十一月不應預書
尊號又思明初附肅宗授以歸義王范陽節度使若
碑建于降後宜大書王爵不當祇稱御史大夫則是

碑之建蓋在思明未降唐之先范陽郡三字其初本二字祿山僭稱范陽爲東都必東都也大唐一行其初必祿山父子僞號文中唐字其初必燕字而至德二載其初必祿山父子僭號之年無疑載改安慶緒襲位賜思明姓安名榮國迨既降附復更舊名因命靈芝改書者兩碑文以左爲前寧人謂書丹于石之故疑從祿山俗尙未可定也不矜與判官耿仁智同僚思明之將復叛也表請朱李光弼不矜實爲起草辭曰陛下不爲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卬及將入函爲仁智削去思明知之遂執二人仁智死不矜度難獨免可知已當日恩明降而復叛既誅之後唐人見其碑跡之惟恐不力安有反勒其名于石者乎此其事之所必無也曠書亭集

按朱龔尊之辨詳矣然尙有未盡者原碑至德二載四字亦係改刻至字微有聖字形載字微有年字形祿山僞建元聖武至德二載字先必聖武某年字也蘇靈芝署銜經略參軍經略字亦改刻其先或署僞官也又改刻除惡務靜句除惡字至行末以二字佔用四字格務靜字另行以二字佔用三字格除務靜三字係就文陷刻而惡字則石面平添者疑原文誤逆之辭有擡頭空格迫後滿格填湊故參錯若此字形欹斜而長不復成書也其地改刻之字如唐紹統兮兮字斗拱字唐祚字鎮壓壓字皆朱龔尊所未按又除惡務靜靜字朱龔尊誤鈔作盡字髣像像字誤鈔作豫字今一依原碑校正又原碑以首行十六字佔用十八字格金石文字記謂改刻者止於大唐光天大聖文武孝感皇帝十二字而不知敬元垢淨光五字亦改刻者也以碑末聖武僞元字考之則首行必爲祿山僞號朱龔尊之說允無疑矣碑在本寺方丈前穿廊東壁上石質堅瑩唐碑之最完好者 欽定四下舊聞考

頌范陽府節度掌書記張不矜撰不云范陽郡而云府者蓋祿山僭號之後改郡爲府爾蘇靈芝署銜云承奉郎守經略軍貝曹參軍按唐書地理志幽州城內有經略軍百官志諸軍各置使一人軍皆有倉兵胄三曹參軍事故經略軍得置貝曹曹也三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頌由史思明既降爲肅宗作也按舊唐書肅宗紀思明以至德二載十二月己丑表降然此頌已載十一月則當時尙未臣順兒徒豈肯早爲稱祝蓋思明既欲歸命遂先以此貢媚爲容身之具亦或然也或云至德二載字凹陷亦似後重刻者此又不然頌內明言作壓癰疏據爾雅歲在酉曰作噩至德二載正爲丁酉蓋必無誤也若稱肅宗尊號以大聖字移文武之上與史不合則如顧若云思明誅後此地歸唐後人重刻者近之 頌文自左起其文則范陽府功曹參軍兼節度掌書記張不矜撰舊唐書地理志范陽郡爲大都督府功曹列於府屬是官銜銜髮文書府矣不矜見史思明僞令耿仁智張不矜修表請誅光弼以謝河北者修表即書記之任也與碑可相證後又列承奉郎守經略軍貝曹參軍蘇靈芝書新唐書地理志范陽郡城內有經略軍今此題魏志合而靈芝曾開元二十七年猶稱前行易州鉤事 鈔條卿頌至此爲經略軍之屬蓋亦凹筆引置幕下矣 我堂拿石跋

思道禪師墓誌

石高二尺一寸八分廣二尺七分十七行行二十字至二十五字不等行書

威神寺故思道禪師墓誌

和上俗姓師諱思道絳州夏縣平原人也天縱其志七歲出家八推其聡十八剃髮事人不事爲人不爲同鵲巢于頂之年讓浮囊無餘之日次就有德轉相師師禪行法門戒律經論耳目聞見紀之心胷細錫來求簪裾

欽仰聽習者鸜林若市頂謁者麈蒐如雲去至德二載春秋八十有一僧夏六十一時催二鼎妖纏十夢其年十二月示身有疾曉爲衆生其月二日禪河流竭坐般涅槃嶷嶷働知聞悲覃飛走孫威神寺主僧承嗣五內摧裂躃踴攀號聲竭滔淚哀淚盡續血至乾元元年十二月二日遷于條山之側貴子墟頭禮也詢問其地取人不爭極柱東橫汾河西瞰吉臺鎮北鹽池臨南舉尒堪頭卜擧安居雖則天長地久而悉代異時移陵谷改遷斯文不諒其詞曰

細門積善實樹崇摧法海蓮坐魂滋夜臺條山陰麓歸然堪頭碧巖引吹清澗繞流和上登兮舊賞功匠與兮今修建崇塔兮數仞麥金骨兮千秋

按碑云絳州夏縣平原人也唐書地理志夏縣本隸虞州貞觀十七年隸絳州大足元年屬陝州尋還隸絳州乾元三年復屬陝州此碑刻於乾元元年其時夏縣尙屬絳州也平原者地理志絳州絳郡注云有府三十三其一曰平原碑又云遷于條山之側條山即中條山也在虞州解縣元和郡縣志山在解縣南二十里縣東十里有鹽池碑又云鹽池臨南者是也

通微道訣碑

碑高七尺三寸廣四尺十四行行三十二字後重刻記四行行四十餘字行書在三原大化觀

御製

人者道之子道者人之母子不知母謂之不孝人不識道請之至愚故上士能勤行下士唯大笑背道求道從迷至迷且奠在水中水爲奠命人在道中道爲人生道去則人亡水竭則奠困不知卽身以求道而乃侚福以喪真何其誤歟遂積不義之財以爲布施弃無爲之教別云修善豈知善本破惡不合邀名施本濟人不合求報哉求道者以心爲舟以信爲車車用在於運舟用在於虛常取不足勿求有餘靜心而不繫者虛舟也運動而不倦者信車也今將告爾以麤言之首施勿求福而福自至齋勿貪功而功自備心勿向邪而道自致施而求福福必不足齋而貪功是謂有欲向邪求道是謂聾俗忠者臣之分孝者子之心柔弱爲趍道之津誠敬乃入真之馭不益己不損物以不貪爲寶以知足爲富內保慈儉外能和同念身何來從道而有少私寡欲夷心註麤若然者可謂勤行之士爾其勗哉尔其勗哉夫大道坦坦生身不遠修之於身其德乃真尔當填汝身洗汝心內養五神外合一氣去萬惡增萬善長生久視汝麤波眞經之旨畢於是不死之方盡於是爾其勗哉

大唐乾元二年六月十五日於大同殿奉　誥賜道訣碑乃唐　明皇御製文舊碑卽　肅宗皇帝勅道士達觀大師楊重彎於渭北　大化觀立石者示有恩也奈歲久缺裂字句不完讀者疑難故補上此石新舊兩存使觀者見口明理自有所得而不失正路學者可從此入其於教也豈小補哉亦見古之聖王急於救物之心深矣遠矣修習之士不口不知戊午歲人日本觀住持楊思聰謹記

知大化觀事毛致靜重立石　李志口　蒲志常鐫

庫主田志秀

右通微道訣七十五句前云御製後云大唐乾元二年六月十五日于大同殿奉誥賜無書人姓名按諸爲明皇製碑爲肅宗敕道士達觀大師楊重彎于渭北大化觀立石歲久字泐知觀楊思聰補上此石設語皆五千言之糟粕演而成訣耳王者寡欲清心納身軌物自然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安用孜孜于眞經之旨不死之方也哉金石錄補

按原碑立于乾元二年歲久缺裂戊午歲人日知大化觀事毛致靜重刻楊思聰記不言何代之戊午關中金石記以爲元時當必有據是仁宗延祐五年也

縉雲縣城隍廟記

碑高五尺七寸廣三尺七分八行行十一字篆書在縉雲縣

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之風俗水旱疾疫必禱焉有唐乾元二年秋七月不雨八月既望縉雲縣令李陽冰躬禱于神與神約曰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大雨合境告足具官與耆耋羣吏人自西谷遷廟于山巔以答神休

釋文

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之風俗水旱疾疫必禱焉有唐乾元二年秋七月不雨八月既望縉雲縣令李陽冰躬禱于神與神約曰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大雨合境告足具官與耆耋羣吏人自西谷遷廟于山巔以答神休

唐乾元中李陽冰嘗宰是邑邑西山之巔有城隍祠碑刻實所爲記與篆也陽冰以篆冠今古而人爭欲得之昨緣寇攘殘缺斷裂殆不可讀偶得紙本於民間遂命工重勒諸石庶廣其傳亦足以使之不朽也

大宋宣和五年歲次癸卯十月朔承信郎就差權處州縉雲縣尉周明　廸功郎就差處州縉雲縣主簿費季文　將仕郎處州縉雲縣丞李良翰　文林郎就差處州縉雲縣令管句勸農公事吳延年　立

右城隍神記唐李陽冰撰并書陽冰爲縉雲令遭旱禱雨約以七日不雨將焚其祠既而雨遂徙廟于西山陽冰所記云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爾然今非止吳越天下皆有而縣則少也集古錄

陽冰篆城隍祈雨碑曰字如日顛上作山李氏三墳碑敢下作身志歸堂庶子泉皆石下作口修廟碑曾下作甘建字從八而喜作乙若此類不可以陽冰之蹟尤而效之人字本有刀几二體陽冰合之象俯身曲脛於理則逼女字象形陽冰曳爲兩足以取稱頗非象形之初意子字象小兒圓頂鍾鼎至以丁點象其頭而四布其畫以象手足陽冰喜破圓作鉤使足足二體不分要非子字之正主字象燈之炷陽冰或卧其上炷丞上從彡陽冰中畫常正橫作ㄅ无象反欠乏氣上皆三畫陽冰亦謂象人開口作ㄅ然次象

開口猶可也乖安步也何取於開口乎今纂者于二字多從永體熊朋來經說

李陽冰爲縉雲縣令值旱禱于城隍約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而雨乃遷廟而記其事書固奇事亦奇余觀其篆瘦細而偉勁飛動若神歐陽公以爲視陽冰他篆最瘦余謂佳處正在此又云世言此石與忘歸臺孔子廟三石俱活歲久漸生刻處幾合故細若然今去歐公又四五百年寧不爲無字碑乎記云祀典無城隍神吳越有之至歐陽公云天下皆有縣猶少今則無縣無之矣且記云自西谷遷廟于山巔又以見城隍廟前朝不必在城中也今西安府西村落大者多有城隍是其遺意石墨鐫華

五日不雨日字以曰爲日象法日从○象形也曰古三切從口含一象口含物也又山宜作凶今作山乃崙豈等字之頭首誤竹雲題跋

右縉雲縣城隍廟記城隍之神不見于古左傳祝宗用馬于四鄰又云祈于四鄰杜預以爲墉城也城隍之有祀也其濫觴于斯乎北史慕容儼鎮郢城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隋書五行志梁武陵王紀祭城隍神將烹牛忽有赤蛇繞牛口祀城隍神始見于此至唐而益盛故張說有祭城隍之文杜子美詩有冀城隍之句然猶不列于祀典少温記文可證也歐陽公跋云今天下皆有而縣則少是宋之城隍祠又盛于唐而縣猶不皆有祠明洪武初從禮臣之請加以封爵京都城隍曰鎮福明靈王府曰威靈公州曰靈佑侯縣曰顯佑伯未幾詔去封爵祗稱某處城隍之神京都歲遣太常寺堂上官行禮諸府州縣則守令主之而祀典通于天下矣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縉雲縣城隍廟碑文唐李陽冰撰并篆書碑形上圓下方後楷書宣和重刻年月立石人官爵姓名下截一格缺蝕三字僅存偏傍可意會也文只八十六字而敘述禱雨遷廟二事義意已足古人作文言簡意該于此可見山農需雨多在盛夏此自七月不雨至八月既望始行禱祀以今日情事較之則亢旱成災已不可支矣豈今昔農事亦遲早異候耶縉雲治當婺女括蒼之交山水奇秀燕坐衙齋如作仙吏余嘗遊其境徘徊不忍去惜匆遽經過未暇搜剔苔蘚一讀遺碑碑作于乾元迨宋宣和禩逾三百而已遺寇攘斷裂宣和至今閱歲倍于前而完好可讀若有鬼神呵護之者碧溪文集

按城隍二字始于易之城復于隍其後則修治宮室潛繕城隍語見後漢書班固傳六朝以降凡言城隍皆繕治備禦之事唐書百官志職方郎中員外掌地圖城隍鎮戍烽侯防人道路之遠近六典祠部郎中員外掌祠祀享祭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衆星山林川澤五龍祠等及州縣社稷釋奠爲小祀而皆不及城隍之在祀典據此碑則爲風俗之所尚而亦惟吳越之所有也五代梁初吳越錢鏐嘗于鎮東軍今紹興府卧龍山上重建牆隍廟奏請以故唐右衙將軍總管龐玉爲牆隍神封崇福侯撰文并勒勒石廟中文見紹興府志及吳越備史錢文瀚所纂吳越錢氏志其稱牆隍者吳任臣十國春秋曰歐公五代史梁本紀注梁嘗更戊曰武宋温父名成戊字類成故改之城之改牆亦此類也據牆隍廟碑稱吳越重建則在唐時已先有廟而請封龐玉爲神則始見于錢氏陽冰此碑未嘗云有人爲神也陽冰兩唐書無傳惟見於宰相世系表趙郡李氏出自秦司徒曇次子幾裔孫行敦離狐主簿行敦子懷一晉陽尉懷一子雍門湖城令雍門子長湜次澣字堅冰刑部侍郎次郎陽冰將作少監宣和書譜稱陽冰字少温述書賦注云陽冰趙郡人兄弟五人世系表只三人此疑誤皆負詞學工于小篆初師李斯嶧山碑後見仲尼吳季札墓誌便變化開闔如虎如龍李肇國史補云陽冰自言斯翁之後直至小生賈喜蔡邕不足言也墨池編云陽冰雅好書石嘗貽書李大夫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於明堂是日大唐石經志不克就金石錄謂陽冰在肅宗朝所書時年尚少故字畫差疎瘦至大歷以後諸碑皆暮年所篆筆法愈淳勁然則此碑書于乾元二年尚非暮年淳勁之筆矣陽冰嘗論書勢筆法所禁擬翰林禁經八卷見郡齋讀書志又推原筆法別其點畫著筆法論見宣和書譜因史無專傳故詳識之縉雲縣今隸浙江處州府縣治四面環山不立城郭廟在山巔與在城中無異石墨鐫華益未悉廟之所在也

金石萃編卷九十二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五十二

郭氏家廟碑

碑高一丈八寸廣五尺一寸三十行行五十八字正書今在西安府布政司署中

有唐故中大夫使持節壽州諸軍事壽州刺史上柱國贈太保郭公廟碑銘并序

御題額

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眞卿撰并書

昔申伯翰周降神於維嶽仲父匡齊演慶於筮淮而猶見美詩人騰芳史筋豈比夫神明積高之壤百二懸隔之都三峯發地而削成九派浮天而噴激炳靈毓粹弈葉生賢括宇宙而口和摠河山而蘊秀莫與京者其唯郭宗乎其先蓋出周之虢叔虢或爲郭因而氏焉代爲太原著姓漢有光祿大夫廣意生孟儒爲馮翊太守子孫始自太原家焉後轉徙于華山之下故一族今爲華州鄭縣人夫其築臺見師座子致養家承金穴之賚政有露冕之高或悊或謀或肅或乂皆海有珠而鳥有鳳也閥閱之盛其流益光隋有金州司倉諱履球府君懋其德輝不屑下位克己復禮州邦化焉篤生　唐涼州司法諱昶府君能世其業以伸其道遠近宗之不隕厥問生美原縣主簿贈兵部尚書諱通府君清識澈照博綜羣言始登王畿鬱有佳稱道悠運促靡及賚仕垂于後昆歿而見尊是生我諱敬之府君府君幼而好仁長有全德身長八尺二寸行中潔矩聲如洪鐘河目電照虬鬚蝟磔進退閑雅望之若神以仲由之政事兼翁歸之文武始自涪州錄事參軍轉瓜州司倉雍北府右果毅如游擊將軍申王府典軍金谷府折衝兼左衛長上原州別駕遷扶州刺史未上除左威衛左郎將兼監牧南使渭吉二州刺史侍中牛仙客韙君清節奏授綏州遷壽州累加中大夫策勳上柱國以天寶三載春正月十日遘疾終于京師常樂坊之私第春秋七十有八乾元元年春二月以公之寶麗開府儀同三司司徒兼中書令柱國汾陽郡王曰子儀有大勳于王室乃下　詔曰故中大夫壽州刺史郭敬之果君子之行毓達人之德才光文武政美中和生此大賢爲我良弼頃以孽胡稱亂黔首罹殃朕於是鬱興神武之師克掃攙搶之氣而子儀師彼勁卒赫然先驅口京洛如拾遺剪兇殘猶振槁功存社稷澤潤生人是用寵洽

哀榮義申存歿可贈太保於戲府君體含宏之素履秉
沖邈之高烈言必主於忠信行不違於直方清白爲吏
者之師死生敦交友之分端一之操不以夷險槩其懷
堅明之姿不以雪霜易其令用情不間於疎遠泛愛莫
邊於賤貧拳拳服膺終始靡二故所居則化所去見思
人到于今稱之斯不朽矣傳曰德盛必百代祀其有後
也宜哉恭惟令公　先皇之佐命臣也少而美秀
長而瓌偉姿性質直天然孝悌寬仁無比騎射絕倫所
莅以清白見稱居常以經濟自命弱冠以邦鄉之賦驟
膺將帥之舉四擢高第有聲　前朝三爲將軍兼守
大郡累典兵要必聞休績天寶末安祿山反于范陽令
公以節度使擁朔方之衆圍高秀巖于雲中破史思明
于嘉山　先帝之幸朔方赴　行在于靈武擊
同羅于河曲走崔乾祐于蒲坂　今上之爲元帥
也首副旄鉞會迴紇于扶風摧兇寇于汝水退餘孽于
陝服長駈河洛弼成　睿圖再造生靈克清天步乂
函夏之未乂安天下之不安一年之間區宇大定丕休
哉徒觀其元和降精間氣生德咸星辰而作輔應期運
以濟時忠於國而孝於家威可畏而儀可像盛德繄物
寬身厚下用人由己從善如流沉謀祕於鬼神精義貫
於天地推赤誠而許國冒白刃以率先霆擊於雲雷之
初鷹揚乎廟堂之上大凡二歷鼎司兩升都座四作元
帥九秊中書歷事　三聖而厥德維懋易相二十
而受遇益深蓋剋復上都者再戡定東京者一其餘麾
城擲邑得儁摧鋒亦非遽數之所周也信可謂王國虓
虎生人麾庥者歟非太保之邁種不孤則何以鍾美若
是況乎友于著睦嚮龍虎者十人貽厥有光紆青紫者
八士勳庸舉集今古莫儔昔奮号尊榮紅粟纔霑於萬
石惲家全盛朱輪不出于十人繇我觀之事不侔矣於
乎清廟之興所以仁祖考鴻伐之刻亦以垂子孫爰剏
製於舊居將永圖而觀德中唐有佃丕構克崇感霜露
而怵惕以增叙昭穆而敬恭斯在庶乎觀盥饗若既無
斁於永懷入室僾然必有覿乎其位哀榮既極情禮用
申仁人之所及遠哉孝子之事親終矣豈唯溫溫孔父
遠稱儳鼎之銘穆穆魯侯獨美龍旂之祀其詞曰
郭之皇祖肇允虢土逮于後昆實守左輔徙華陰兮其一
源長流光施于司倉涼州兵部克熾而昌載德深兮其二
篤生太保允□□道神之聽之永錫難老式如金兮其三
於穆令公汾陽啟封文經武緯訓徒陟空簡　帝心
兮其四舍一不二格于天地愷悌君子邦之攸懸貊德音

兮其五芝馥蘭芳羽儀公堂子子孫孫爲龍爲光鏘璨琳
兮其六乃立新廟肅雍允劭神保是聽孝思孔炤亶居歆
焉其七乃立高碑盛美奚敍日月有既徽猷永垂映來今
兮其八

廣德二秊歲次甲辰十一月甲午朔廿一日甲寅建

碑陰

其三十四行分三截書上截男中截孫下截會孫字數不等行書

男

昭武校尉守絳州萬泉府折衝都尉上柱國子琇
子儀武舉及第授左衛長上　改河南府城皋府別
將　又改同州興德府右果毅左金吾衛知隊仗長
上　又改汝州魯陽府折衝知右羽林軍長上　又
遷桂州都督府長史充當管經略副使　又改北庭
副都護充四鎮經略副使　又除左威衛中郎將
轉右司禦率兼安西副都護　改右威衛將軍同朔
方節度副使　改定遠城使本軍營田使　又加單
于副大都護東受降城使左廂兵馬使　又拜右金
吾衛將軍兼判單于副都護　又拜左武衛大將軍
兼安北副都護橫塞軍使本軍營田使　又兼充天
德軍使安北副都護　又兼豐州都督西受降城使
右廂兵馬使　改衛尉卿兼單于安北副大都護靈
州刺史攝御史中丞權充朔方節度關內支度營田
塩池押諸蕃部落副大使知節度事六城水運等使
又拜御史大夫餘並如故　又拜兵部尚書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兼單于安北副大都護靈州大都督
府長史節度等使餘如故　又特加銀青光祿大夫
又拜司空餘如故　又充副元帥餘如故　又拜
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武部尚書餘如故　又加
朔方管內採訪處置使　又加司徒封代國公食實
封一千戶餘如故　又兼中書令司徒兼靈州大都
督府長史單于鎮北副大都護朔方節度等諸使餘
並如故　又充東京畿及山南東道并河南等道諸
節度防禦兵馬元帥仍權知東京留守判留司尚書
省事餘如故　又兼邠寧鄜坊等兩道節度使　又
封汾陽郡王知朔方河中北庭潞儀澤沁等節度行
營兼興平定國等軍兵馬副元帥仍充本管觀察處
置使餘並如故　加實封五百戶　又加實封二百
戶　又充關內副元帥餘如故　又兼上都留守餘
如故　又兼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本道觀察處置
等使兼河中尹餘如故　又兼靈州大都督單于鎮

北大都護充朔方節度大使及關內支度營田塩池
押諸蕃部落等使六城水運使管內觀察處置使餘
如故　又拜太尉兼河西副元帥通和吐蕃等使餘
如故　又拜尚書令兼中書令餘如故
游擊將軍左武衛將軍上柱國子雲
朝議郎行延州都督府法曹參軍子瑛
朝議郎行衢州盈川縣尉子珪
銀青光祿大夫衛尉卿單于副都護振武軍使朔方
左廂兵馬使上柱國幼賢贈太子少保
正議大夫光祿少卿兼漢州別駕賜紫金魚袋上柱
國幼儒
銀青光祿大夫太府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幼明
銀青光祿大夫試鴻臚卿上柱國幼沖
孫
銀青光祿大夫試太常卿上柱國太原縣開國公曜
朝議郎守通州別駕騎都尉賜緋魚袋瞧
特進兼鴻臚卿贈開府荊州大都督上柱國昕
雲麾將軍守左武衛大將軍同正上柱國昕
特進試鴻臚卿兼御史大夫左散騎常侍上柱國太
原縣開國公晞

正議大夫試光祿卿贈開府太常卿清源縣開國思
昢
銀清光祿大夫行少府少監樂平縣開國男晤
宣德郎試太子中舍人賞緋魚袋昉
銀青光祿大夫試殿中監駙馬都尉廣陽縣開國男
暖尚　昇平公主
奉義郎試太常寺協律郎晉陽縣開國男晛
宣德郎試左衛率府兵曹參軍曉
銀青光祿大夫試祕書監太原縣開國男曙
宣德郎行京兆府參軍太原縣開國男晌
朝散大夫試祕書著作郎壽陽縣開國男映
朝請郎試太常寺協律郎暅
曾孫
通直郎行將作丞銳
朝請郎守太府少卿銑
朝請郎守國子監主簿鋒
碑在今陝西布政司御題額顏魯公撰并書敬之汾
陽忠武王父也夫以汾陽家廟得魯公手書千載而
下猶有生氣其文與書又非所論也但其碑在役人
雜遝之所雖巋然壁上而不無磨蝕之憂然以二公

之靈鬼神呵護有由來矣　碑陰具述汾陽兄弟子
孫始知汾陽兄弟九人皆列大位不止史所稱幼明
一人而已且汾陽封拜與史小異錄具左方碑正書
陰作行書不審亦出魯公否觀其筆力似非魯公不
能也　史稱子儀初授左衛長史累遷單于副都護
振遠軍使又以天德軍使兼九原太守又衛衛尉卿
靈武郡太守又加實戶七百頗與碑不合碑立于廣
德二年十一月子儀是時年六十八歲官止于尚書
令兼中書令故不及攝冢宰尊尚父等事但史言子
儀辭尚書令碑乃實書之且通鑑拜尚書令在十二
月此前一月書當是誤石墨鐫華
右郭敬之廟碑陰記汾陽初授左衛長上改官封拜
至尚書令兼中書令凡二十四考序次歷歷本傳初
授左衛長史而非長上或云累遷或云又兼多略而
不錄碑記實封二次止四百戶本傳則七百戶碑云
拜尚書令在廣德二年十一月而傳云辭尚書令在
十二月宜以碑爲信金石錄補
子從郭氏寵命錄抄當日碑有所未載者世次於後
汾陽有大勳於唐室宜其後之以熾而昌也旰子儀
次子晞子儀三子兵部尚書封趙國公曖子儀六子

卒贈尚書左僕射以女爲憲宗后穆宗太后復贈太
尉曙子儀七子先金吾大將軍率封沂國公昕子儀
姪幼明之子安西大都護四鎮節度使文子儀姪郭
太后叔父封鄭國公曜太子太傅謚曰孝郭太后穆
宗母憲宗后也爲曖尚代宗長女昇平長公主之女
追贈曾祖太保追封岐國公敬之贈太傅父曖爲太
尉母號國長公主爲高國太長公主釗曖之子工部
尚書劍南西川節度入爲太常卿檢校司徒郭太后
兄也鋌金吾大將軍卒贈尚書左僕射尚順宗長女
漢陽公主鋹太子詹事仲恭尚穆宗第四女金堂公
主銀青光祿大夫仲詞尚穆宗第六女饒陽公主釗
之第三子也銀青光祿大夫襲封太原郡公仲文殿
中少監以上抄寵命錄忠武王陪葬肅宗建陵陵內陪葬止王一人在
武將山與太宗九嵕山昭陵相連而稍西北何以無
墓碑或經後人埋沒未可知也郭氏子孫今尚盛住
居華下華州之東路旁有郭汾陽故里石碑此地山
川亦極秀麗集古錄有忠武王將左略碑云貞元十
二年陳翊撰翊之所書亦爲盛矣猶言得其六七蓋
其官至宰相者七人爲節度使者二十八人尚書丞
郎京尹者十人爲察使者五人據翊所得而書者實

六十人而顯名於世者蓋五十人雖喬琳周智光李懷光僕固懷恩等陷於禍敗然杜鴻漸黃裳李光弼光進之徒偉然名見於當時而垂稱於後世者亦爲不少豈惟得失相當而已哉雖汾陽功業士多喜附以成名然其亦自有以得之也其忠信之厚固出其天性至於處富貴保名德古人之所難者謀謨之際宜亦得其助也來齋金石刻考略

此碑書於代宗廣德二年十一月正與論坐書同時是時公年五十六正月除檢挍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朔方行營汾晉等六州宣慰使宰相元載與公不協恐公因使奏對必言其短尋罷前命但以公撿挍刑部尚書置之閒散故得從容翰墨而爲此碑常時以魯公自書告雍容朗暢不類魯公平生風格爲其晚歲極深到之作今觀此碑與自書告畧同而朗暢處更出自書告上直使人不復思自書告矣碑陰雖無魯公欵然決知亦是魯公書公既已大書其前誰敢更續貂其後故趙德甫金石錄斷然目爲魯公書書雖非公經意之作然即此尚可函蓋徐季海張少悌等數十輩豈直正碑爲足高出一切而已　太保卒於元宗天寶三載時令公甫從戎功名未盛後十餘年令公屢立奇勳再造王室至德二年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明年二月始有追贈太保之命又七年當代宗廣德二年令公始爲太保立廟當是時僕固懷恩引迴紇深入天子幸陝避狄令公方雪涕勤王刻無寧晷乃萬端拮据中猶能以其舊居爲父立廟忠孝之盛顛沛不忘於戲豈非人倫經紀也歟舊史書太保追封祁國公此碑不書恐是史誤　碑陰書令公歷官與新舊兩史皆同但史略而碑詳耳又史稱八子七壻皆爲朝廷重臣而不知令公兄弟九人亦皆貴也碑曰友于著睦嘗龍虎者十人言兄弟也兄弟止九而云十者舉成數也貽厥有光紆青紫者八士言子孫也令公子姪凡十五人而但云八碑以令公爲主故但言令公之子也　碑立于廣德二年故書令公歷官止於尚書令按史是年十一月帝以子儀爲尚書令子儀以太宗嘗爲此官屢表堅辭荅詔有無待禮成曲從德讓之語則已允其辭矣既允其辭不宜復書而碑陰有又拜尚書令之語此碑立於十一月當拜命之時詔允辭讓在其後歟　天以郭氏再造唐室靈粹之氣鍾於一門豈惟令公秉仁蹈義始終爲社稷純臣即其子孫無不世世忠孝自

古名臣往往無後獨令公子孫無復遺議史稱令公子八人壻七人皆朝廷重臣猶淺之乎知公者矣虛舟題跋

公名敬之漢光祿大夫廣意之後廣意世系表作廣智碑載子儀官爵甚詳大略與史傳合史稱振遠軍使即單于副都護九原太守即兼豐州都督也又通鑑稱是年十二月拜尚書令此碑建于十一月即稱尚書令者應是碑陰後書及之也傳稱武舉及第授左衛長史應依碑作長上碑載子儀兄弟七人孫十五人曾孫三人孫除子儀子八人外曄是子琇子昕煦暅幼明子昉曉幼賢子晛子瑛子曾孫銳是曜子銑是映子關中金石記

郭太保敬之乃汾陽王之父碑在今陝西布政司下庫相傳布政司即汾陽府第下庫即家廟舊基也碑雖漫漶然猶當在顏氏家廟上若碑陰則斷非魯公書趙子函之言不足信也鐵函齋書跋

碑列其上世云漢有光祿大夫廣意生孟儒爲馮翊太守又云隨有金州司倉履球府君舊唐書地理志金州隨西城郡武德元年改爲金州是隨不名金州而文亦遷就爲之也下文篤生唐涼州司法諱昶府君生美原縣主簿贈兵部尚書諱通府君今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廣意作廣智昶作隨涼州法曹亦非金州司倉而通作美原尉尤不言主簿碑在當世魯公自所書宜爲有據而表或誤也碑載敬之遷扶州刺史又渭吉二州刺史又授綏州遷壽州據表所書敬之吉渭壽綏憲五州刺史與碑歷官數亦合而其地獨不載扶州又別書一憲州攷元和郡縣志憲州無文新唐書地理志始有之其小注云憲州本樓煩監牧嵐州刺史領之貞元十五年別置監牧使龍紀元年李克用表置州舊唐書志作貞觀十五年楊鉢爲監牧使下又云龍紀元年特置憲州于樓煩監則憲州蓋起於唐末故元和志不載而當敬之時州尚未設何以云爲刺史由是言之知表亦誤也今碑所云扶州者當依以爲正授堂金石跋

碑陰正書無書人名氏載敬之子孫曾孫凡三世石墨鐫華跋此碑獨詳子儀歷官於本傳爲備子更以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校之表載子琇失其官勳今碑第一層首列男昭武校尉守絳州萬泉府折衝都尉上柱國即子琇也表載子雲左領軍將軍碑列游擊將軍左武衛將軍上柱國表載子瑛延州司法叅軍

碑列朝議郎行延州都督府法曹參軍表載子珪無
官勳碑列朝議郎行衛州盈川縣尉表載幼賢副都
護碑列銀青光祿大夫衛尉卿單于副都護振武軍
使朔方左廂兵馬使上柱國贈太子少保表載幼儒
成都少尹碑列正議大夫光祿少卿兼漢州別駕賜
紫金魚袋上柱國表載幼明少府監太原公碑列銀
青光祿大夫太府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表載幼
沖太子詹事碑列銀青光祿大夫試鴻臚卿上柱國
又表於子雲下載子暉幼沖下載幼謙而碑無之第
二層列諸孫首爲曜銀青光祿大夫試太常卿上柱
國太原縣開國公載表太子少保太原孝公次朝議
郎守通州別駕騎都尉賜緋魚袋曄表載曄無官勳
次特進兼鴻臚卿贈開府荊州大都督上柱國旰表
載鴻臚卿同正次雲麾將軍守左武衛大將軍同正
上柱國昕表載檢校左僕射積西節度次特進試鴻
臚卿兼御史大夫左散騎常侍上柱國太原縣開國
公晞表載工部尚書次正議太夫試光祿卿贈開府
太常卿清源縣開國男朏表載試鴻臚卿次銀青光
祿大夫行少府少監樂平縣開國男晤表載兵部郎
中次宣德郎試太子中舍人賞緋魚袋昉表載試太
子中舍次銀青光祿大夫試殿中監駙馬都尉廣陽
縣開國男曖尚昇平公主表載左散騎常侍駙馬都
尉次奉義郎試太常寺協律郎晉陽縣開國男晛表
亦載試協律郎晉陽男次宣德郎試左衛率府兵曹
參軍曉表亦載試左衛率府兵曹參軍次銀青光祿
大夫試秘書監太原縣開國男曙表載右金吾將軍
祁國公次宣德郎行京北府參軍太原縣開國男昫
表載鴻臚少卿次朝散大夫試秘書著作郎壽陽縣
開國男映表載右庶子壽陽尹次朝請郎試太常寺
協律郎暅表不列官勳第三層碑列曾孫僅三人通
直郎行將作丞銳朝請郎守太府少卿銑朝請郎守
國子監主簿名已殘剝表載銳嘉王府長史銑試太
常主簿凡此互爲詳略實足以佐証史表而壽陽尹
唐於縣官不稱尹表誤記也子琇子一人曄子英子
一人晛至如昉曉爲幼賢子昫暅爲幼明子昕爲子
雲子餘皆汾陽王子也（授堂金石跋）

按此碑今在陝西省城布政使司署下庫司署在
西安府城東鐘樓西陝西通志云相傳爲秦穆公
故府唐爲尚書省一爲于志寧郭汾陽宅鐵函齋
跋云司署即汾陽府第下庫即家廟舊基也然攷
之長安志尚書省在皇城承天門街之東面第四
橫街之北尚父汾陽郡王郭子儀宅在京城丹鳳
門街南親仁坊是尚書省與汾陽宅有皇城京城
之別不可謂尚書省即汾陽宅也至于志寧宅與
汾陽宅相連則長安志原云于宅在郭宅之西也
長安志于親仁坊載汾陽宅于大通坊載汾陽園
而總不云有郭氏家廟則宋氏略也家廟之制唐
書禮志云諸臣之享其親廟室服器之數視其品
開元十二年著令一品二品四廟三品三廟五品
二廟嫡士一廟庶人祭于寢天寶十載京官正員
四品清望及四品五品清官聽立廟勿限兼爵廟
制三品以上九架厦兩旁又三品以上有神主又
五品以上有几筵此皆唐時家廟之制也据此碑
乃汾陽爲其父立廟不在四廟之例而碑文亦專
叙其父太尉之事蹟及汾陽勳業文云剏製于舊
居永圖而觀德殆即親仁坊宅爲廟而以太尉爲
始祖也碑叙郭氏先世云虢或爲郭因而氏焉代
爲太原著姓漢有孟儒爲馮翊太守子孫家焉後
轉徙華山今爲華州鄭縣人宰相世系表郭氏武
王封虢叔于西虢後平王東遷奪虢叔地與鄭武
公楚莊王伐周責王滅虢於是求虢叔裔孫封于
陽曲號曰郭公虢謂之郭聲之轉也因以爲氏華
陰郭氏出自太原漢有郭亭亭曾孫廣智（魯公文集作廣德碑作廣意）廣智生孟儒子孫遂徙馮翊語與碑合而
較詳也下叙曾祖祖父皆稱諱而加府君二字與
他碑不同碑云履球官金州司倉表云金州司倉
參軍碑云昶涼州司法表云隋涼州法曹碑云諱
敬之府君不著其字表云敬之字敬之新唐書郭
子儀傳不叙其父舊傳則云父敬之歷綏渭桂壽
泗（表作吉渭壽綏憲碑作扶渭吉綏壽）五州刺史以子儀貴贈太保
追封祁國公（碑不書此封）皆碑與表傳之互異也稱子
儀爲公之寶允此二字乃賢嗣令子之別稱始見
于此其碑叙子儀戰功與史傳參校之傳詳而事
皆合傳云廣德二年十一月以子儀爲尚書令上
表懇辭答詔不允勅子儀於尚書省視事子儀復
上表詔荅曲從德讓遣內侍魚朝恩傳詔賜美人
盧氏等六人從者八人并車服帷帳牀奉珍玩之
具蓋家廟之作正在此時也子儀以建中二年薨
年八十五此時年六十八矣据傳所載似子儀之
得從容安居者僅此數月至明年爲永泰元年五

月以後遂有出鎮河中之命矣碑陰載諸孫官位不獨與表異且有與傳異者今以舊書子儀傳參校之如長子曜碑云銀青光祿大夫試太常卿上柱國太原縣開國公傳云累遷至太子賓客此下是定中時官新傳云至德初推子儀功授衛尉卿累進太子詹事太原郡公三子晞碑云特進試鴻臚卿兼御史大夫左散騎常侍上柱國太原縣開國公傳云初以戰功授左贊善大夫加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拜殿中丞廣德二年加御史中丞領朔方軍破蕃軍戰捷加御史大夫子儀固讓此下是永泰二年官新傳同六子曖碑云銀青光祿大夫試殿中監駙馬都尉廣陽縣開國男尚昇平公主傳但云年十餘歲尚代宗第四女昇平公主此下是大歷中事新傳云曖字曖以太常主簿尚昇平公主拜駙馬都尉試殿中監封清源縣侯曙碑云銀青光祿大夫試祕書監太原縣開國男傳但云代宗朝累歷司農卿此下是建中時事新傳同子儀弟幼明碑云銀青光祿大夫太府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傳但云以子儀勳業累歷大卿監此下是大歷時事幼明子昕碑云雲麾將軍守左武衛大將軍同正上柱國傳但云肅宗末爲四鎮留後此下是建中時事以上新傳同碑所載曾孫三人惟鋒見新史子儀傳銳銑俱不載而舊傳所有者曜男鋒新傳有鋒無鋒晤男鐇晞男鋼鈞曖子釗鏦銛新傳增長子壽皆碑所未書又以世系表校之敬之之子十一人碑所未書者子雲之弟子晴幼沖之弟幼謙孫二十六人碑僅書十五人曾孫三十一人碑僅書三人其書于碑者官位又多不同大抵傳載多在立碑以後不能盡合也長安志載家廟甚多而家廟之有碑獨始見於郭氏碑陰書歷官之詳亦未有如子儀者史傳所不能備也碑銘八章章各五句上四句各自用韻下一句則合八章之末句同一韻又銘詞之變格也

李光弼碑

碑連額高一丈三尺四寸廣五尺一寸一分四十行行八十二三字不等額題大唐太尉兼侍中臨淮武穆王贈太保李公神道碑二十字並行書在富平縣

唐故□□儀同三司□□□□□河南副元帥都督河南淮南淮西□南山南東道□節度行營事□□□□上柱國贈太保□□武穆王李公神道碑并序

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上柱國晉郡開國公顏眞卿撰全文詳宋板魯公文集

□中大夫前將作少監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少悌書

昔宗周之中興也時則有若方叔召虎□□□□□之業商威荊蠻東截淮浦以左右宣王詩人歌之列在風雅　我皇唐之反正也時則有若臨淮汾陽秉文武忠義之姿廓清河朔保人王室以翼戴三聖天下之人謂之李郭異代同德今古一時公諱光弼京兆萬年人也曾祖　皇左威衛大將軍幽州經畧軍副使府君諱令節祖鴻臚卿兼僭州刺史府君諱重英父雲麾將軍左領左羽林二軍大將軍朔方節度副使薊郡開國公贈幽州都督司空諱楷洛皆以英果沈勇累葉將邊憺威稜於幽碣公即薊□公之第四子也體混元之正性秉宏毅之高躅天子純嘏生知禮度謨謀炳邃默識沖深傑出經武之才鬱爲興王之佐故能東征北伐厭難康屯挺草昧不世之功允蒼生具瞻之望　社稷威寶公之謂歟初　天后萬歲中大將軍燕國公武楷固爲國大將威震北陲有女曰今韓國太夫人才淑冠族嘗鑒之曰爾後必生公侯之子因擇薊公配焉後果生公公年六歲嘗撫鹿而遊薊公視而誨之曰兒勿更爾公振手而起遂絕不爲童戲未冠以將門子工於騎射能讀左氏春秋兼該太史公班固之學開元中起家左衛左郎將歷豐夏二都督府長史尋遷別駕加朝散大夫丁父憂以毀聞終喪不入妻室太夫人高明整肅有慈有威公下氣怡聲承順而每竭其力雖己官達小不如意猶加譙讓之責故能濟其勳業天寶二年拜寧朔郡太守四載加左清道率兼安北都護仍充朔方行軍都虞候五載充王忠嗣河西節度兵馬使加游騎將軍守右領軍賜紫金魚袋仍充赤水軍使八月襲封薊郡開國公八載遷右金吾衛將軍充節度副使以破吐蕃及招討吐谷渾加雲麾將軍左武衛大將軍十一載拜單于副都護十三載爲安思順朔方節度兵馬使思順慕公信義請爲婚姻公辭不獲免遂託疾罷官西平王哥舒翰聞而韙之奏歸京師遂守道屏居杜絕人事十四載冬十一月安祿山反范陽天下驛騷　朝廷旰食聿求虓爛之將爰統鷹揚之師明年春正月起公爲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兼雲中郡太守攝御史中丞持節充河東節度支度營田副大使知節度事仍充大同軍使二月拜攝御史大夫魏郡太守充河北道採訪使俄除范陽郡大都督府長史充范陽節度使初公以朔方馬步八千人出土門其月既望收常山郡前是太守顏杲卿泉長史表履謙□祿山土門使季欽湊擒其心腹高邈□丁□□□□□

□□□□出救□□□履謙□史思明所□戰士□□
□□□泮池之上公□□□□□□□□□□□□
□以祭之分遣恤其家屬城中莫不感激一心史思明
正圍饒陽馳來拒戰公屢摧陷之　詔拜公兼御
史大夫　命尚書令汾陽王郭公子儀悉朔方之衆與
公合勢□收趙郡又敗之于沙河夏六月戰于嘉山大
敗之斬獲萬計思明露髮跣足奔于博陵窮蹙無計歸
節於祿山祿山大恐逆徒幾潰屬潼關不守　肅
宗理兵于靈武盡追朔方之師加公太原尹公以麾下
及景城河間之卒數千人至秋八月拜戶部尚書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史思明既有河北之地與蔡希德悉衆
來攻累月不尅而退公自賊逼城於東南角張帳次居
止竟不省視妻子每過府門未嘗回顧是後決遣事務
信宿方歸至德二年拜司徒冬十二月十五日
肅宗既還京師策勳換司空兼兵部尚書封鄭國公食
實封八百戶公弟光進亦以懋功同　制封拜乾
元元年八月拜侍中其年冬十月與九節度圍安慶緒
於相州明年春三月史思明至滏陽屢絕我糧道衆咸
請公簡精銳以擊之交鋒竟日思明奔北于百里之外
公反旆而歸烟塵亘天諸將皆以爲賊軍大至遂南渡
黃河公至則無見矣迺歸于太原是年夏五月除范陽
節度使尋代汾陽王爲朔方節度使秋八月充天下兵
馬副元帥以數千騎東巡追兵馬使張用濟會于汜水
用濟獨來上謁公數其罪而斬之因追都知兵馬使御
史大夫僕固懷恩懷恩中夜馳赴魚貫而前再宿遄至
秋毫不犯公趣河而東及渭州聞史思明已過河遂迎
強旅以至東京移牒留守及官吏等悉皆□避公獨與
麾下趣河陽橋城賊先鋒已下倒愁坂公至石橋命秉
燭徐行一夜方達賊望之不敢近思明來至城下請見
公公於城上謂之曰我三代無葬地一身必以死國家
之患爾爲逆虜我爲王臣義不兩全我若不死于汝手
汝必死於我手將士聞之無不激勵相持凡八月思明
暴露不敢入東京乾元二年冬十月甲申賊將周智悉
河北之衆萃于河陽城北思明以河南之衆頓于河陽
南城之南南北夾攻表裏受敵公設奇分銳襲其虛而
大破贄軍臨陣擒其大將徐□□殺獲略盡贄僅以身
免收軍資器械不可勝數思明心悸氣索烟火不舉者
三日官軍大振初公以爲戰者危事勝負難必每臨陣
嘗貯伏矣於靴中義不受□至□登城西向拜辭因歔
欷不自勝三軍見之無不淚下三年春正月□太□兼

中書令□□□□上元□□□月攻拔懷州擒其僞節
度安太清二年春二月統僕固懷恩自河陽趨河清與
思明合戰于邙山屬風雨晦冥王師不利公收合餘軍
屯于垣縣遂引過請罪懇讓太尉　肅宗不能違
之二月拜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兼河中尹節度使夏
五月十有一日復拜太尉兼侍中充河南副元帥都知
河南淮南淮西山南東荊南五道節度行營事出鎮臨
淮時史朝義乘邙山之捷圍逼申安等一十三州自領
精騎圍李岑於宋州公之將吏皆兇懼議南保揚州公
謂之曰臨淮城池卑陋不堪鎮遏不如徑赴彭城俟其
東寇躡而追之賊可擒也遂趣徐州因杳田神功宴慰
與同寢宿以宋州之難告祖道郊外俾先飲以寵之分
麾下隸於其將喬岫仍命兵馬使郝庭玉與岫掎角而
擊之賊遂一戰而走使來告捷公已屈指俟報俄而吉
語至焉　今上登極實應元年夏五月進封臨淮
郡王廣德元年秋七月加實封三百戶通前後凡二千
戶賜鐵券名藏　太廟仍圖畫於凌烟閣冬十一月
上在陝州以公兼東都留守□　制書未
下久之□□□□□□□□□□□□□□□□使□
□□□□廣德二年秋七月五日己亥薨于徐州之宮
舍初將吏等問以後事公曰吾久在軍中不得就養今
爲不孝子矣夫復何言因取己封布絹各三千匹錢三
千貫幣麥以分遺將士衆皆感痛不自勝及公云亡遂
以其布爲公製服庚申哀問至上都　上痛悼之
輟朝三日太夫人一慟而絕終夕方蘇　上使開
府魚朝恩就宅敦喻京兆尹第五琦監護喪事九月己
未追贈太保十一月□□太常議行謚曰武穆夫人薛
國夫人太原王氏衆長子太僕卿義忠並先公而逝次
曰太府少卿太僕卿象殿中丞彙等皆保家克荷備聞
詩禮無忝燕翼過庭之訓冬十一月廿七日庚申泣而
咨于王母虔窆公于富平縣先塋之東禮也於戲公以
吉甫文武之姿兼樊仲將明之德王國多難羣胡搆紛
藉朔方偏師之旅入井陘不測之地思明挫銳於恒定
祿山絕望於江淮守太原而地道設奇保河陽而雲梯
罔冀破周贊於溫沇擒太清於覃懷走史朝義叛渙之
衆於梁宋救僕固瑒已危之軍於瀛莫皆意出事外虜
墜計中□□□□□□□□家無贅旒之患此皆公之
力也公兄遵宜遵行仕至將軍臬弟光奢並不幸早世
次曰光顏特進鴻臚卿皆有將畧見稱時輩季曰光進
□□□□□□太子太保兼御史大夫渭北節度使涼

國公清識表微沈謀絕衆剛亦不吐柔而能茹與公茹
時仗鉞分閫□□夌霄翼聖既有戴天之功華原統師
獨聞禁暴之德□□會同□至□□□□□□□
□□□□□泰階之上歸聯綵服頌雙節於高堂之
□□□□□□何居□于□□□□州□□□□
□北齊拔□□□□□□□州亦宣力於西魏咸稱義
烈各懋勳庸而□□□□□隅臨陬比之我族事則不
侔眞卿昔守平原□□□□□緊公蒞止獲保餘生東帶
興居空懇北平之禮操□□擬敢墜中郎之辭銘曰興
羯胡猖狂假擾皇綱降生臨淮佐我
王維此臨淮萬夫之望變初發迹罔或弗臧出入忠孝
人倫激昂其心鐵石其行圭璋天寶末造河朔僭擾
天子命公經營朔方沙河嘉山我伐用張思明歸
節祿山霍憚潼關勿□醜虜其亡肅宗有命大
鹵于襄應變如神兇徒離尤介珪入覲台座用光俾公
東征北國是皇長圍鄴下望入河陽擒斬渠魁霆擊龍
驤淮濆鎭定徐土翺翔服田蠖屈料瑒鷹揚不有神算
疇戢暴強弟兄同時秉鉞煌煌方期凱旋雙映旂常晨
遽法座夕慶高堂如何不辰慭此百祥素韛反葬白驥
騎箱簫鼓悲鳴羽儀分行萬乘致祭于官送喪生榮死
哀身殁名揚滑水川上壇山路旁唯餘豐碑實兀述闡
往來必拜萬古沾裳

關西道耀州富平縣李光弼墓在縣西四十里顏魯
公爲碑太平寰宇記
張少悌書在當時不大知名而此碑殊勁拔清圓深
得右軍行草遺意惜殘缺不完且于李公中興偉略
不得一一證之唐史耳石墨鐫華
右李光弼碑顏眞卿撰張少悌書按史光弼營州柳
城人父楷洛爲契丹酋長武后時入朝而碑云京兆
萬年人父楷洛薊郡開國公未嘗言契丹酋長也地
理志柳城郡于萬歲通天元年爲契丹所陷開元五
年還治大都督府楷洛于武后時人朝柳城陷未久
不應即爲酋長既陷後又安得入朝也或以入朝後
附籍京兆而酋長之說魯公爲臨淮諱故并其舊籍
而逸之耶史云楷洛贈營州都督謚忠烈碑云贈幽
州都督而無謚又云兄遵直遵沂弟光玹光彦光進
子義忠彙而史但稱光進與彙詳貴也夫臨淮雖與
汾陽齊名戰功尤爲中興第一如斬侍御史崔衆賞
郝廷玉之裨將援矛者壁野水度還軍以避李日越
之劫其胆識出諸將上碑皆略之顏公筆弱不能如
司馬子長韓彭諸將傳使千載下鬚眉如見也金石後錄
按此碑間段缺泐賴顏魯公集刻此文可以校補
碑無立石年月文云廣德□年□七月五日己亥
薨而年上泐一字顏集作二年据通鑑目錄是年
七月丙申朔則己亥是四日非五日然推其前五
月爲丁酉朔若五月小盡則六月爲丙寅朔再小
盡七月爲乙未朔五日正是己亥與碑合或通鑑
有誤文也則碑當立于廣德二年與魯公集合矣
新唐書稱光弼營州柳城人碑作京兆萬年人宰
相世系表云柳城李氏本奚族不知何氏至寶臣
爲張鎖高養子冒姓張氏後賜姓李氏表末云李
氏三公七人三師二人柳城李氏有光弼而子表
內不書光弼名且碑所載曾祖令節祖重英父楷
洛皆不在表內所未詳也光弼傳不載曾祖祖惟
云父楷洛本契丹酋長武后時入朝累官左羽林
大將軍封薊郡公吐番寇清源楷洛率精兵擊走
之初行謂人曰賊平吾不歸矣師還卒于軍贈營
州都督謚曰忠烈所載官謚與碑不同然楷洛自
契丹入朝則居萬年者即自光弼始矣傳所叙光
弼事蹟大較與碑同其不同者碑云朔方馬步八
千人出土門傳作五千人碑云以數千騎東巡追
兵馬使張用濟傳云以河東騎五百馳東都碑云
賊將周智傳作周摯碑云嘗貯伏突于靴中傳云
納刀于靴有伏突之名未有所破碑云圍逼中
安等一十三州傳作申光唐書地理志中州義陽
郡安州安陸郡光州弋陽郡同屬淮南道不能定
其孰是也又傳云浙東賊袁晁反台州建元寶勝通鑑與此同宋庠紀元通譜作昇國
以建丑月爲正月殘剽州縣光
弼遣麾下破其衆于衢州廣德元年遂禽晁浙東
平詔增實封戶二千與一子三品階碑但書增戶
二千餘俱不載又傳云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
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及帝幸陝猶倚以爲重數
存問其母以解嫌疑帝還長安因拜東都留守察
其去就光弼以久須詔書不至歸徐州收租賦爲
辭帝令郭子儀自河中輦其母還京二年光弼疾
篤此事碑多泐文魯公刻集又多漫漶賴傳得其
詳也碑不書薨年若干傳云五十七碑稱長子太
僕卿義忠先逝次太府少卿太僕卿彖殿中丞
彙等皆保家克荷傳惟載彙有志操廉介自將從
賈耽爲裨將奏兼御史大夫此下是元和年事不云其官

殿中丞也碑云公兄遵宜遵行弟光允皆早世次
日光顏特進鴻臚卿季光進亦以懋功同制封拜
光進附見光弼傳云字太應初爲房琯裨將將北
軍戰陳濤斜兵敗奔行在肅宗宥之代宗即位拜
檢校太子太保封涼國公吐蕃大寇至使橋郭子
儀爲副元帥光進及郭英乂佐之此下是王德以後事傳載
光進官與碑同而碑有兼御史大夫渭北節度使
傳所無也碑云天后萬歲中大將軍燕國公武懷
固爲國大將威震北陲有女曰令韓國太夫人才
淑冠族嘗墜之日爾後必生公侯之子因擇薊公
配焉後果生公是光弼之母武氏也傳則云母李
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是以其母爲
李氏矣疑子爲李氏不應母與同姓史誤顯然碑
云葬公于富平縣先塋之東是其先塋在富平也
傳則云死葬長安南原皆碑傳之互異者碑云眞
卿其守平原縣公蒞止護保餘生以唐書顏眞卿
傳證之眞卿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反眞卿慕勇
士得萬人祿山遣其將李欽湊高邈何千年等守
土門眞卿從父兄常山太守杲卿與長史袁履謙
謀殺湊邈千年送京師土門既開十七郡同日
歸順共推眞卿爲帥即碑所云公以朔方馬步八
千人出土門云云語皆合也

金石萃編卷九十二終

金石萃編卷九十三

賜進士出身 諸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五十三

顏魯公與郭僕射書

石橫廣四尺六分高三尺二分兩截書上截三十二行旁添一行下截三十一行每行字數不計草書在西安府學

十一月 日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眞卿謹奉書于右僕射定襄郡王郭公閣下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是之謂不朽抑又聞之端揆者百寮之師長諸侯王者人臣之極地今僕射挺不朽之功業當人臣之極地豈不以才爲世出功冠時挫思明跋扈之師坑迴紇無厭之請故得身晝凌煙之閣名藏太室之廷吁足畏也然美則美矣然而終之始難故曰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可不儆懼乎昔曰爾惟弗矜天下莫與汝爭功爾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能以齊桓公之盛業岸言勤王則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晚節末路之難也從古至今衆我高祖太宗已來未有行此而不理廢此而不亂者也前者菩提寺行香僕射指麾宰相與兩省臺省已下常參官並爲一行坐魚開府及僕射率諸軍將爲一行坐若一時從權亦猶未可何況積習更行之乎一昨以郭令公父子之軍破大羊皮逆之衆衆情欣喜恨不頂而戴之是用有興道之會僕射又不悟前失徑率意而指麾不顧班秩之高下不論文武之左右苟以取悅軍容爲心曾不顧百寮之側目亦何異清晝攫金之士哉甚非謂也君子愛人以禮不聞妬息僕射得不深念之乎眞卿竊聞軍容之爲人清修梵行深入佛海況乎收東京有殄賊之業守陝城有戴天之功朝野之人所共賞仰豈獨有分于僕射哉加以利衰塗割恬然於心固不以十毀加怒一敬加喜尚何半席之座咫尺之地能汨其志哉且鄉里上齒宗廟上爵朝廷上位皆有等威以明長幼故得彝倫叙而天下和平也且上自宰相御史大夫兩省五品以上供奉官自爲一行十二衛大將軍次之三師三公令僕少師保傅尚書左右丞侍郎自爲一行九卿二監對之從古以然未嘗參錯至如節度軍將各有本班卿監有卿監之班將軍有將軍之位縱是開府特進並是勳官用舊即有高軍會諫合依倫叙豈可裂冠毀冕晃反易彝倫貴者爲卑所凌尊者爲幾所偪一至於此振古未聞如魚軍容階雖開府官

即監門將軍朝廷列位自有次叙但以功績既高恩澤
昊二出入王命衆人不敢爲比不可令居本位須別示
有尊崇只可於宰相師保座南横安一位如御史臺衆
尊知雜事御史別置一榻使百寮共得瞻仰不亦可乎
聖皇時開府高力士承恩宣傳亦只如此横座亦不聞
別有禮數亦何必令他失位如李輔國倚承恩澤徑居
左右僕射及三公之上令天下疑怪乎古人云益者三
友損者三友願僕射與軍容爲直諒之友不願僕射爲
軍容佞柔之友
又一昨裴僕射誤欲令左右丞勾當尚書當時輙有訓
對僕射恃責張目見尤介衆之中不欲顯過今者興道
之會還爾遂非再獨八座尚書欲令便向下座州縣軍
城之禮亦恐未然朝廷公讌之宜不應若此令既若此
僕射意只應以爲尚書之與僕射若州佐之與縣令乎
若以尚書同於縣令則僕射見尚書令得如上佐事刺
史乎益不然矣今既三廳齊列足明不同刺史且尚書
令與僕射同是二品只挍上下之階六曹尚書並正三
品又非隔品致敬之類尚書之事僕射聽數未敢有失
僕射之顧尚書何乃欲同卑吏又據宋書百官志八座
同是第三品隋及國家始升別作二品高自標致誠別
尊崇向下擠排無乃傷甚況再於公堂獨咄常伯當爲
令公初到不欲紛披倔俛就命亦非理屈朝廷紀綱須
共存立過爾隳壞亦恐及身　明天子忽震電含怒責
斁彝倫之人則僕射將何口以對
昨日長安安師文出所藏顏公與定襄郡王書草數
紙比公他書尤爲奇特信手自書動有姿態乃知瓦
注賢子黃金雖公猶未免也東坡集
魯公與郭令公書論魚軍容坐席凡七紙而長安安
氏兄弟異財時以前四紙作一分後三紙及乞鹿脯
帖作一分以故人間但傳至不願與軍容爲佞柔之
友而止元祐中余在京師始從安師文借得後三紙
遂合爲一此書雖奇特猶不及祭濠州刺史文之妙
蓋一紙半書而眞行草法皆備也黃文憲公集
右唐顏魯公與郭僕射書僕射郭英乂也魯公於座
位高下小有失當猶力爭如此使之立朝其肯遂君
之惡乎金石錄
魚朝恩擠郭令公折元載搖相里造侵王縉一時權
燄熏灼若此魯公秉義以奪其驕至今幾五百年尚
凜凜有生意猗其偉與但其間稱譽朝恩尚數十言
大半於行間增入豈猶未免於危行言孫邪魏了翁鶴山集

魯公作字多擘窠大書端勁而秀偉黃魯直云此所
期無不欲高照千載者此帖草略匆匆前所未見開
軸未暇熟視已覺粲然忠義之氣横溢而點畫所至
處便自奇勁公嘗謂盧杞曰朝廷法度豈更堪公破
壞也于此又曰朝廷綱紀須共存立凜然想見其爲
人蓋公所遭之時如此而所守之道不得不然故倉
卒未敢忘國之綱紀也余私有感于中者因記于此
石門文字禪
坐位帖眞蹟在京兆安氏家嘗刻以傳世吳中復守
永興謂安氏石未盡筆法因再模刻此二本余家咸
有之安氏子孫分析坐位帖乃剖爲二此帖至行香
寺僕射指後不復有蓋長安石刻本卓頭高指後別
爲一行遂由是平分爲兩是安氏兄弟不學之謬東
坡見安師文時帖尚全嘗手搨數十本余得坡公搨
本於東平王氏無纖豪失眞旁用眉陽蘇氏及趙郡
蘇軾印記米襄陽年少嘗臨之邵伯温亦云安氏析
後不復見全本此卷筆法絕類米老遂定爲米老所
臨無疑袁桷清容居士集
西安府學顏魯公座位帖得之按察使李俊此帖與
北京本字行微有不同處字亦稍剝不若北京本之
精好也北京本云初止二石永樂十一年民家發地
又得二石始爲完物然予所得於洪常秀才者亦四
幅但視此則首缺六行尾缺八行不知其如何也菜竹堂稿
按元章待訪錄是楮紙用先豐縣先天廣德中牒起
草禿筆今此石刻中禿筆宛然都元敬寓意編謂馬
主事抑之家藏有米臨此帖內有元時袁文清桷跋
謂京兆安氏嘗刻以傳世吳中復守永興以安氏石
未盡筆法因再摹京兆永興皆陝中地名今石在陝
中豈即安氏原石耶抑永興重摹者耶又謂安氏分
析時剖此帖爲二至僕射指下遂平分爲兩以石刻
較之正居其半今此帖共六十九行僕射指處止十
九行正得四分之一多二行豈馬所藏本又止半幅
耶元章書史又謂內小行是於行間添注不盡又於
行下空紙邊横寫與刻本不同若是米臨本亦當作
横寫乃是何袁跋未見言及此帖首十餘行尚覺屈
疆未舒至僕射指以下乃始活潑飛動至皆有等威
後又更渾化入妙結末數行筆已倦意已懈而餘興
淋漓更出屋漏雨蹟殆若所云懷素自言初不知者
若分得後半當是獲膏腴產矣袁跋又云嘗得坡翁

搨本無毫髮失眞蘇公見安師文帖時帖尙全嘗手搨數本書遂大進蘇本久不聞應已湮沒馬氏藏米本不遠今尙能存否內尊者爲賊所偪當是賤所偪又別置一榻下重使字想皆係原稿誤古人書皆手寫其正本奈何反不傳書畫跋跋

末沈括夢溪筆談曰都堂及寺觀百官會集坐次多出臨時唐以前故事皆不可考惟顏魯公與左僕射定襄郡王郭英乂書云宰相御史大夫兩省五品供奉官自爲一行十二衛大將軍次之三師三公令僕少師保傅尙書左右丞侍郎自爲一行九卿三監對之從古以來未嘗參錯此亦畧見當時故事金石文字記

此魯公與郭英乂書英乂爲尙書右僕射封定襄郡王驕蹇泰侈陰事元載魚朝恩以固其權時郭子儀大破吐蕃於長安朝臣德之爲興道之會英乂擠八座尙書坐朝恩下公移書糾正之年譜以此書在代宗廣德二年按行狀公以肅宗寶應元年加上柱國廣德元年加金紫光祿大夫是年十月吐蕃寇長安上幸陝州子儀擊却之十二月上還京師以魚朝恩爲天下觀軍容使二年正月以公檢校刑部尙書三月進封魯郡開國公觀公自署銜及稱朝恩爲軍容者與年譜正合則知此書正當在廣德二年十一月蓋明年夏劒南節度使嚴武死英乂往代之卽不復在京矣顧甯人金石文字記不知其年列此書于大歷之後蓋未深考耳　按米氏書史爭坐帖是唐畿縣獄狀碓熟紙起草內小字是於行間添注不盡又與行下空紙邊橫寫與刻本不同石刻麄存梗槩耳又袁淸容集爭坐眞蹟京兆安師文嘗刻以傳世吳中復再模刻今此二本世未之見所見惟關中刻耳如米氏吉行列已非麄存梗槩不知眞蹟妙處何如使人神往又不知安氏吳氏所刻比今關中本又何如或曰今關中本卽安氏所刻亦未知其是否也竹雲題跋

書稱英乂挫思明跋扈之師抗回紇無厭之請按新史史思明陷洛陽謀掠陳蔡詔英乂統淮南節度兵賊叩陝虢又改陝西節度使而不言其破思明之功及英乂留守都史稱其無東撿御才縱麾下與回紇兵大掠都城並無抗扼回紇之語皆與此書不合當由失書或稱公作書時不免稍有假借爲孔子危行言遜之義公於名義所關執論侃侃略不假借豈肯遽於英乂妄推其功如此定是史者失之耳　三稿

祭姪爲先告伯父次之論坐最後祭姪告伯皆在乾元元年公以三月刺蒲州故九月祭姪稱蒲州刺史十月改刺饒州故告伯父稱饒州刺史後七年當代宗廣德二年公乃與定襄有論坐書三稿皆公奇絕之作祭姪奇古豪宕告伯父淵潤從容至論坐則兼有祭姪告伯兩稿之奇情緒不同書隨以異所以直入神品足爲蘭亭後勁也虛舟題跋

舊唐書代宗紀廣德二年十一月丁未郭子儀自涇陽入覲詔宰相百僚迎之於開遠門上御安福寺待之此帖所稱興道之會正在其時魯公年譜系之廣德二年信矣此書前一段言魚朝恩階雖開府官止監門將軍以班列言之應序於十二衛大將軍之次卽欲別示尊崇只可於宰相師保座南嶺安一位如御史臺知雜御史之例不當列于僕射之上後一段言僕射是二品六曹尙書並三品非隔品致敬之類不當擠排尙書使在下座所云裴僕射者左僕射裴冕也尊者爲賊所偪賤誤作賊唐會要尙書左右僕射自武德至長安四年以前並是正宰相豆盧欽望拜左僕射不言同中書門下三品不敢參議省事數日始加知軍國重事至景雲二年韋安石徐左僕射東都留守不帶同三品自後空除僕射不是宰相遂爲故事英乂除僕射時已非宰相然官品最高在侍中中書令之上過此則爲三公三師非尋常人臣之職故稱百寮之師長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爭坐位帖自宋以來摹刻者有七種一曰京兆安氏刻本長安安師文見東坡集一曰吳中復重刻本中復守永興再摹刻見淸容集一曰米襄陽臨本見寶章待訪錄一曰北京本見棠竹堂稿一曰戲鴻堂本見畫禪室隨筆一曰嘉善魏氏本卽半村錢旃摹本嘉善魏學濂正之學濂字子一號內齋忠節公大中子明亡殉難著內齋集十卷日知錄五卷蓋帖爲錢氏手摹魏氏校正而觀妙齋金石考畧定以爲魏氏摹刻一曰關中本見竹雲題跋今在西安府學碑林者卽關中本也

昶藏本南宋時榻　國初爲無錫錢陸燦湘靈所藏字畫端勁湘靈嘗書其生年申子並科分事實于下則其寶貴可知矣帖中塗抹添注處如謹寓書改爲謹奉書不其盛矣改吁足畏也然美則美矣宰相一行坐添注與兩省臺省已下常參官等字文武之左右添注不論二字苟以悅軍容爲心苟以下添取字竊見聞姑息添注甚非謂也君子愛人以禮不等字深入佛海字添注況乎收東京至豈獨有分于僕射哉等字西省官自爲一行丙

省下添注五品以上供奉六字十二三師三公十二下添注衛大將軍次之六字未嘗參錯下添注至如軍將至振古未聞等字不亦可乎下添注聖皇時至亦不聞別有禮數等字蓋不然矣下添注今既三驅齊列足明不同刺史等字此外尚有數處零星添注不計可見魯公當時雖信筆直書之中仍委曲詳盡非率意爲之也文云奉書于右僕射定襄郡王郭公新唐書郭知運傳知運次子英乂舊傳作知運季子字元武代宗卽位雍王率諸將討賊洛陽留英乂殿于陝東都平權知留守以功實封三百戶舊傳作二百戶召拜尚書右僕射封定襄郡王文云魚開府及僕射率諸軍將爲一行魚朝恩傳云朝恩洛陽平徙屯汴州加開府儀同三司攷云郭令公以父子之軍破犬羊兇逆之衆郭子儀傳云子儀次子晞復兩京戰最力吐蕃回紇入寇擊破之文云苟以取悅軍容爲心軍容之爲人淸修梵行深入佛海魚朝恩傳九節度圍賊相州以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而不言其修梵行殆由當時宮禁尙沿崇佛之舊習朝恩亦嘗奉之而史家所宜從略耳文云收東京有殄賊之業守陝城有戴天之功朝恩傳云史思明攻洛陽朝恩以神策兵屯陝洛陽陷思明長驅至硤石肅宗詔銳兵十萬循渭而東以濟師朝恩按兵陝東使神策將衛伯玉與賊將康文景等戰敗之洛陽卽此事也攷之史傳多與此帖語合傳稱郭英乂陰事宰相元載以久其權而眞卿又不爲元載所容論事坐以誹謗不久卽有硤州別駕之貶然則英乂得此書其以眞卿之之言爲是與否史無明文皆不可知而既爲陰事元載之人則眞卿之被貶未始非英乂陰爲之譖已

白道生碑

碑高七尺一寸廣三尺九寸七分二十一行行四十字正書篆額在正定府

大唐故左武衛大將軍贈太子賓客白公神道碑銘并序

朝議郎行尚書禮部員外郎翰林學士賜緋魚袋于益奉　勅撰

□議大夫行將作□□翰林待　詔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摯宗奉　勅書并篆額

淳維之地上戴斗極其氣勁悍其人□□間生將才□我王略其有革去故俗鼎新華□建功惟忠戡難以武常祉戈革每襟邊陲胙土連華□代襲祉啓迪後嗣光昭前人可得而言也公諱道生其先呼韓之宗谷蠡之釃代居南部□入中原漢典論封特命弓高之秩周臣赴會爰書潞子之班祖廣琛雲麾將軍左羽林大將軍心膂北軍爪牙中壘□道□肅期門有嚴父崇禮忠武將軍左金吾衛翊府中郎將職副緹騎名雄鶡冠警於誰何勤以夙夜公誕自□□□于干戈太公之苻如已神授孫子之要動皆暗合心傾奉國膽略禦邊鎭在疆場統其蕃部尋爲寧朔州刺史兼部落主恩附獷俗威除寇攘軍門罷局虜騎遠遁開元中□安郡□韋以宗室之賢受登壇之寄每有討伐命公先鋒寇必能嘗險不避難馘黠虜之首繫林胡之俘仍援河湟大破戎醜數實過當讓功居多一自捍邊卅餘載終于左衛大將軍春秋六十夫積善疇慶嗣績不忘辛□繼封耿門多將求之於代公實有焉其子朔方先鋒使同節度副使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子賓客左武衛大將軍上柱國□□郡□□□勇乃絕倫忠而□力九伐之際常爲戰鋒勞旋策勳議績當最□□□□□□□　皇上龍乃茂功義崇追遠　恩光照於幽穸厚澤降于重泉贈公太子賓客夫人康氏爲□國太夫人喪事官供有加常等以永泰元年三月廿四日遷窆于萬年縣鳳栖原禮也□冠同列千車會送更刊貞石式建豐碑同武庫之閒樵蘇永禁比祁連之象丘隴長存銘曰

地在元朔代生良將名重關西氣雄塞上繼秉金鉞遞居玉帳戰必爲鋒居常保障粵有令子時高茂勳援戈揮日仗劍決雲東平冠孽西掃狄氛志由忠立名以勇聞刻茲貞石以表孤墳

永泰元年歲次乙巳三月壬辰朔廿四日甲寅建

清河張渾　魯國栗光刻字

道生系出突厥爲寧朔州刺史終于左衛大將軍以子元光貴贈太子賓客史但云寧朔州刺史而已碑題左武衛大將軍而文稱左衛大將軍殊不可解碑始著于京兆金石錄歐趙諸家俱未載予於京師琉璃廠市上購得之文尙完好無大漫漶而書法亦道整可喜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道生南陽郡王元光之父官終左衛大將軍追贈太子賓客夫人康氏爲趙國太夫人唐書元光傳以爲終寧朔州刺史者非也關中金石記

按此碑撰書篆額皆奉勅撰者于益結銜云朝議郎行尚書禮部員外郎翰林學士新唐書于志寧傳志寧曾孫休烈休烈二子益肅及休烈時相繼

爲翰林學士益天寶初進士第不云其官禮部員
外也傳又稱天子嘉休烈父子著儒行休烈妻韋
卒詔贈國夫人史不詳何國葬給鹵部鼓吹是益以儒
行著也宰相世系表載益官終諫議大夫書碑篆
額者摯宗兩唐書無傳書譜亦不列其名攷摯姓
風俗通云摯疇古諸侯國也通志氏族畧或言帝
嚳子摯之後周有摯荒漢有摯綱又後漢有摯恂
晉有摯虞皆最著者宗殆其裔歟碑云公諱道生
其先呼韓之宗谷蠡之允代居南部□人中原呼
韓邪本匈奴單于見漢書匈奴置左右賢王左右
谷蠡見史記則道生係突厥之族帳與白氏爲黃
帝之後出南陽望者不同系也祖廣琛父崇禮世
居右職史皆無傳新唐書道生亦無專傳附見李
光弼傳後白元光傳元光即道生之子也字元光
其先突厥人父道生歷寧朔州刺史而不詳道生
之事蹟碑云開元中□安郡□□以宗室之賢受
登壇之寄每有討伐命公先鋒云云文中泐字以
元宗紀及太宗諸子傳證之乃信安郡王禕也紀
云開元十八年五月己酉奚契丹附于突厥二十
年正月乙卯信安郡王禕爲河東河北道行軍副
元帥以伐奚契丹三月己巳信安郡王禕及奚契
丹戰于薊州敗之傳稱太宗子鬱林王恪恪子琨
進封吳王琨子禕中宗時封嗣江王以繼囂後開
元時亦以傍繼徙信安郡王累遷禮部尚書朔方
節度使契丹可突于叛詔拜忠王爲河北道行軍
元帥討之勅禕以副忠王不行禕率裴耀卿諸將
分道出范陽北擊二蕃破之即碑所載宗室登壇
之事也碑云其子朔方先鋒使同節度副使開府
儀同三司試太子賓客左武衛大將下闕此叙道生
子元光之官也傳稱元光初隸寧朔本軍補節度
先鋒安祿山反詔徙朔方兵東討元光領所部結
義營長驅從光弼出土門累遷太子詹事封南陽
郡王爲兩都遊奕使長安平轉衛尉卿兼朔方先
鋒史思明攻河陽光弼召主騎軍其後歷靈武留
後定遠城使此元光歷官可以補碑之闕也碑云
遷窆于萬年縣鳳栖原長安志無此原名蓋失傳
矣末云永泰元年歲次乙巳三月壬辰朔廿四日
甲寅建壬辰朔則甲寅是廿三非廿四也道生父
子功績官位不甚崇顯遷窆時亦別無特恩不知
何因撰書碑文皆奉勅文無可攷

李寶臣碑

碑高一丈八尺四寸六分廣八尺八寸五分二十五行行五十五字正書

成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御
史大夫恒州刺史充管內支度營田使清河郡王李公
紀功載政頌并序

支度判官朝散大夫行監察御史王佑上

推勾官朝散大夫行太子司儀郎王士則書并篆

惟天　明命　聖人允成□□□□□□□
□□戲　君非臣無以化化臣非　君無以
贊贊明明　君臣品□□□陰陽載□□□□□
□□□□□□歲　□應　帝嗣位敬統舊
服惠周於下下冈不格冬十一月　我亞相張公忠志
率東諸侯□出復命元元以貞□太和也先是祿□□
亂朋毒中夏□政血□覆忠良殖姦冗蒸人側側不貳
竿乃戮　公越在東土受制宇下爲侯□恒克□復寧
□□王室誕宜　我化靡□尒□敷聞　帝
庭奉若　王命　帝曰休才正侯良才
授恒州刺史封密雲郡公表獻□□越二□□□□□
羣海　□□擅□無人薄三川威五長搢紳管管
不自即乃工　公執在厲階登若股上冈咈祗命命我
□□□□□□□□□□□□□□德式□庶欲歸於
本朝朝廷嘉茂功錫丕□□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
成德軍節度使清河郡王賜姓李□□□□□□□
□懿□□□□□□□□□司國樞□□□□□革
風俗是　揔朝憲率寧全趙開復東土是用苴白茅昭
宗武功允正□□□用□□□□□維城宗我□□□
□□□□名銘之景鍾永憲□後　公固讓不獲祗奉
天之明命惟　祖惟父佐世有勳享祿無及□
□□□□□□天□□德□□□邦忠孝剛義□直□
亮家用□□位□宜才初　公牧恒元年爲也爲師尅
恒恒不堪命羣盜衆聚□野□□□□□□冈極　公
□□□□明武殄暴暴服□□人諟不□廬□□□以
晏□□士馴業□□穡工就務商通貨四者各正□□
日用□□□二□□□□吏更告　公曰滹沱會流暨
于城下天雨淫降澒湧□□皮積如阜□□乃□□恐
爲魚其日固久　公以聚人慾□□□□□流□□天
造層城獻獻居人坦坦□德合□無疆冬十月　□□
□□　先帝洎慶緒嗣凶自洛奔鄴修好於
公公不□□□□折□□□得請命□□三年二月
上以思明作藩於薊□□□□□□□思明篤

叙不供賊鎮威衆俾　公如薊將賊　公□　□執忠
□□□□□害□□□□□□□□□□□□□□□□
大旱□滌□□□穀如焚人曰祈土龍　公曰非旱備
乃貶躬之食勤人之□□□□寅□朝而□□□□□
□□□□□□□□□□□□□秋　雨旬□□□
匪害稼不書政冬十一月思明外　公以其黨幸萬寶
張□□□□□焉□□□一□□□□□□□自下
流□□□□□延於平人人用齋咨涕洟籲　公如
天公曰不戢乃暴負乃人憂夏四月戮萬寶□□
□□□□□□□□□□□□□□□□□□□□□五
州之侯或曰厚賦人　公盡人蒿焉封政不賦乃聲善
抑惡發滯糾佚藏惠昭利□□□□□□□□□□□
□□易□□之□訪於定定□□文訪於深□修之文
訪於趙趙齊之克諸五州允奉如一虜不我制　公用
哆然惟八年□□□□□□□□受命　王也
初朝義播亡係命於　公自　公歸　朝是翦厥
翼翌日　公會　王師於□郊恭行□□□
□□□用勦焉時戎竭歃化爰方啓行夫戎性沓貪蔑
煞俘軼殫寶虔劉暴骨厚厲於懷人南自相魏邢貝東
至滄德瀛鄚□夫匹婦蕩在草莽越□　公境宣服

公威惕惕瞿瞿攝進成序若　公在首五州之人無荒
寧風行於冀冀億之景願附　公昭請於　上上
集下望申命用良冀人熙熙嗜化永休惟九年冬
帝念宗臣特拜右僕射端武主戎揔經外政欽
酌彝典敬揚　天心繄　公德載於人人以蕃殖
翼贊　三主鋪敦四凶　聖咨乃賢神
被乃祿其惟有終旨才恒中耆老賈審祥　等師
錫言曰奸臣反常迭起東土人用墋黷殆無指告惟
公牧恒　天眷不下尒有　君臣公正爾有
父子　公保尒有灾厲　公奠尒有稼穡　公成微
公疇依恒大圯也賡曰昭茂德崇豐碑阜成於文庶永
於世克建樂石勗揚頌聲頌曰
惟　君配天惟配臣　君蟜蟜　我公爲
君武臣翼贊　皇家奄有廿勳大盜跳跳荒
我東鄙孔嶺不夷元元靡恃恒人保　公乃有父子我
沴載懲我年載登我用有孚尒無不承貞石峨峨永以
垂頌惟　公之德不崩下闕
永泰二年七月一日建
右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德政碑寶臣降虜與田承嗣
輩創藩鎮之禍其人本不足道碑辭脅下爲諛餒譎

不文獨王士則者僅見陶九成書譜中不甚著而書
法遒勁瀟洒有李北海張從申之筆良可寶也碑在
真定御史行臺不易搨弇州山人稿
李公者寶臣也予讀其傳每嘆屬奚附逆反覆不常
朝廷輙以僞署爲眞賜姓名授鐵券唐之不振至于
如此然竊計當時强藩互結不如此不足以慰來投
之心招未歸之賊按碑建于永泰二年七月追頌其
功則曰壬寅歲寶應皇帝嗣位冬十一月我亞相張
公忠志率東諸侯復命兩唐書無月日而代宗紀與
碑合九節度之圍相州也寶臣懼而來歸封密雲郡
公爲舊書所遺新書云擢寶臣爲禮部尚書封趙國
公又與碑異碑云授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成德軍
節度使封清河郡王賜姓改名此恒州耆老賈審祥
等頌之之碑立于當時必無疑悞何兩書俱不之及
而末載隴西郡王豈寶臣王封有二欤耶抑兩書誤
以清河爲隴西耶如寶臣以五州未獻開東門納王
師而止封趙公則加于密雲無幾豈足以酬其志似
當以碑爲正碑在今眞定府公署中巋然巨碣也豈
劉宋二公未之見耶金石錄補
鎮州察院前庭有風動古碑乃李寶臣功德頌永泰
間立察院即寶臣節度理所也碑文王士則書筆法
遒逸有漢人遺意絕似孟頫趙公所作因知吳興源
遠流長所本不獨二王也隱綠軒題識
士則蓋武俊之子其署銜稱推勾官案史節度使之
屬有推官有衙推此推勾官疑即推官矣寶臣之降
唐封清河郡王唐書藩鎮傳不載却有進封隴西郡
王事然宰相世系表止稱清河郡王疑傳之誤也潛研
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碑云在眞定御史行臺又云眞定府公署中
其實在察院署今察院廢而爲公館袒屢宿于此
至必摩挲是碑字之精勁如前人所言書者王士
則見韓文集兄弟皆能書

金石萃編卷九十三終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五十四

峿臺銘

石高八尺三寸廣四尺五寸十五行行十六字篆書在祁陽縣浯溪

峿臺銘有序
河南元結字次山撰
浯溪東北廿餘丈得怪石焉周
行三四百步從未申至丑寅涯
壁斗絕左屬回鮮前有磴道高
八九十尺下當洄潭其勢硱磳
半出水底蒼然泛若在波上石
巔勝異之處悉為亭堂小峯嵌
竇宜閒松竹掩映軒戶畢皆幽
奇於戲古人有畜憤悶與病於
時俗者力不能築高臺以瞻眺
則必山巔海畔伸頸歌吟以自
暢達今取茲石將為峿臺蓋非
愁怨乃所好也銘曰
湘淵清深峿臺陗峻登臨長望
無遠不盡誰厭朝士羈牽局促
借君此臺壹縱心目陽崖礱琢
如瑾如珉作銘刻之彰示後人
有唐大曆二年歲次丁未六月
十五日刻

釋文

峿臺銘有序

河南元結字次山撰

浯溪東北廿餘丈得怪石焉周行三四百步從未申至丑寅涯壁斗絕左屬回鮮前有磴道高八九十尺下當洄潭其勢硱磳半出水底蒼然泛若在波上石顛勝異之處悉為亭堂小峯嵌竇宜閒松竹掩映軒戶畢皆幽奇於戲古人有畜憤悶與病於時俗者力不能築高臺以瞻眺則必山顛海畔伸頸歌吟以自暢達今取茲石將為峿臺蓋非愁怨乃所好也銘曰

湘淵清深峿臺陗陵登臨長望無遠不盡誰猒朝士羈牽局促借君此臺壹縱心目陽崖礱琢如瑾如珉作銘刻之彰示後人

有唐大曆二年歲次丁未六月十五日刻

右斯人之作非好古者不知為可愛也然來者安知

無同好也邪集古錄

元結次山撰峿臺銘見歐陽永叔集古錄中次山凡文多從顏尚書眞卿李學士陽冰索書此篆書不知陽冰作者或自作之次山於文爾雅然不能高而愛身後名其銘亦類是昔杜襄陽碑峴首一絕頂一深澗曰吾懼千秋之後之陵谷也嗚呼古人之於名如此弇州山人四部稿

峿臺銘元結撰篆書大歷二年浯溪銘元結撰瞿令問篆書大歷三年唐亭銘元結撰瞿令問篆書大歷三年右三銘並在祁陽縣元次山愛祁陽山水遂寓居焉名其溪曰浯溪築臺曰峿臺亭曰唐亭所謂三吾者也臺銘刻在臺之後甚完整溪銘亭銘刻於東崖石上隨石欹斜蘚厚難搨而篆筆特佳視臺銘更勝別有黃山谷書百餘字云與陶介石披榛翦穢得次山銘刻喜而試之又有皇甫湜五言古詩一首次山之子讓五言長律一首金石文字記

右唐峿臺銘黃山谷云溪銘李康篆亭銘江華令瞿令問篆惟臺銘篆書無姓名又云以字法觀之亦季康篆也金石存

右峿臺銘次山尚有浯溪唐廣二銘皆瞿令問篆書以地僻蘚厚難搨惟此銘世多有之雖不著書人姓名當亦令問筆也李少溫名陽冰本取木華海賦陽冰不冶之義其兄澥字堅冰皆冰霜之冰也而少溫書名亦從俗作冰蓋由楷書借冰爲仌相承已久章奏告身既用冰字篆書不便更易故爾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峿臺之峿字與唐亭之唐字皆不見于說文臺與亭似因浯溪得名則字體亦出次山新意爲之凡水之以浯字得名者有三說文浯水出琅邪靈門壺山東北入濰此別是山左之浯水若浯溪則在今湖南永州府祁陽縣在唐時屬江南西道永州零陵郡又今福建泉州府有浯江見陳懋仁泉南雜志蓋同一浯字地分三處異其名也方輿紀要浯溪在岐陽縣南五里山溪諸水匯流于此稱爲奇勝流入湘江唐元結自道州歸愛其山川家于此今浯溪摩崖碑結所撰中興頌也而獨不及峿臺銘及浯溪唐亭二銘殆椎搨者所不易到耶碑題河南元結字次山撰新唐書元結傳舊書無結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孫以討賊功遷監察御史裏行佐荆南節度使呂諲判府事又參山南東道來瑱府瑱誅攝領府事會代宗立固辭丐侍親歸樊上授著作郎益著書作自釋曰河南元氏望也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云云拜道州刺史進授容管經略使母喪請留加左金吾衛將軍罷還京師卒贈禮部侍郎傳所載歷官止此其官道州刺史不詳何年玩傳語是代宗即位後之事自宋吳曾以下多言次山愛祁陽山水遂寓居焉顧祖禹則云自道州歸愛其山水家于此傳不言結寓居浯溪而末云罷還京師且此碑銘序亦無家居之語則非家于浯溪者顯然据次山集次山嘗僦居瑞昌之瀼溪上因自號瀼溪居士有詩云尤愛一溪水而能存讓名則次山所居者瀼溪也溪在今江西九江府之瑞昌縣與永州隔遠惟其官道州時或是愛浯溪山水常來登眺因而刻銘刻頌蓋道與永相距不遠也顧氏諸說殆沿舊志之訛銘文篆書無姓名銘中書體不合六書者如涯嵌銘三字皆徐鉉說文新附字涯當作厓嵌當作嶔見集韻銘當作名春官小祝注今書銘或作名既夕禮士喪禮注並云今文銘皆作名是其證也峯借二字亦徐氏所補鈕布衣樹玉云峯疑封之俗字漢書司馬相如傳云歷封巒又云論以封巒義雖不同或後人本此作峯耳封亦有高義漢書西域傳出封牛師古曰封牛項上隆起者也集韻峯或作丰又與封之古文坐形相近也借當作藉抑詩借曰未知漢書霍光傳引作籍曰又趙充國傳遣使至匈奴藉兵師古注藉借也司馬相如傳乃著書藉蜀父老爲辭師古曰藉假也溪磴硱磳皆俗字又銘文云三四百步百字竟書作自亦所未詳金石文字記云別有黃山谷書百餘字又有皇甫湜元讓二詩山谷書詩并序爲中興頌碑作見後卷湜讓二詩則未見搨本

王訓墓誌

石高二尺六寸四分廣二尺四寸二十二行行二十三字正書

大唐故光祿卿王公墓誌銘并序

前祕書監嗣澤王潓撰并書

公諱訓字訓瑯瑯臨沂人也　永穆大長公主之中子昔周文授圖靈王纂膺誕我太子晉晉有儀鳳之瑞瑞流子孫粵王氏焉爲異姓首　曾祖知道

皇贈魏州刺史祖同晈　皇光祿卿駙馬都尉贈太子少保尚　定安長公主父繇　皇特進太子詹事駙馬都尉贈　太傅尚　永穆長公主龍種鳳鵶長淮

積潤文武閒出衣冠寔繁譜誄稱之豪族鍾鼎傳于不朽　公文備四教學通六藝博聞雅量厚德高朗三歲尚聲奉御四轉至光祿卿早季娶嗣紀王鐵城之季女也夫人尋逝有女方笄生人之哀孤遺之極後尚博平郡主癸卯歲居鄧州別業因中風疾遂還京師　公主罄茲上藥竭以秦醫千攘萬療月衰日羸若使經方有掖　公亦保合于永季矣嗚呼春秋卅一大譯二季巳月癸巳奄終鳳樓之右　中使弔賵度僧尼以追福　公主崩心震悼哀過禮經孝子郊柴毀骨立古今未聞其季八月七日遷厝萬季縣滻川鄉滻川原之禮也嗚呼生涯畢矣龜兆斯安青門始啓朱輅方引返哺之聲絕矣倚門之望休焉銘曰

龍渠之右鳳城之東罔原夾輔卜宅叶同　山開黃壤地列青松萬古已矣千季寔封　多才多藝惟聰惟惠如松之盛如川之逝　陵谷將平石記爰旌長懷令德永頌英聲

右光祿卿王訓墓誌訓字訓光祿卿駙馬都尉同皎之孫駙馬都尉繇之子唐書王同皎傳不載其名同皎贈太子少保繇官特進太子詹事贈太傅亦史所未及也史稱相州安陽人而碑云瑯琊臨沂人者舉其族望爾宗室表嗣紀王澄初名鐵誠當從碑作城爲是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撰文者潓義珣之子見宗室世系表關中金石記

誌言同皎皇光祿卿駙馬都尉贈太子少保今案史但云睿宗立詔復官爵而不及贈官誌言繇皇特進太子詹事駙馬都尉贈太傅尚永穆長公主史亦云繇尚永穆長公主而不及歷官皆于文略也史載繇生子潛今訓亦爲繇子訓娶嗣紀王鐵誠之季女攷宗室世系表澄初名鐵誠語合而撰誌者爲嗣澤王潓表惟書潓守光祿卿而已今誌仍有前祕書監亦潓所歷官則未之及宜依此互舉也授堂金石跋

按碑稱訓爲瑯琊人而表不載訓之本支則不與表所列瑯琊者同系唐書王同皎傳稱爲相州安陽人必是同皎之先世遷居安陽又從安陽徙河北與表所列者異系而遷安陽之緣起碑傳皆未及詳也碑云曾祖知道皇贈魏州刺史兩唐書王同皎傳但云陳駙馬都尉寬曾孫而不載其父知道又云子繇尚永穆公主生子潛而不及訓傳稱潛元和中累擢將作監大和初檢校尚書左僕射卒据碑稱訓卒于大歷二年是訓卒甚早傳所不及載也碑云訓早年娶嗣紀王鐵城之季女尋逝後尚博平郡主而下文云因中風疾公主罄茲上藥及奄終公主崩心震悼此公主即謂博平前稱郡主後稱公主所未詳也碑云遷厝萬年縣滻川鄉滻川原長安志萬年縣不載此鄉名原名惟云長樂坡在縣東北一十里即滻水之西岸十道志曰舊名滻坂隋文帝惡之改曰長樂坡疑滻川鄉滻川原與滻水近也

會善寺戒壇牒

碑高四尺八寸三分廣二尺八寸八分作三層書上牒二十六行行十六字中謝表二十四行行十字並正書下批答六行行四字行書在登封縣會善寺

河南府登封縣嵩岳會善寺戒壇牒

清口東都白馬寺僧崇光敬愛寺僧口口

同德寺僧重進　奉國寺僧法口

香谷寺僧口恕惠深安州龍興寺僧口口

口河南副元師黃門侍郎平章事王縉奏口安國寺僧乘如口前件寺戒口口供奉大德一行禪師口故口壇口口元同律師口口創造殿宇幽口口口嚴淨受戒之所洛城推竅口口口口淪殘墉院口涼更屬艱口口口口不有修葺口愧先賢望口前件口律僧七人住持掃口有口口口口口建方等道場常講戒律口口口口口口口安寧

中書門下　牒

牒奉　勅宜依牒至准

勅故牒

大曆二年十月十三日牒

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

黃門侍郎平章事杜鴻漸

黃門侍郎平章事王縉

兵部尚書平章事李使

檢校侍中李使

檢校右僕射平章事使

中書令使

沙門乘如口伏奉去十月十三日

恩命於河南府登封縣嵩岳口口口常建戒壇兼抽口律七僧灑掃講律者

湛恩自　天祖荷無地沙門乘如誠歡誠喜載欣載躍嵩者口口之口戒者萬行之首非口口岑口口詣茲希口會善戒壇口口口口登其封口遺塵口口其受必口口口比爲碩德口口口口口毀觀者興黍離之歎口

之增涕殞之悲　陛下駐佛日之傾布堯雲之澤
抽僧灑掃設壇講律雷音永震更乎万歲之口聖壽無
疆弥極九天之峻不任戴荷之至謹詣右銀臺門奉表
陳謝以聞沙門乘如誠歡誠喜謹言
大曆二年十一月口日安國寺沙門乘如上表
戒分律儀釋門宏範用申獎導俾廣勝因允在嚴持頌
於申謝
會善寺門之右有大歷二年中書門下牒其下勒代
宗手敕二十四字無一筆蝕者袁宏道嵩遊記
碑文准字本當作準宋周必大二老堂雜志曰敕牒
準字去十爲准或謂本朝因寇準爲相而改胡三省通鑑注
亦云本朝寇準爲相省吏避其名凡文書準字皆去十後因而不改又云曾公亮蔡京
父皆名準而避其實不然予見唐告已作准又考五
代堂判亦然頃在密院令吏用準字既而作相又令
三省如此寫至今遂定今據大歷時牒已用准字則
知此字自取省筆廣韻二字並收准字下注曰俗然
管子書準字皆作准莊子平中准文子放准循繩淮
南子眇者使之准王褒洞簫賦夔襄准法皆用此字
緯書有洛書靈准聽京房造准形如瑟十三弦郭忠
恕佩觿集曰字林用准爲平準之準字林呂忱作而後魏
仇儒爲趙準造祆言曰燕當傾趙當續欲知其名淮
水不足北史長孫肥傳則准字之來久矣又按宋順帝名準
故沈約宋書平準令王準之皆作准然管莊諸書亦
豈因此而改乎金石文字記
碑刻會善寺後僧苦於求搨凡石上會善寺三字皆
椎去棄之寺西荒草中傅太常物色得之仍立戒壇
之左又按書史稱代宗留心翰雲於行書益工論其
筆力非有太宗元宗超邁之氣然亦有足觀者此敕
爲行書矜嚴圓穩固自可珍嵩陽石刻記
大歷二年十二月會善寺僧沙門乘如因請允抽東
都白馬等寺七人赴戒壇灑掃講律具表稱謝帝手
敕二十四字荅之碑陰刻陸長源戒壇記陸郢書八
分遒逸多態說嵩
劉昫唐書王縉傳云縉與杜鴻漸捨財造寺無限極
初代宗喜祠祀未甚重佛而元載杜鴻漸與縉喜飯
僧徒代宗嘗問以福業報應事載等因而啓奏代宗
由是奉之過當深述其弊又云故大歷刑政日以凌
遲有由然也又云其傷教之源始于縉也今此奏牒
正是作俑之証劉昫良史防微杜漸之言豈不信而
有徵哉中州金石記

按碑稱抽東都白馬寺僧某敬愛寺僧某同德寺僧
某奉國寺僧某香谷寺僧某白馬敬愛見寺觀其同
德奉國香谷三寺今不可考河南府志
按會善寺牒頒于大歷二年十月十五日後列使
相銜名前三人皆具姓氏曰元載杜鴻漸王縉後
二人皆曰李使但有姓而無名又二人但有使字
不著姓所謂使者大抵居相位而出使在外者也
以唐書宰相表考之大歷二年但云六月丙戌鴻
漸自劍南追至不載他人拜罷之事更追其前元
載之同中書侍郎平章事寶應元年建辰月始也
杜鴻漸之爲黃門侍郎平章事始于大歷元年十
二月其時即兼成都尹充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
至二年六月自劍南追入朝也王縉之爲黃門侍
郎在廣德二年正月然是年八月持節都統河南
淮南淮西山東道行營節度使永泰元年爲河南
副元帥此後不云入朝而牒則仍列其名不在使
內其兵部尚書平章事李使者疑是澤潞節度使
李抱玉爲司空兼兵部尚書乃廣德元年事檢校
侍中李使者疑是河東節度使李光弼其官侍中
始于乾元元年八月檢校右僕射平章事使疑是
朔方行營節度使僕固懷恩其官右僕射始于廣
德二年八月表作左僕射或訛也中書令使疑是
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其兼中書令始于乾元元年
八月碑中銜名可考者如是碑云謹詣右銀臺門
奉表陳謝以聞長安志禁苑內苑章載東內苑南
北二里與大明宮城齊東西盡一坊之地南即延
政門北即銀臺門東即太和門不云右銀臺門据
元稹詩當年出入右銀臺每怪春風例早迴又李
商隱詩右銀臺路雪三尺鳳詔裁成當直歸是皆
有右字與碑合据碑右銀臺門可以奉表陳謝則
當時必設專司進奏之官而職官志無文殆史略
也

三墳記

碑高六尺四寸四分廣二尺八寸兩面刻共二十三行行二十字篆書在西安府學

[illegible]

直京師浩繼口賊蕭穎胄立鬱亭口
昇高丘蘭普寧縣戶楊贖古樂府廿四
章左史韋良嗣秦少卿文鑒十卷
口卿字榮寬栗柔立於穆不取起家拜靈昌主簿已丑
歲小冢宰李公彭年尚其文翰署朝邑簿時漆沮決溢
馮翊昏墊醞渠健薦殷弘脈故下土得流上腴成賦人
到于今賴之文集百一十二篇鳥鼠 三英孝友曾閔
儔也文學繼 業嬪碧產也純固含章杞梓材也吳穹
生德宜受封福僅逾強仕以壽陰堂未盈一紀三墳相
比思其咎職訊之逢占占者邵權曰葬陵故舉葬不違
禁害于而家歲撫提格廼貞陽卜而祔 大墳三墳以
東南爲伯仲叔貤之若鴈行終大壑建元之明年於斯
刻石恐夫溟海爲陸老沙防焉
季卿述 陽冰書 栗光刻
按此碑爲李曜卿兄弟三墓其人皆有文學早仕宦
而不壽以歿最少弟季卿撰表而宗人陽冰以玉筋
刻之也其石猶故物故無傳改之論(舊州縣)
此季卿表曜卿三墓陽冰書碑雖無翻刻字字畫法
具而神亡似與前碑同陽冰顏魯公家廟碑書作陽
冰(石墨鐫華)
元吾邱衍謂陽冰即杜甫之甥名潮取海賦陽冰不
冶之義爲字既以字行乃別字少溫揚用修嘗辨其
非(按陽冰趙郡人太白從叔其字少溫見於宣和書譜與其名相應若名潮而以陽冰少溫爲字於義

占酋弼權曰鞠隣故營舞承諱禁周于
亦家歲糧規猶圓貞陽卜亦祔 大墳
三墳於東南爲伯仲叔貤之若鴈行 大墳
大廟譜書元少卿文鑒於新邨郡夫源潛
爲陸老沙防焉
李卿述 陽冰書 栗光刻
釋文
先侍郎之子曰
曜卿字華名世才也鑿口樂易機符朗徹既冠遭家不
造諸李种藐植之以口藝博之以文行始調秘書正字
授右衛騎曹轉新口尉豪猾未孚立信以示之禮浮麻
未復本仁以示之義領長安尉直京師浩穰口賊曹繁
劇有立斷焉口見焉左遷普安郡戶椽賦古樂府廿四
章左史韋良嗣爲之敘文集十卷
口卿字萬天骨琅琅德口文蔚識度標遒弱冠以明口
觀國在鹿邑虞鄉二尉魏守崔公沔泊相國晉公口口
甲科第之進等舉之嘗遊嵩少夜聞山鐘賦云口口繼
也洪鑪沸鼎火半死巨黿重林風稍止無聞口口口未
已詞人珍之轉金城尉曹無受謝吏不敢口口口卷
行於世

皆無取且陽冰工篆書潮江入分額遊氏金石錄載城隍神祠記忘論李銘孔子廟記先塋碑三墳記等爲李陽冰篆書而慧義字編勒像碑彭今人讀陽冰元曜墓誌爲李潮書則其非一人明矣今入讀陽冰爲陽凝非也按文苑英華有林滋陽冰賦戴侗六書故曰說文公凍也冰水堅也俗作凝孫氏魚陵切說文蓋以冰爲凝按公於隸楷不能獨成文故後人加水焉凝之从冫从仌無義當從今文金石文字記
篆書由秦漢而後推李陽冰爲第一手今觀三墳記運筆命格矩法森嚴誠不易及然子曾於陸探微所畫金滕圖後見陽冰手書遒勁中逸致翩然又非石刻所能及也庚子銷夏記
石唐李氏三墳記李陽冰書與李氏遷先塋記同在今西安府學皆大歷二年建先塋記有宋人重開歲月此碑無有 說文禮從豐篆作豐隸楷皆同而篆文迥異陽冰上李大夫論古篆書云篆中即以豐同豐泰承相以東爲東魯魚一惑涇渭同流此碑立信以示之禮禮字反若從豐何也古者官有掾屬掾字從彖從手其從木者屋上椽也碑云左遷普安郡戶掾字乃從木二字不當通用蓋因字形近下筆時偶誤耳不然陽冰不當使別字也又股弘脈散弘即引字當是曲其直以取勢耳若從弓從已則

無此字矣劉禹錫高陵令君遺愛頌有股引而東句
與此義同金石存
文有云下上得滿者用宋玉九辯文也滿玉篇以為
即古文乾字以講陰堂講從菁聲與搆字通史記漢
書凡媾解字多作講亦是也谽字見魏張猛龍碑及
周華嶽廟頌嵩少字應即用崇見于漢書而竟作嵩
劇甚字應用勮見于漢隸字原而竟作劇猾字應從
㕣作猾而從犬作猾禮字應從豊作禮而從豐作禮
徹字從青作徹斷字從𢇍作斷幃字作幃執字作藝
昇字作昇皆其不合于六書之正者也又說文無第
字只作弟而孔穎達正義引以為從竹從弟說文無
莅字只作隸故鄭康成注儀禮每讀位為莅此竟有
第字莅字蓋後人隸寫之謁而以之作篆則尤謬也
關中金石記

右三墳記碑末無董開年月而字畫更明顯筆力似
較弱蓋開鑿又在前碑之後也文云下上得滿上朕
成賦說文無滿字蓋用楚辭后土何時而得滿語又
云僅逾蘊仕以講陰堂後漢書周磐夢見先師東里
先生與講于陰堂之奧既而長歎其月無病忽終記
蓋用此事也昊當從奔而碑從天鑿當從叡而碑從
谽疑翻刻之謁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右唐李氏三墳記凡二碑中俱有中截裂紋第一碑
左角斷闕下腳微闕凡全闕者十四字半闕而猶可
辨識者七字末行吏不敢以後文氣未盡隱躍尚有
八字右旁痕迹可辨者四字趙明誠金石錄祇載其
目潛溪文集

按記為李季卿所述季卿在大歷中宣慰江南語
見新唐書陸羽傳而未詳其先世所謂先侍郎者
不知何名三墳惟長曰曜卿其名全次二人皆闕
上一字兩唐書傳無曜卿等兄弟四人之傳下碑
栖先塋記又不復述三墳之名碑稱曜卿賦古樂
府廿四章崔良嗣為敘文集十卷次曰□卿游嵩少
闕山鍾賦詩亦有集若干卷行世又次□卿有文
集百 十二篇稽諸兩唐書經籍藝文皆不著錄
全唐詩亦不載李曜卿而有李子卿李幼卿二人皆
大歷閒人此三墳皆卒于天寶十年以前其非此
二人明矣碑為從子陽冰篆書其不合說文者曜
卿之曜當從火作燿而從日种莪之种依尚書當
作沖而從禾豪猾之猾當從水作滑或從㕣作猾
而從犬皆非也藝字亦說文所無徐鉉以為俗書

謁謬不合六書之體本只作埶後人加艸云義無
所取而碑中竟書作藝陽冰不講六書大率如此
其餘滿墊崇劇第莅等亦皆俗字已詳潛研關中
諸跋不贅論焉

栖先塋記

碑高六尺八寸三分廣三尺三寸十四行行二十六字篆書在西安府學

栖　先塋記

粤烏虖昔蒼龍大泉獻遷家不造
先侍郎卽世建塋霸陵遺令也先大
夫徐公高□備矣洎單閼歲十有一月
先夫人合祔天瑞改元我之伯也
卒閒五六年仲也卒不四三年叔也
卒君子曰李氏子天假其才不將其壽
盍謀及龜策謀及鬼神欸方士郤權偏
得管郭之道皆曰霸岸鑿龕容士坯矣
于溫冥之禁非宅宜是用□叶永
地其原鳳栖筮之遇損三之解吉頌
吉孰甚焉迺□卜部城左□□
右惟崎□□□上□□□□□□
金新卜塋連山南作平岡□□坤勢也

室隧東源之伯氏仲氏叔氏三墳廟
攝提格辜月仲旬□日　靈轎以歸
藏于從禰藏金王厥姓英書　季卿也
男吉初□三百篇之中小宗伯貢尚
書之敘　之澤被幽明錫類□□
追贈黃門侍郎尚書令禮部尚書
□□清河郡太夫人□□□版未葬
皇命大歸諱　二杉別泉石
嗣□□□錄
從子陽冰書　桌光刻

釋文

栖　先塋記

粤烏虖昔蒼龍大泉獻遷家不造　先侍郎卽世
建塋霸陵遺令也先大夫徐公高□備矣洎單閼歲十
有一月　先夫人合祔天瑞改元我之伯也卒閒
五六年仲也卒不四三年叔也卒君子曰李氏子天假
其才不將其壽盍謀及龜策謀及鬼神欸方士郤權偏
得管郭之道皆曰霸岸鑿龕容士坯矣于溫冥之禁非
宅宜是用□叶永地其原鳳栖筮之遇損三之解
吉孰甚焉迺□卜部城左□□右惟崎

食枚卜澗水東樊水西亦惟茲食新卜塋連山南佐平
嶋口口坤勢之宜蹤而順之伯氏仲氏叔氏三墳陪側
攝提格辛月仲旬口日　靈輀以降壽藏有佾無藏金
玉厥惟琴書　先志也異昔逸口三百篇永泰中小宗
伯賈公至爲之敘　上澤悅幽明錫類口口追贈黃
門侍郎申命禮部尚書
口口清河郡太夫人口口口服未冢　皇命大鑒惟
二刊刻貞石
嗣口口口述　從子陽冰書　栗光刻

闕是鉅唐李監陽冰書以其年代湮遠風雨昏潰字
體不完讀者斯泥遂有吳興姚宗萼筆意率好古者
數人同出刊刻之費　國威安瑮重開所貢名賢筆跡
傳諸不朽時大中祥符三年九月十四日畢功助緣
僧智全　僧善疑　僧省中　僧靜已　僧文遇
勾當人鄧德誠

此李氏卜葬李曜卿兄弟三人而弟季卿記從子陽
冰書卜地人爲邵權記云編得管郭之道管謂公明
郭則景純也書玉篇經大中祥符闕翻刻歲不及縉
雲碑石墨鐫華
右唐李氏遷先塋碑經宋大中祥符間重開今復剝
落自清河郡太夫人以下文多不可卒讀　爾雅歲
在亥曰大淵獻此碑書作泉獻避高祖諱也唐兗公
頌碑亦書顏回字爲子泉容士坯矣坯字字書不載
疑是耗字重開時譌未爲土也金石存
陽冰書結體茂美而多乖于六書之義然蔡邕石經
已多別體堂書家多不究小學郎文中若尊從棗碑
作墫高從口漢郎碑下口從口口舌之口蠶碑作蠺蠶從
舍碑首從合棲或作西碑合作栖棨中從交碑從夕
佐古只作左碑加人闕碑譌作嵠勢古只作埶見漢
書碑加力宜從夕碑從冏隧古只作隊見竹書穆天
子傳碑作隧繭碑作繭藏古只作臧詩中心臧之先
儒有藏臧二義碑作藏悅經傳多作說碑作悅版加
作版皆詭于文字之正若泉作泉借泊字爲之改從
已借毀改字爲之寶作琡棗琡字見竹書穆天子傳
玉篇引聲類亦曰古文琡字此或古人省文借字之
法猶未大失也篆者聖人不虛作非可依隸以造昔
徐鉉作說文新附識者多譏其謬獨怪陽冰自言斯
翁之後直至小生又欲求刻石經立于大學而不究
小學如此倘任鴻都之役未見其勝于張參唐元度
諸人也關中金石記

右李陽冰書遷先塋記說文改更字从戊已之已殺
改字从辰巳之巳徐鉉引陽冰說謂己有過支之卽
改而此碑書改元字卻从巳不从己秦詛楚文改亦
從己蓋二支可假借也坯字說文玉篇廣韻集韻俱
不載惟家語執轡篇息土之人美坯土之人醜注坯
耗字此少温所本矣敘說文从支此與三墳記俱从
又皋卽洎字水當在左旁變文居下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碑述者名全洎石墨鐫華以爲季卿据三墳
記爲季卿述首稱先侍郎之子云云此碑亦有先
侍郎卽世之語則其同爲季卿所述固無可疑碑
云天寶改元我之伯也卒于乙午年改元則
其前云蒼龍大淵歲是開元二十三年乙亥歲前
云先侍郎卽世又云先大夫徐公此先大夫未詳
何謂也下云單閼歲先夫人合祔是二十七年己
卯也伯之卒在合祔後四年又其後十年之閒仲
叔俱卒卽前碑三墳者是也霸岸鑿龕容土坯矣
此是形家之言龕與堪通今俗用龕字太平寰宇
記灞岸在通化門東三十里霸崖鑿龕有傷地脈
此云容土猶形家謂之來龍也土坯則脈傷而藏
者魄魂不安矣温冥之葬未詳以臆度之温取室
閉而煖冥有幽冥之義皆謂墳穴也又云攝提格
辛月攝提格者寅年也當是壬寅年仲叔之卒在
天寶十一載壬辰又越十載爲寶應元年辛月十
一月也以壬寅十一月祔葬也碑云異時述口三
百篇永泰中小宗伯賈公至爲之敘此必是其先
侍郎所作之詩也唐書賈至傳至之轉禮部侍郎
正在永泰二年未改大歷之前惜不知其集名無
從考矣碑今在西安府學不知當時從何處移來
碑有其原鳳栖之語則其先塋在今咸寧縣鳳栖
原長安志云少陵西北三十里皆此原雍大記柳
宗元爲伯姊志曰葬于萬年之鳳棲原在唐時爲
萬年縣安化里似碑當立于此處今碑移而墓亦
不可考矣碑爲宋初威安瑮重開而助緣者皆僧
名想宋時塋墓尚存墓旁當有僧寺爲之守護諸
僧皆住寺者也

顏魯公祖關二大字
字徑三尺許集書後有翁覃溪跋并七言古詩共二十三行行二十一字正書在吉安府
禮閒
右禮閒二字顏魯公八分書寺舊有魯公題名今惟
存此二字耳吉原志載汪舟次與寺僧書云祖作禮

非傳寫之誤必有原委寺僧荅云祖古作禮八分取以相配若此二字上石後落永泰年吉州司馬欵此山光千丈矣据此則今所傳木刻後有天寶十四年平原太守欵者訛也天寶稱載不稱年且如果是天寶年題則寺僧與舟次札內何以云欲落永泰年欵乎其爲後人妄加可知也但此二字實出魯公手魯公八分惟見東方贊題額未有如此之大者誠至寶也祖字作禮漢宗俱孔謙曹娥諸碑皆如此至於魯公題名年月則寶刻類編云魯公爲吉州別駕題名吉之淨居寺大歷二年十月題此其確可据者故爲考其大略而系以詩西江魯公題石二其一丙午匡廬陰此題明年孟冬月大書尚記黃李尋八分岌嶪更雄峙勁勢獨出無古今後題不存存僅此始覺禪境尤清深少陵雙峯得門否曹谿一滴誰嗣音後來姚江講學派亦假題識青嶔崟宣城老子執陳迹未會松竹高邱吟亦如寺僧與汪子商略補刻爭摹臨世間忠孝眞仙佛正氣耿耿留精忱森然魄動仰星斗何必更訪東西林區區歲月那足較兩字已重千球琳旌旗歌舞照千載文山黃李猶同岑嘉客來遊偶然記雲泉相印太古心松門風起衆山響天籟聲荅文山琴乾隆五十二年歲在丁未冬十二月北平翁方綱

按青原志云上石後落永泰年吉州司馬欵寶刻類編云魯公爲吉州別駕大歷二年十月題此舊唐書顏眞卿傳以誹謗貶硤州別駕撫州湖州刺史不載吉州別駕之官新傳則云貶硤州別駕改吉州司馬遷撫湖二州刺史眞卿之刺撫州在大歷三年則改吉州司馬當在二年若永泰年其時宜初貶硤州未改吉州似寶刻類編較確也惟吉州別駕或寶刻傳譌當從傳作司馬耳祖之作禮漢碑多有之孔謙碣禮述家業正與此同司空宗俱碑禮父司隸校尉筆法大同小異顧藹吉云玉篇禮與詛同碑以爲祖字孝女曹娥碑其先與周同禮亦以禮爲祖蓋有自來也然則汪舟次與寺僧問荅之語似亦所見之不廣矣

金石萃編卷九十四終

金石萃編卷九十五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五十五

會善寺戒壇碑

碑高三尺一寸廣約二尺九寸作兩截書上截廿六行行十六字下截廿四行行十字正書在登封

河南府登封縣嵩岳□□寺戒壇碑

請抽東都白馬寺僧崇光敬愛寺僧□□同德寺僧重進　奉國寺僧法□　香國寺僧從恕惠深安州龍興寺僧□□

右河南副元師黃門侍郎平章事王縉奏得安國寺僧乘如狀前件寺戒□□供奉大德一行禪師□故□壇□□□同律師□□□□殿宇幽閑□□□□受戒之□□城推嵩□□□□墉院荒涼更屬艱難壇□摧□不有修葺竊愧先賢望抽前件□律僧七人住持□□有關□塡□□建方等道場常講戒律庶□□聖□國土安寧

中書門下　牒　牒奉　勅宜依牒至准　勅

故牒

大曆二年十月十三日牒

中書侍郎平章事元　載

黃門侍郎平章事杜鴻漸

黃門侍郎平章事王　縉

兵部尚書平章事李　使

檢校侍中李　使

中書令　使

沙門乘如言伏奉云十月十二日

恩命於河南府登封縣嵩岳□□□常建戒壇兼抽持律七僧灑掃講律者

湛恩自　天祗荷無地沙門乘如誠歡誠喜載欣載□□者□□之□戒者萬行之首非絕□岑□□詣茲□□會善戒壇□□□□登其封杳遺塵累躋其□必□□□比爲碩德湮沉虛迹□毀觀者興黍離之歎□之增涕殞之悲　陛下駐佛日之傾布堯雲之澤抽僧灑掃設壇講律雷音永震更呼万歲之□　聖壽無疆彌極九天之峻不任載荷之至謹詣右銀臺門奉表陳謝以聞沙門乘如誠歡誠喜謹言

大曆二年十一月　日安國寺沙門乘如上表

扶風夫子廟殘碑

碑不全僅存一石高廣俱一尺五寸許共七十一字正書今在華州

闕司員郎琅邪顏眞卿書闕

闕書都官郎中東海徐浩闕
天地吾知至廣也以其無所不覆載日月吾知至明也以其無所不照臨江海吾知至大也以其無所不容納料廣以寸管測景以尺圭航大以一葦廣不能述其數明不能私其質大不能亡其險偉哉夫子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沒知天地之終非日非月光之所及者遠不江不海潤之所浸者博三代禮樂吾知其損益百王憲章吾知其消息君臣以位父子以親家國用鬼神以享道術可詮其有物釋未可證於無生一以貫之我先師夫子夫子聖人也帝之聖者曰堯王之聖者曰禹師之聖者曰夫子堯之德有時而窮禹之功有時而窮夫子之道久而彌芳遠而彌光用之者昌捨之者亡背否於周今泰於唐不然者何被衰而震蒙而王者哉扶風古縣也在京之西環渭之北堂標關轄之首雄壓劇秦之大有尉白袁弘者學吾漢臺賢員伊闕文則變雅行乃矩物其爲政也剛以濟其理身也柔而立通大君之鴻猷動賢相之精選奮奉詔旨廟新祠宇廟門峻立宮牆鳥跱睟先師於兩楹羅亞聖於十哲砌蕭有主院相分行徂庭自肅入室加敬隙牲牢而奠在閒邃豆而無算天下大事之後也時樂而沒禮域中小康之前也俗偷而迷歸衛儒以戢兵設義而銷戰候人從善遠惡而不自知大哉袁氏之子其用心也至矣已字李公才思練達政心和理風聲樹於丕變昭頌樂而不支縣丞王濤尉等琅琊王幾黍櫻公器覽容色鬼相公之明鏡整髦髻趣相公之龍門雲霄步驟鴻躍可俟浩自帝鄉薄遊風翔入境而醉閭住政告歸而殖味尤鑽前尉許贊起予能事春秋之徒如何勿書時大歷二年某月日記

此文載于唐文粹爲扶風縣文宣王廟記大歷二年駕部郎中程浩文而今西安府學有僧夢英書此一記其文正同但去扶風古縣也以下半篇其跋云此記刊石元在湖州歸安縣夢英愛而書之豈駕部先作此於扶風舊公又書之於湖州而去其半篇耶又考唐地里志臨安縣屬杭州不屬湖州得非夢英之誤耶今華州有此殘碑數十字其文同金石文字記

此文浩以大歷二年作于扶風舊公會書此于湖州華州有之非也疑後人僞作闕中金石記

按此碑文五百四十餘字今存者連銜名祇七十一字文存十之二耳撿唐文粹刻本有此文錄補成篇文粹載此文題曰扶風縣文宣王廟記撰人爲程浩今碑題與程浩名俱不存但存顏眞卿書及徐浩名徐浩必是篆額者也唐書地理志扶風縣屬關內道鳳翔府扶風郡武德二年初置渭川縣貞觀八年更名扶風古縣也在京之西環渭之北堂標關轄之首雄壓劇秦之大有尉白袁弘者學吾漢臺賢員伊闕文則變雅行乃矩物其爲政也剛以濟其理身也柔而立通大君之鴻猷動賢相之精選奮奉詔旨廟新祠宇廟門峻立宮牆鳥跱睟先師於兩楹羅亞聖於十哲砌蕭有主院相分行徂庭自肅入室加敬隙牲牢而奠在閒邃豆而無算天下大事之後也時樂而沒禮域足深論總之此碑文爲程浩作固無可疑其書碑篆額結銜與作文之年不合當必有傳刻託名之誤而碑在華州則或是殘石易于轉徙未可知也

義琬禪師墓誌

石高廣皆二尺廿二行行廿一字正書在洛陽乾元寺

唐故張禪師墓誌銘并序

香山禪師諱義琬字思靖俗姓董氏河南陽翟人紹嵩岳會善大安禪師智印法歲廿七世齡五十九開元十九年七月十九日長天色慘塞樹凝霜頂白方面赤方右肱枕席左辟垂脉言次寂默奄魂而歸舉體香軟容華轉鮮感瑞嘉祥具載碑銘師未滅洹先則廳記吾滅度後世年內有大功臣置寺度遺法居士爲僧世五年後焚身留吾菓園待其時也果廿八年有文武朝綱口國老忠義司徒尚書左僕射朔方大使相國郭公上額於居士拜首受僧秦塔梵宮牓乳元寺法孫明演授禪父託葬祖黃金述德於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公徹天詔号焚葬借威儀所由撿按大曆三年二月汾陽表曰義琬禪行素高爲智海舟航是釋門龍象心超覺路遠近歸依身殁道存寶資褒異伏望允其所請先彼法流其月十八日　勅義琬宜賜謚号大演禪師餘

依擇吉辰□月十九日荼毗入塔今卌載無記不從大
禪翁也行慈悲海得王髻珠施惠若春研芳吐翠破邪
寶劍見網皆除業爲學山萬法包納練行凝寂方能動
天塔磨青霄砌下雲起星龕月戶面河背山清淨神靈
庶幾銘曰
行破羣邪　業爲學海　戒月青空　心珠自在
塔面長伊　鈴搖岳風　動天威力　無住無空
碑述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公表義琬禪行素高勅賜
謚號大演禪師郄字作膝以艸體爲楷書也中州金石記
按河南通志乾元寺在河南府城西南三十里魏
時創建昔在伊闕東山之嶺明嘉靖間遷於山麓
碑云法歲廿七世齡五十九法歲猶言僧臘世齡
猶言世壽皆剏見此碑又云頂白方面赤方右肱
枕席左臂垂膝此述禪師示寂之象禪師之榻向
南而設其卧向東頂白方者首在西也面赤方者
面向南也釋氏示寂以右脇爲上故右肱枕席則
其面向外而南是側身而逝也他碑述高僧示寂
但言右脅而已未有若此之詳盡者禪師臨終有
滅度後三十年內及三十五年後之語果於二十
八年有相國郭公牓乾元寺大歷三年二月汾陽
表請賜號大演禪師按禪師以開元十九年示寂
越二十八年爲肅宗乾元二年三十五年爲代宗
永泰二年其云司徒尚書左僕射朔方大使相國
郭公牓乾元寺此郭公即郭子儀唐書子儀傳是
年留守東都寺僧殆以額請也至永泰二年則吐
蕃寇醴泉子儀方屯涇陽與吐蕃戰自無暇爲禪
師表請賜號据碑載大歷三年二月汾陽表詞則
距禪師之寂三十八年傳載是年三月子儀還河
中則二月方自涇陽入朝宜有表請之事也碑下
文有四十載無記之語是約畧之詞其實三十八
年正與三十五年後之語合也乾元寺牓題于乾
元二年未有此牓以前不知此寺何名通志但云
魏時創建不云何寺此碑首云香山禪師豈香山
是寺名耶

趙叡沖碑

碑高七尺一寸五分廣三尺八寸十九行行四十二字隸書

唐故同州河西縣丞贈虢州刺史太常卿天水趙公神
道碑并序
尚書兵部郎中安陽邵說撰
左衛率府兵曹參軍集賢殿待　詔瑯邪王瑀書并

篆額
惟天水趙公諱叡沖公惟隋員外散騎常侍平東將軍
渭源公顯和之麤孫開府儀同三司博州刺史垚立之
曾孫　皇朝監察御史君煦之孫虢王府法曹參軍徵
之子自渭源四代咸著清德洎公纂承嘉聞益彰志業
貞簡形儀朗異以孝友謹敬協柔昆弟以義禮誠純接
奉朋交文蔚行茂顯于當世　天后時應明堂大
禮科　上異其對授陝州陝縣尉轉汾州平遙尉囂劇
之地以幹敏稱秩滿從調吏部侍郎蕭至忠以公所試
超等授大理評事公廹於祿養請署同州河西丞贊貳
其政甿輯吏肅劇賊遁逋伏姦不興縣六百石郡二千
石皆受成仰辨而已道長運速奄忽遷殂以景雲二年
冬十月二旬有一日終于縣館享年五十二及夫人平
陽敬氏卒以開元廿四年四月廿一日合祔于虞鄉縣
五老原初公寢疾告其二子良器良弼曰吾祖成季宣
孟忠勳炳著迨漢吏部尚書融晉黃門侍郎麤亦能勦
攘寇難捍衛王室二祖皆爲河東守子孫因徙家焉由
魏歷隋位與旹昇爾後仕唐三葉而未登吉祿以吾祖
宗之福豐慶演固不當湮抑淪廢意爾曹爾嗣其將必
有達人洎公即世適世歲而良器官至中書舍人未五
十歲而良弼官至陝華等七州刺史御史中丞浙東嶺
南兩道節度使太子賓客　麤宗朝以嗣子參掌
綸誥追贈公虢州刺史夫人平陽郡太夫人
肅宗朝以次子節制方面累贈公太常卿　今聖
踐極嗣孫密邕薰復縱袞等咸擅才業宦成三署竟如
公疇昔之所識於戲趙氏再世昌茂克大其門皆虢州
祗奉先軌貽裕後續仁積訓深之所致也宜其誕受光
飾享茲徽章敢篆石立表紀旌風烈銘曰
德積於微業成而彰先時蹇舛麤羨其昌於烈趙公亶
惟貞良砥修行學顯茂家邦施子及孫再世以光登
朝就烈佩玉鏘鏘　澤洊本根沃潤黃腸有苾遺風久
逾馨香於斯篆刻裕美無疆
大麤四年歲在己酉五月戊辰朔十五日壬午建
按趙叡沖兩唐書無傳撰人安陽邵說題銜曰尚
書兵部郎中舊唐書傳說舉進士爲史思明判官
史敗說降于郭子儀累授長安令祕書少監遷吏
部侍郎太子詹事新書文藝傳惟不載侍郎詹事
官餘與舊傳同而皆不云官兵部郎中傳之畧也
書篆者王瑀無攷碑敘叡沖先世云顯和之元孫
世立之曾孫君煦之孫徵之子不云高祖某曾祖

某祖某父某也隋唐書亦無諸人傳碑云天后時
應明堂大禮科兩唐書選舉志皆不載此科目天
后之享明堂在永昌元年正月叡沖應舉當在是
年碑云公寢疾告其二子良器良弼曰吾祖成季
宣孟忠勳炳著迨漢吏部尚書融晉黃門侍郎元
亦能勳攘寇難捍衛王室按成季趙衰也宣孟趙
盾也衰字子餘盾衰子字孟謚宣子左傳韓厥言
于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
矣碑語本此趙融附見魏書趙逸傳云逸天水人
也十世祖融漢光祿大夫而不言其官吏部尚書
趙元見晉載記晉師伐秦秦將姚洸鎮洛陽部將
趙元說洸固守洸出戰元從之會陽城及成皐滎
陽武牢諸城降元死于陣而不言其官黃門侍郎
皆史之畧也蓋叡沖之先世可攷者如是良器良
弼兩書亦無傳

大證禪

碑高八尺廣三尺九寸三分二十五行
行五十二字正書在登封縣嵩嶽寺後

大唐東京大敬愛寺故大德大證禪師碑銘并序

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平章事　太清太微宮使
崇麗宏文館大學士上柱國齊國公王縉撰

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副知
院事上柱國會稽縣開國公徐浩書

醴泉湧而蠲疾寶炬然而破闇蓮花無染而獨淨夜光
不繫而自得其惟上智乎夫上智之身曲隨世界上智
之心密遊聖境或宿植德本乘願復來或意生人間用
麤聞示非慧見口孰能知之大德号曇眞姓邊陳留開
封人也厥初爲孩稟知特異亦既有識用晦如愚家有
耕桑未嘗問鄉有學校未嘗顧則曰處豐屋何如方丈
馳良馬何如振錫珪組耀世不如被褐金玉滿堂不如
虛白食珍者豈覩飰來香積聽樂者豈聞梵唱云何戰
既勝矣出門絕迹潛嵩少間專於讀誦年至二十遂適
太原受聲聞戒習根本律性甚聰敏博涉經論時同學
者仰之爲師久而歎曰大聖要道存乎解脫不入其門
非佛之子乃損落枝葉澄清泉源詣長老大照醒迷解
縛開心地如毛頭掃意塵於色界從此日益唯師能知
於四威儀之中無一剎那有怠不住以至於大寂無作
以至於恒用我止無所虛空未爲廣我照能遍日月未
爲明震雷破山聞不聞等烈風拔樹見不見等是主無
主與四大假合方寸無生於一切離相猶以爲未出心
量彌勒深入大照既沒又尋廣德大師一見而拱手再

見而分座問之於了答之以默俱詣等妙忽合自他梵
網之行楞伽之心密契久矣廣德又謝學徒嗷嗷相顧
靡依來求於我嗣續前教皆以實歸出宅諸子俾稱所
乘渡河三獸自止於分天寶季年祿山作逆陷我洛陽
亂兵蜂螫大德澹然獨在本處天龍潛衛於左右豺狼
仰瞻而讚嘆施財獻供終朝盈門於善惡等以慈於苦
厄人以忍言說不尋無畏故也動靜皆如自在故也度
衆無邊大願力也依報無量邁種福也夫修行之有宗
旨如水木之有本源始自達摩傳付慧可可傳僧璨璨
傳道信信傳麤忍忍傳大通大通傳大照大照傳廣德
廣德傳大師一一授香一一摩頂相承如嫡密付法印
唯聖智所證非思議能測也大德既捨眷屬竊爲沙彌
身不顧名志在成道聲稱浸遠歸依如林天寶八年緇
侶領袖舉以上聞乃蒙正度初隸東都衛
國寺旋爲敬愛寺請充大德遷彼與住此有緣非無因
地雜人天之會法如雲雨之施衆有塵勞之悟寺盈河
潤之福今學與其進當學起其信善誘不倦得師則喜
利往者導之以捷覩奧者辯之以正深在定者戒於貪
悟所覺者使之遠視彼來學如菴摩勒果冀其出世如
優曇鉢花齊我知稀故我貴矣寶應二年正月十四日

趺坐如生薪盡火滅年六十夏十四哀纏門人悲及塵
衆樹爲之變色獸爲之失聲棟折航沉佛士蕭索其年
九月葬於嵩岳寺之北阜大歷二年有司奏謚
上聞惻然乃賜號曰大證禪師縉嘗官於登封因
學於大照又與廣德索爲知友大德弟子正順即十哲
之一也視縉猶父心用感焉以諸因緣爲之強述銘曰
上德不德與慈速悲現於獨界俯爲人師以
我無思破彼盡思爾方猒俗我則隨時由多
分別妄生垢淨根不緣口像豈染鏡法不可
著空即是病無得之得絕聖而聖
文字非文字言語非言語云何以解脫云何而
語女隨宜說方便究竟非我與舍利依嵩山
寂寥松柏所
大曆四年歲次己酉□□二十四日
檢校僧敬愛寺談振聖善寺僧義辯安定劉
英模勒河南屈集臣鐫
碑在嵩嶽寺後欹側荒坡中傳燈錄載達磨傳慧可
可傳僧燦燦傳道信信傳□忍忍傳盧能今碑載忍
傳大通自通以下三傳爲大証摩頂付法然則少林
衣鉢授受六傳入嶺南蓋南宗也傳燈錄載北宗神

秀其門人嵩山普寂立秀師爲六祖云　說嵩

右大證禪師碑眞跡剥缺過半行款字數不可數可識者共六百八十八字完全者三百二十五字　金石圖

文苑英華載此碑其文尚可攷年月据寶刻類編全磨滅也逃書賦注稱縉爲文筆泉藪是時縉施財造寺之弊甚矣唐代宗尊重二氏至沙門道士死而賜官賜謚誠可嗤笑碑列縉銜云太淸太微宮使崇元宏文館大學士上柱國齊國公劉眴書止云太微宮使其崇元作崇賢無齊國公封號皆當以碑爲正　中州金石記

按此碑間段磨泐文苑英華載此文今据以錄補說嵩云碑在嵩嶽寺後欹側荒坡中河南通志嵩嶽寺在登封縣城西北嵩山之前武則天幸嵩山常以此爲行宮而不載敬愛寺之所在則敬愛寺毁廢已久今碑在嵩嶽寺後大抵敬愛寺址當時與嵩嶽爲鄰矣撰文者王縉字夏卿維之弟河中人舊唐書傳稱其以文翰著名廣德二年拜黃門侍郎碑作門下同平章事太微宮使碑有太淸宏文崇賢碑作崇元館大學士加上柱國碑有齊國公新傳較畧然碑立于大歷四年而傳稱三年以縉領幽州盧龍節度尋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營田觀察等使皆四年之官而碑繫之似撰文尚在四年以前也書者徐浩舊傳稱其代宗朝爲吏部侍郎集賢殿學士新傳不言其官集賢而有會稽縣公之封兩傳互異合之則與碑同也碑云禪師年至二十受聲聞戒捨當屬爲沙彌天寶八年上聞正度充敬愛寺大德寶應二年正月趺坐而滅年六十夏十四蓋自天寶八年受度至此僅十四年故云夏十四以前爲沙彌者且二十六年也寶應二年七月改元廣德故正月仍稱寶應碑又云縉嘗官于登封因學于大照又與廣德素爲知友縉傳稱廣德二年以縉爲侍中持節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兼東都留守碑所云嘗官于登封者當卽在此時也

逍遙樓三大字

石高九尺六寸廣四尺正書
徑二尺七八寸在廣西臨桂

逍遙樓

大歷五年正月一日顏眞卿書

庾賁德政頌

碑連額高九尺七寸六分廣四尺二寸五分十四行行三十字篆書後有小記二段六行上下截刻上截行四十一字至三十九字下截二十九字或三十一三十三字不等並正書額題唐龔丘縣令庾公德政頌十字篆書在寧陽縣

荀蒍古之良宰也榆次瑞之庚公今之賢百里也龔丘須之姑無其能□□□紀議者謂庚公之政尤矣公初告璧東日昔孝宣還元□爲經國致理□□□長通擇郎官御史之宰縣邑我自任城尉驟居五百石非才何以當之□□蘇疲人祇若　明命迺崇禮讓省刑罰紓力役闢土田宜□□□□□潤佗時雨咏爲春風於是齊魯丕變井閭咸復三載考績一方歸冠□□□御史清河張公日昌牧伯之賢也訓俗馭官勸直沮枉迹職之地類能□之□方諸爽氣日暮更清比之松筠歲寒轉茂題以上下之目出乎羣萃之表□□子異里聲同歎曰以伯諱之昌牧賞□孫之茂宇字異以名貴字□明其光□川之成周之時安爲宦吏因以命於以其曾高以之考曰銘祠爲　人從形篆

王父曰元淸爲寧陽令　曾王父曰師則爲蜀王文學楷模繼代簪纓榜老大廟諱中邑者彭滔等三十五人以㓜以忠果只大咸觀刻石寫美曰于　元祐元表爲答縣人以陽以與以周旋備詳德於邑譽多媿多文辭曰　給牌庚公□之作頌兮德化洽百里屢捨一方邑者之宰字之邑化治百里屢捨一方邑者之講觀吾頌德元元於嘉之人石圖刻大廟諱五年九月三日建

釋文

荀蒍古之良宰也榆次瑞之庚公今之賢百里也龔丘須之姑無其能□□□紀議者謂庚公之政尤矣公初告璧東日昔孝宣還元二□爲經國致理□□□長通擇郎官御史之宰縣邑我自任城尉驟居五百石非才何以當之折□□蘇疲人祇若　明命迺崇禮讓省刑罰紓力役闢土田宜茲務寬□儉□□潤佗時雨咏爲春風於是齊魯丕變井閭咸復三載考績一方歸冠都□□□御史清河張公日昌牧伯之賢也訓俗馭官勸直沮枉迹職之地類能□之□方諸爽氣日暮更清比之松筠歲寒轉茂題以上下之目出乎羣萃之表□

□千里異聲同歡曰以伯達之良牧賞次孫之茂宰宜矣公名賁字文明其先□川人成周之時世爲掌庾因以命族公其胄焉公之考曰欽嗣爲兀州別駕　王父曰元汪爲尋陽令　曾王父曰師則爲蜀王文學楷模繼代龜麟接武大麗中邑考彭滔等三十五人以公岐柔出大咸願刻石褒美申于　元戎元戎允答縣人以陽冰與公周旋備詳德行俾之作頌多愧能文辭曰於穆庾公宰字之良化洽百里風摛一方邑老上　請願言頌德元戎嘉之金石迺刻

大麗五年九月三日建此九字特大書在碑之第一行

佑之聞龔邱庾公德政碑舊矣自唐大歷五年歲在庚戌至今貞元三年乙亥凡三百八十五年善政獨彰芳塵孰嗣而李公之文辭篆字世所貴者佑之到官之初首加詢訪乃於廳事之後糞土中得其□斷壞散亡僅存其半嗟青瑤之沉埋懼磨滅之無日思欲得完本重刻于石未易得也聞邑尉永□趙珣君瑞肯爲尋訪於邑人彭鼐家得蓄藏舊紙本一以示佑之詳讀玩味頗慰願見於是礱石命工□刻□記庶乎庾公之德政與夫李公之辭翰爲不朽云五月一日承務郎兗州龔縣令林棣宋佑之記

有唐庾公嘗宰是邑當時治績昭著而名公若李陽冰者因邑人之請□文以頌其實□□既刻亦庶不朽不期圮壞其閒廿餘年未遑再立德政□□不絕如綫　縣令宋公下車之初首加詢訪越明年再勒其碑豈非　宋公之爲治有慕於庾公之治邪不然何以勸課農桑奉公竭節以今較昔不謀而合者往往皆是歟儒卿謂庾宋之治時雖異而美則同矣邑人鄉貢進士□□□□

徵事郎主簿孫思　忠武校尉縣尉王景俊

管勾造碑佐史耿□□

碑殘剝僅有其半貞元三年林棣宋佑之來宰是縣訪得完本於邑人彭鼐家重勒諸石今按其文序庾公名賁字文明其先□川人成周之時世爲掌庾因以命族公其胄焉公之考曰欽嗣爲光州別駕王父曰元汪爲尋陽令曾王父曰師則爲蜀王文學又云大歷中邑老彭滔等三十五人請於元戎云云然則當日彭滔之立頌石竟未上於朝也劉夢得高陵令劉君遺愛頌載寶應詔書凡以政績將立碑者具所紀之文上尚書考功有司考其詞宜有紀者乃奏令碑稱請於元戎及縣人以陽冰與公周旋備詳德行

□之作頌豈此時節度此方者宜可以專擅固不必待朝命耶書之亦以考世變焉文內有改字與弔相連說文改撫也從攴亾聲讀與撫同此下一字存其上半弔是爲柔字撫柔蓋稱其惠于斯民也授堂金石跋

此碑建於唐大歷五年至金貞元三年龔縣令宋佑之以舊本重摹於石佑之自爲記竝卜儒卿後跋刻於碑之左方碑文下截每行泐去三五字餘俱可辨黃小松司馬云碑陰尚有金貞元間給事郎守令于象及典史單文等名未有拓本山左金石志

按此碑無撰書人姓名文云縣人以陽冰與公周旋云云宋佑之記亦云李公之文辭篆字世所貴者則撰書皆陽冰爲之也山東通志龔邱本漢寧陽縣地北齊置平原縣隋以縣東南二十里有龔邱城更名宋大觀四年避宣聖諱祗稱龔縣金大定二十九年避顯宗諱復改爲寧陽元明以來因之此碑重刻于金貞元三年其時未改寧陽故宋佑之記自稱龔縣令也碑云都□□□御史清河張公曰昌牧伯之賢也訓俗馭官勸直沮枉題以上下之目出乎羣萃之表云云玩其文義似與盧正道清德碑相同中宗神龍二年勅內外五品以上充十道巡察使廉按州郡其時正道爲滎陽縣令衛州司馬路敬潛爲河南道巡察使以正道政術尤異奏聞中宗降勅褒美識法師爲之立碑頌清德此碑似係御史張曰昌爲巡察使品定庾公政績邑老彭滔等三十五人刻石褒美所謂題以上下之目者猶言上考下考庾公治居上考也特是碑但言申于元戎元戎允答而無奏聞之明文故不聞朝廷有勅旨如盧正道耳碑云公名賁其先□川人泐一字乃潁川也廣韻云庾出潁川新野二望碑又云成周之時世爲掌庾因以命族公其胄焉通志氏族畧庾氏堯時掌庾大夫以官命氏至春秋時周有大夫庾皮皮子過邑于緱氏然則碑以爲成周掌庾者傳訛也碑敘其先世曰考欽嗣王父元汪曾王父師則史皆無傳碑中用字如荀藐之荀松筠之筠皆新附字荀當作郇徐鉉云今人姓荀氏本郇侯之後宜用郇字筠當作縜嘉定錢君大昭云周禮考工記梓人上綱與下綱出舌等縜寸焉鄭司農注縜籠綱者讀爲竹中皮之縜縜持綱紐也此卽古筠字又說文莫日且冥也从日在茻中碑書作暮从兩日俗字也繼續也

春二月廿有六日薨于鄯城之官舍享年五十六其季八月廿三日　詔曰故具官公頃以幹能亟承任使操行逾謹勞効未酬不幸遷殂良增追悼可贈右領軍衛大將軍餘如故其年冬十月庚戌遷窆于京兆府三原縣北原禮也嗚呼公兄左羽林軍大將軍平盧副持節懷亮以方虎之材膺爪牙之任孔懷斯切致美則深七子游擊將軍崇仁府折衝希崇豐州別駕贈宋州刺史希昶左武衛將軍朔方節度副使贈太子賓客希忱右衛左郎將劒南討擊副使贈汝州刺史希愔右驍衛郎將靜邊軍使贈祕書監希景寧州刺史左金吾衛將軍贈楊州大都督希晏開府儀同三司行太子詹事兼御史大夫弟寧山南觀察使集賢待　制工部尚書渭北節度使魯國公希讓等夙漸詩禮恭承教義芳潤挺蘭玉之姿英威譽虎豹之質而希讓識度曠遠器謀沉邃仁親以孝殿國以忠綽裕冠於人倫勳勞楙於　王室至德中　今上爲元帥東伐肇允押牙從收兩京陟峯左右入侍帷幄既崇翼戴之功出擁麾幢載叶澄清之寄加以篤睦羣從紀綴宗族吉凶贍恤終始無渝行道之人孰不嗟尚　肅宗以公有謀翼之勤乾元三季春三月贈魏州刺史寶應元年冬十月又贈太常卿廣德元年冬十月　詔曰孝以立身可揚名於後代忠能事主故追榮而及親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大夫元帥都虞侯魯國公臧希讓亡父贈太常卿懷恪業茂勳賢地華簪紱佩忠信而行己包禮樂以資身守節安卑幽貞自處養蒙全正聲利不營雖與善無徵促齡悲於逝晷而積善垂裕餘慶光於後昆故得業濟艱難功參締搆出有藩條之寄入多爪牙之任位以德遷禮宜加等父由子貴贈合超倫宜登八座之榮式慰九原之路又贈工部尚書寔異之典於斯爲盛臧氏自驃騎而下世以材雄朔陲尚書既還特以功楙當代兄弟子姓勳賢間出自天寶屯于開元乘朱輪而拖珪組者數百人追于今茲繁衍彌熾綿軍州而握兵要者相望國都有後之慶固殊異于他族者矣眞卿早歲與公兄子謙爲因蘇之游敦伯仲之契晚從大夫之後每接嘗棨之歡故公之世家竊備聞見敢述遺烈將無媿辭銘曰

魯史褒者臧孫有之陳奐則諫納鼎以規殺貴言立時稱聖爲仁貽典墳智叶著龜世濟忠肅口光羽儀以至夫公英明雄毅鷙視騰彩龍驤作氣鋒淬霜棱妙窮金匱謀猷泉寫韻墨風駛儒勇是兼勳庸以位介馳戎馬猛奮虓虎絕漠援孤連兵戰苦萬虜鳴鏑紛紛如雨一

善騎射尤工尺牘沉靜少言寬仁得衆奇謀沖邈英勇冠倫友于弟兄謹令鄉黨每敦詩而執禮不茹葷以吐剛茹事而剖判泉流臨戎而智畧鋒起古所謂文武不墜高明有融者焉少以勳勞亟紆戎級開元初嘗遊平盧屬奚寇臺大下公挺身與戰所向摧鏖鋤是發名　　應宗聞而嘉之拜勝州都督府長史鋭精佐理絜矩當官朔漠不空邊鴈用乂俄拜左衛率府左郎將轉右領軍中郎將兼安北都護中受降城使朔方五城都知征馬使戎事齊足十萬維羣我伐用張軍威以肅由是深爲節度使王睃所器奏充都知兵馬使嘗以百五十騎遇突厥斬殺八部落十萬餘衆於狼頭山殺其數百人引身振高環馬彀外虜矢如雨公徒且戰遽而紿之曰我爲臧懷恪　勑令和汝何得與我拒戰乎時僕固懷恩父設支適在其中獨遮護之諸部落持疑不肯公封羊以盟之仗義以責之衆皆感激由此獲免遂與設支部落二千帳來歸後充河西軍前將盤禾安氏有馬千駟怙富不虔一族三人立皆毆斃軍州悚慄疇敢不祇俾爲節使相國蕭嵩所賞後充河源軍使兼隴右節度副大使關西兵馬使拜右武衛將軍吐蕃不敢東向者累季俄封上蔡縣開國侯開元十二季歲次甲子

身抗詞諤諤連拄精貫雲日氣雄鉦鼓狄人義激僕固誠全眇湯窮裔隨降幾千野靜沙雪風恬塞煙我騎如雲我旗連天牧無南向凱有北全　天子休之命侯開國謂福而壽康衢騁力奚命之邅幽扃是卽十城玉折萬里鵬息陣雲蒼蒼日暮無色令人趨奉　天眷孔明九原不作八座哀榮勇列徽範芳時懿名里成冠蓋族茂簪纓萬古千祀瞻言涕零

臧懷恪碑顏魯公篹并書懷恪再爲王晙蕭嵩兵馬使積官右武衛將軍封上蔡縣侯三贈而至工部尚書則以子希讓貴故也兄懷亮至左羽林大將軍懷恪有子七人咸顯而希讓至尚書節度使魯國公碑稱兄弟子姓勛賢間出自天寶距于開元乘朱輪而拖珪組者數百人而唐史不爲立傳故聊載之書法偉勁不減家廟茅山而石完不泐尤可喜也金石錄又載韓擇木書第三子太子賓客希忱碑及希晏碑以韓秀弼書之希讓胄子也而能爲不朽計乃爾誠有過人者矣弇州山人稿

尚書墓在陝西之三原縣顏公此刻人間少傳予向以使事道陝得之尚書七子皆爲顯官而希讓至魯國公顏公文集復有臧氏糾宗碑書七子官與此不同金薤琳瑯

右贈工部尚書臧懷恪碑不見立碑年月趙氏金石錄以爲大歷中立顧氏金石文字記據碑文載廣德元年十月贈官詔書因系之廣德元年予以魯公署銜證之而知德甫爲可信也魯公麻姑仙壇記云大歷三年眞卿刺撫州具撰李含光碑云大歷六年眞卿罷刺臨川旋舟建鄴今此碑題金紫光祿大夫行撫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則必在大歷三年以後矣寶刻類編以爲開元十二年立則但據其卒之年月并未讀其全文尤爲疏舛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云開元初嘗遊平盧屬奚室韋大下公挺身與戰所向摧靡新唐書室韋傳惟載開元天寶間凡十朝獻其後貞元四年與奚共寇乃見于傳證之碑則開元初已內侵而史蓋失錄又碑下文遇突厥斬啜八部落十萬餘衆于狼頭山今檢突厥部落無此名通鑑聖歷九年九月改默啜爲斬啜當時武后憤其倔彊故漫爲此號而魯公亦襲用之然懷恪應變紿敵功不爲細乃卒不附突厥本傳亦其疎也又所云僕固懷恩父設支適在其中獨身遮之由此獲免遂與設支部落二千帳來歸案之唐書皆不合傳載懷恩鐵勒部人則懷恩父亦舊屬鐵勒矣又云乙

李啜生懷恩世襲都督則傳言父蓋名乙李啜今碑乃云懷恩父設支則又名設支矣至云與設支部落二千帳來歸設支又自有部落及開元初來歸始爲唐臣亦非世襲都督者疑此數事史文皆未悉並當以碑爲據且足補突厥室韋二傳之闕則是碑之傳益可寶也授堂金石跋

按此碑無年月以撰書之顏眞卿結銜考之碑題行撫州刺史魯郡開國公新唐書眞卿傳代宗立起爲利州刺史不拜再遷吏部侍郎除荊南節度使未行改尚書右丞帝自陝還眞卿請先謁陵廟宰相元載以爲迂俄以撿校刑部尚書爲朔方行營宣慰使未行留知省事更封魯郡公時載多引私黨眞卿上疏載以爲誹謗貶硤州別駕改吉州別駕遷撫湖二州刺史載誅楊綰薦之擢刑部尚書進吏部舊傳畧同帝自陝還者代宗本紀廣德元年十月庚午吐蕃陷邠州辛未寇奉天武功京師戒嚴丙子如陝州戊寅吐蕃陷京師十二月甲午至自陝州是也元載爲宰相乃寶應元年建辰月之事元載之誅乃大歷十二年事眞卿之爲撫州刺史傳雖不詳何年玩其敘次在載誅之前据麻姑仙壇記大歷三年已刺撫州則不出三年至十二年矣集古錄目載顏眞卿乞御書放生池碑額表碑并碑陰記大歷中眞卿爲湖州刺史建于州之駱駝橋東以大歷九年立据此則眞卿之刺湖州在九年其刺撫州又在九年之前今据其子希晏大歷五年立碑則此碑必與同時所立因列于其前碑載懷恪以開元十二年二月薨十月窆乾元三年贈魏州刺史寶應元年贈太常卿廣德元年贈工部尚書自是又踰數年而後立碑蓋距其薨四十餘年矣碑云祖寵父德据魯公文集東莞臧氏糾宗碑銘祖寵與此同而父作善德金薤琳瑯載此碑父善德與糾宗同而祖作君寵蓋金薤訛也碑云斬啜八部落又云僕固懷恩父設支金薤琳瑯訛作設之新唐書僕固懷恩傳父乙李啜舊書傳作乙李啜拔似新書脫一拔字啜拔卽碑云啜八皆部落之名至碑所稱設支雖無可攷然以其爲部落之名亦可無疑以臆度之猶漢時郅支之遺也疑懷恩之父本未有名卽以部落爲名故啜拔設支皆可隨稱而乙李啜拔又蕃語繁簡之不同也糾宗碑載懷恪有兩兄懷慶懷亮而懷慶已書贈官是已先卒故碑但書懷亮碑書懷恪七子官與糾宗碑不同者長希崇游擊將軍崇仁府

折衝糺宗作右衛中郎將贈□州刺史次希昶與
碑同次希忱以下贈官俱同所不同者希忱左武
衛將軍朔方節度副使糺宗作左驍衛中郎將次
希愔右衛左郎將劍南討擊副使糺宗作忠武將
軍次希景右驍衛郎將靜邊軍使糺宗作左威衛
中郎將次希晏糺宗贈左衛使餘同次希讓糺宗
但書曾國公不書官位前六子皆有贈官則立碑
時皆已先卒惟希讓在矣碑云眞卿早歲與公兄
子謙敦伯仲之契所謂兄子謙者不知是兄字子
謙抑或是兄子名謙据糺宗碑懷恪兩兄既無子
謙之稱懷慶五子希古希眞希賓希朏希逸懷亮
兄子敬廉希莊敬之讓之敬此此疑有訛亦無謙名再
据碑懷恪以開元十二年卒年五十六其生在總
章二年則其兩兄當生于龍朔麟德之間史稱眞
卿以典元元年卒年七十七其生在景龍二年少
于懷恪兩兄之年四十餘則早歲所與敦契者爲
兄子無疑特不知謙爲何人之原名耳眞卿撰此
碑當與糺宗碑同時而文有不同者如此所未詳
也

臧希晏碑

碑高九尺四寸五分廣四尺五寸六分二十四行行四十九字隸書在三原縣

□唐故金紫光祿大夫左金吾衛將軍□□州大都督
臧府君神道碑銘并序

銀青光祿大夫行兵□侍郎上柱國清河郡□□□
張孚撰
朝議郎守衛尉少卿淮陽縣開國男賜緋魚袋韓秀
弼書

有唐廣德二年八月五日朔左金吾衛將軍臧公薨于
□□安邑里之私第享年五十有三大鹽五年十月十
五日葬于三原縣長坳鄉禮也公諱希晏字恭靖先封
受氏奕葉重光僖伯諫魚哀伯諫鼎文仲立德武仲立
言傳慶□□□之□□□□□□之際子孫有後大庇
生靈述職因官今爲京兆人也曾祖君寵通議大夫靈
州長史祖善德銀青光祿大夫銀州刺史贈太子少師
父懷恪右領軍衛將軍魏州刺史上蔡侯贈工部尚書
重世將門一時人傑光臨舊圖非驚於守邱繼登列郡
載美於□家廳社白茅式旌餘烈爵明朝也握五兵之
要漏幽泉也追八座之尊禮備哀榮　澤彰存歿
名器之重今古無儔而高門棨戟前庭鍾鼎谷量千駟
之馬籯滿萬金之裝三武邁賈氏諸昆八元□高陽才

子公□□□節長摽雅操用武則武可畏學文則文足
昭鬱爲珪璋俯拾青紫常以爲千戶侯力可取萬人敵
才之餘□藝總九流射穿□札長纓係頸於閩越去兵
斷臂於匈奴開元理兵之歲塵飛碣石烽照甘泉盧龍
北隘胡馬南牧克貞師律□伐親賢　天子
御正陽前殿乃命禮部尚書信安郡王建牙璋擁金節
控弦廿萬以專征之六郡良家公爲特□而有征□□
□□勞旋公以爲揚雄執戟阮籍步兵千古同□□無
慙色其後出右地窮河源收堅城拔高壘戰勝攻取左
旋右抽合變出奇智□神遇以□功業遷至衛尉少卿
尋加□受降城使河曲之間威聲載路屬三水之地五
載未巡公侯腹心受委而拜遂以公爲□□皇城使遷
左監門將軍兼麟州刺史無何轉慶州刺史去思來暮
行古之道特拜太僕卿兼寧州刺史夫漢宣共理所以
寄□侯也□□以寧是用咨多士也故佩中朝之印寒
外臺之帷抑有由矣屬親征振旅薄伐弔人駐　蹕而
萬姓來蘇迎　鑾而百神望　幸由是□其列
郡□爲行宮鎮六龍之旂儀雙鳳之闕擇能作牧匪易
其人以政理殊尤拜左金吾衛將軍左街使任切爪牙
寄崇心膂□利功業亞夫□名方欲鑿出師之門分制
軍之間未加明命忽閟幽泉故老泣於邊疆賢臣愴於
冠劍將星夜落陣雲朝起凜然餘勇千載猶生故夫人
贈燕國夫人劉氏百代舊封五公貽慶嬪則彰美姆訓
馨芳生前已飾其□井歿後更封於石窌先公卒遂合
祔同歸公之季弟希讓御史大夫工部尚書渭北節度
贈太子太師往與公更執金吾同□□帳王肅儀貌陳
平智謀雄憲臺之一□□長城之萬里因心則友義切
天倫嗣子睦王府長史叔獻次子郢州別駕叔雅季子
河南府河清縣主簿叔清欒欒孝思攀號罔極羔柴泣
血曾參絕漿喪過乎哀行過於禮敬承副相之託式紀
冠軍之銘銘曰
臧孫有後千古立程才爲將畧道實人英出入三代光
於百城執□之寵□□之□□□初授□堂定傾□□
□□□□嘉名陳氏父子荀家弟兄高碑之上長紀忠
貞

按寶刻叢編載諸道石刻錄有唐贈楊州都督臧希
晏碑云唐張孚撰韓秀弼八分書大歷五年立在三
原今碑不見贈楊州都督事亦無大歷五年字或皆
在所缺處葬于廣德而建碑于大歷年亦不遠也
希晏爲懷恪子兄弟七人皆貴顯懷恪碑爲魯書甚

傳于時金石錄載臧氏墓碑凡三金石畧載韓秀弼所書碑凡四而俱不及此何也碑雖斷缺然名字世系歲月功勛及夫人嗣子俱尚可見亦異于泯滅失傳者矣金石存

按臧希晏爲懷恪第六子弇州山人稾誤作長子碑題□□州大都督泐二字据懷恪碑是贈揚州也撰文者張孚孚字可辨蓋與曹倦圃先生藏本同爲佳搨矣張孚及書人韓秀弼史皆無傳古今碑帖考載韓秀弼秀實秀榮三人云並以八分擅名又俱同時必其兄弟諸書皆無可攷墨池編載秀弼所書碑有六曰元待聘碑李齊物碑鄭叔清碑裴曠改葬碑鎮國公李元亮功德頌李晟先廟碑並八分書而不及此碑弇州山人稾則載此碑云廣德二年書是亦未細閱全文也碑稱曾祖君寵祖善德與懷恪碑不同又稱父懷洛右領軍衛將軍魏州刺史贈工部尚書亦與懷恪碑異碑云開元理兵之歲命禮部尚書信安郡王控弦廿萬以專征之此即開元二十年正月信安郡王禕爲河東河北道行軍副元帥伐奚契丹事詳見白道生碑跋中碑云屬親征振旅薄伐弔人此指肅宗靈武時事顏魯公撰臧氏糺宗碑懷恪七子書贈官者六八惟希讓不書贈官蓋其時希讓在也此碑則云希讓贈太子太師則亦卒矣希晏三子叔獻叔雅叔清其官位與糺宗碑不同碑云叔獻睦王府長史糺宗云朝散明州長史碑云叔雅郢州別駕糺宗云朝散洋州司馬碑云叔清河清縣主簿糺宗云京兆府參軍蓋糺宗與此碑有建立前後之不同也

金石萃編卷九十五終

金石萃編卷九十六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五十六

麻姑仙壇記

石橫廣二尺八寸高九寸記四十六行行二十字後跋二一七行一十四行每行俱十六字正書在建昌府南城縣

有唐撫州南城縣麻姑山仙壇記

顏眞卿撰并書

麻姑者葛稚川神仙傳云王遠字方平欲東之括蒼山過吳蔡經家教其尸解如蛇蟬也經去十餘年忽還語家言七月七日王君當來過到期日方平乘羽車駕五龍各異色旌旗導從威儀赫奕如大將也既至坐須臾引見經父兄因遣人與麻姑相聞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王方平敬報久不行民間今來在此想麻姑能蹔來有頃信還但聞其語不見所使人曰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修敬無階思念久煩信承在彼登山顛倒而先被記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便還即親觀願不即去如此兩時間麻姑來時不先聞人馬聲既至從官當半於方平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頂中作髻餘髮垂之至要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彩耀日不可名字皆世所無有也得見方平爲起立坐定各進行厨金盤玉杯無限美膳多是諸華而香氣達於內外擗麟脯行之麻姑自言接侍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聞蓬萊水乃淺於往者會時畧半也豈將復還爲陸陵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經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之已知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便以擲之墮地即成丹沙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了不喜復作此曹狡獪變化也麻姑手似鳥爪蔡經心中念言背蜂時得此爪以把背乃佳也方平已知經心中念言即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者神人汝何忽謂其爪可以把背耶見鞭著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大靈三年眞卿刺撫州按圖經南城縣有麻姑山頂有古壇相傳云麻姑□此得道壇東南有池中有紅蓮近忽變碧今又白矣池北下壇傍有杉松皆偃蓋時聞步虛鍾磬之音東南有瀑布淙下三百餘尺東北有石崇觀高石中猶有螺蚌殼或以爲桑田所變西北有麻源謝靈運詩題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恐其處也源口有神祈雨輒應開元中道士鄧紫陽於此習道蒙召入大同殿修功德廿七年忽見虎駕

龍車二人執節於庭中顧謂其友竹務猷曰此迎我也可爲吾奏願欲歸葬本山仍請立廟於壇側　晉宗
從之天寶五載投龍於瀑布石池中有黃龍見　盛
宗感焉乃　命增修仙宇真儀侍從雲鶴之類於戲自
麻姑發迹於茲嶺南真邊壇於龜源花姑表異於井山
今女道士黎瓊仙年八十而容色益少會炒行夢瓊仙
而洽花絕粒紫陽姪男曰德誠繼修香火弟子譚仙巖
法籙尊崇而史元洞左逼元鄉薈華皆清虛服道非夫
地氣殊異江山炳靈則曷由篤懿流光若斯之盛者矣
貞卿幸承餘烈敢刻金石而志之時則六季夏四月也
江南西道建昌軍南城縣麻姑山在縣西南二十二
里山頂有古壇相傳麻姑得道于此壇東南有池池
中有紅蓮會變爲碧壇邊杉松皆偃蓋時聞鐘磬按
虛之音東南有瀑布源下三百餘尺山頂上石中有
石臼數所或爲桑田所變也西北有麻源謝靈運題
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詩云銅陵映碧澗石磴瀉
紅泉即此處也刺史顏真卿按神仙傳撰仙壇碑備
詳其事　太平寰宇記
右麻姑壇記顏真卿撰并書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
月其爲人尊嚴剛勁象其筆畫而不免憾於神仙之
說釋老之爲斯民患也深矣　小字麻姑壇記或疑
非魯公書魯公喜書大字余家所藏顏氏碑最多未
嘗有小字者惟干祿字書注最爲小字而其體法與
此記不同蓋干祿之注持重舒和而不局蹙此記遒
峻緊結尤爲精悍此所以或者疑之也余初亦頗以
爲惑及把翫久之筆畫巨細皆有法愈看愈佳然後
知非魯公不能書也故聊誌之以釋疑者　集古
錄
右唐麻姑仙壇記顏魯公撰并書在撫州又有一本
字紀小世亦以爲魯公書驗其筆法殊不類故正字
陳無已謂余嘗見黃魯直言乃慶歷中一學佛者所
書魯直猶能道其姓名無已不能記也小字本今錄
於後使覽者詳其眞僞云　金石
錄
麻源第三谷入太青觀別由小路約行十里上山其
紆峻亦畧類徑山中路有界青亭次雙練亭枕流亭
懸瀑對瀉雪濺雷吼天下奇觀也近之龍王祠有潭
天寶中黃龍見於此自此始得平地而爲仙都觀方
士謂之丹霞小有天觀宇雖古而道士星居無復清
高氣象主者胥景常具飯五峯堂五峯謂葛仙朝真
望仙拜仙秦人皆強名也元豐間封麻姑爲清眞夫
人元祐改封妙寂眞人宣和加上眞寂沖應元君徽

宗御書元君之殿四字仁宗亦嘗賜飛白來字余見
魯公碑魯公塑像在祠堂中　周必大歸
廬山日記
顏碑刻于唐大歷六年魯公纂文紀山迹也石臧書
工良足珍重元季兵燹流落人間永樂初爲薊州衛
知事郡人雷豫所得成化紀元其子泰獻于府遂什
襲藏之蓋欲其可久也　謝士
元跋
陸放翁云魯公麻姑壇記有大小二本蓋用羊叔子
峴山故事通志金石畧載魯公書亦有小字麻姑壇
記則歐陽公之疑與魯直之言又似不足信元柳待
制道傳云麻姑壇碑小字楷法尤精鑿比聞舊石焚
毀山中雖重刻無復當時筆意則亦以小字爲顏書
但謂石已不存非也吳文正公云麻姑碑在吾鄉舊
爲雷所破重刻至再字體浸失其眞則被焚者乃臨
川大字本而南城之石至今固無恙也　金薤
琳琅
撫州南城縣舊有顏魯公麻姑仙壇碑後分南城入
建昌碑隨入公屢聞爲一守棄之歸而命俗工摹一
碑于郡今所相傳者是也余廣訪宋搨命良工精刻
函之郡中用存故事其碑陰衛夫人等書一一並留
不差毫髮臨池者尚鑒余之苦心哉　明藩盩王
重刻碑跋
仙都觀壇即蔡經故居王方平來會仙人麻姑之處
顏魯公記其事手書入刻往在京師見一舊本當時
購之不得後十餘年來守建昌此刻匣貯郡齋啟祖
之石方廣盈尺中斷字多磨滅不可辨爲之慨然偶
過近溪羅大參出所藏舊本點畫波發與京師所見
毫髮不差遂鐫之以傳郡之舊跡碑陰有唐衛夫人
褚河南虞永興歐陽率更薛稷柳河東李北海諸小
楷因併刻之　季膺
跋
是碑失去既久洪武初郡守新學宮見舊墨墨座東
偏爰委仙都道士立石嵌隅今具在也正德中山蹊
樵墜于澗底拾出其碑版字跡猶無恙先君以其奇
遘輒珍襲一副後碑入郡中漸就剝裂觀者每爲悵
快茲郡公鴈山季先生將圖翻刻而莫獲善本暇日
過從姑山房肆覽遺墨得是册色喜遂命工人石　羅
汝
芳
跋
撫州有魯公仙壇記字形大如指頂筆筆帶有隸意
魯公最得意書也不知何時毀壞至行世甚頭小書
乃慶歷中人僞書載金石錄而今舉世奉爲楷模誤
矣　庚子銷
夏記
往見魯公所書麻姑壇記皆小字甲戌夏景陵吳旣
間驥之子閎彥來京師求作其父遺集序遺余麻姑

壇記大字末云奉議大夫建昌府知府梁伯達重建
蓋臨川舊石毀後梁君重刻于建昌者草廬所謂浸
失其眞者是也帶經堂集
右碑高六寸廣尺許相傳爲玉版可入懷袖唐顏魯
公眞卿撰書共九百餘字字甚小有尋丈之勢爲魯
公正書第一碑在麻姑山觀中宋末觀圯吳道士攜
置雲崖山遂流落青綏東平間明永樂中爲薊州衛
知事雷豫所得其子泰示撫州守謝士元以巨石函
置之外刻詠碑諸公如宋曾文定鞏李說書覯劉郎
中涇李丞相綱潘邠老大臨明謝戶部磐左吏部贊
詩與書皆足附魯公之後而士元則戶部子也集古
錄云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而不免惑于神仙釋
老之說予觀魯公使李希烈時見危授命非深于二
氏之說者不能夫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二
氏之教與吾儒同也以魯公而猶謂之惑乎即此碑
石既失復歸諒不止魯公忠義之所感召抑有神人
如麻姑者狡獪于其間乎金石後錄
余所得猶是南城元本爲新建裘魯青所遺以較大
字精神結搆無毫髮異惟見鞭著經背作具鞭疊字
皆作二爲小異耳虛舟題跋

麻姑仙壇記魯公手書不知何年遺失山澗中謂爲
好事者攜去宋景祐間一樵豎偶于山間鋤得之斷
其一角故曾子固詩云碑文老勢信可愛碑石小缺
誰能鐫後人每珍之謂翻刻新本不如也麻姑山丹霞洞天記
右麻姑仙壇記小字本黃魯直謂是慶歷間學佛者
所書趙德甫亦疑其僞宋人書多放縱不守唐法尤
不喜作小楷故有意抑之未可爲定論也碑題撫州
南城縣攷南城漢舊縣本屬豫章郡晉宋以後改隸
臨川郡唐改臨川爲撫州縣仍隸焉宋始於南城置
建昌軍自是乃別於撫州耳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小字麻姑仙壇筆力遒勁實累黍而有尋丈之
勢非魯公不能作此此雖翻刻摹勒尚佳惜碑陰
不可得見而大字者世亦罕傳昶兩至江西竟無
從訪得也

三教道場文

碑高四尺廣三尺七寸二十三行每行字不等正書

資州刺史叱干公三教道場文其傍即周文王神□基故後周文王號□□□□□

朝請郎行成都府廣都縣丞李去泰述

書人樂安郡任惟謙

四維無涯靈黃混其體精氣相射陰陽孕乎中寒暑推
移日月所以交會道德敷暢仁義所以表儀即有金人
流化開悟方便之門寶籙□宗冲融自然之理法本無
別道亦強名隨化所生同歸妙用故知二儀生一萬象
起三殊途而歸體本無異至哉廣運靈之又靈方丈之
間示我三教察其規製即資州刺史　叱干公作禮虔
誠大靈二年十月奉爲　我國家之所造也公六德居
邦千里作鎮心貫白日志勵秋霜出敵忘家長安不徒
甲第以身許　國閫域獨作長城公之忠也每歇黑山
尙七常以丹誠望　闕所經幽異志誠感神上啟靈祇
誓清壤襄公之義也今南方已定全蜀無虞戰馬歸山
衆落附欵公之力也襟帶無外書軌永同至于海隅罔
不咸若公之□也所以建此道場上荅神理公之信也
天地合應鬼神共資磅礴山川毖邃祠宇□□智力
誰啟此門巍巍乎視現不窮蕩蕩乎思量無及人世幻
影盡證虛無衆聖眞容超然利見無言說法無色現身
不動如如能生此會黃金照曜上有白毫放光紫氣氤
氳下有眞人現世漢崇褒聖已表儒風唐號文宣弥尊
德位仙雲法雨併灑虛空東序西庠盡涵霧露別爲世
界更有神形手持寶刀常親護法技業本根則後周之
苗裔也位尊茅土再忝文王之名班列將軍特□龍驤
之號羅列四部變現十方迴向之間不覺恍惚想之疑
遠人理並行聽之無言風樹傳法悲夫造化未出陶鈞
稽首歸依願離生死踟躕勒石用紀斯文其詞曰　西
方大聖爲法現身不生不滅無我無人甘露灑雨水□
淨塵心澄智□道引迷津湛然不動永絕諸因　混元
難測杳杳冥冥恍惚有物想像無形□□辯位四方□
星中含仙道下育人靈法傳不死空餘老經　廣學成
海煥文麗天光□十哲軌範三千獲麟悲鳳讚易窮靈
首唱忠孝跡重仁賢其道不朽今古稱允
大靈六年歲次辛亥孟夏月十五日記
門師京兆府萬年縣沙門智順
鐫字人平原郡雍慈順
都料文六彌勒佛匠雍慈敏
按此碑題資州刺史叱干公三教道場文唐書地
理志資州資陽郡屬劍南道文內不著叱干公之
名兩唐書傳亦無姓叱干者通志氏族畧代北複
姓有叱干氏云代人後魏獻帝定姓爲叱干氏居
武川魏書官氏志叱干氏後改爲薛氏今此碑仍
作叱干公者殆唐時猶有此姓而未盡改歟碑題

下注云其傍即周文王神□基故後周文王下闕文
有云別爲世界更有神形手持寶刀常親護法枝
葉本根則後周之苗裔也位尊茅土再忝文王之
名班列將軍特□龍驤之號所謂後周文王者似
指後周文帝宇文泰初謚文公閔帝受禪追尊爲
文王廟曰太祖武成元年追尊爲文皇帝以文義
求之當是資州建三教道場其旁有周文王之舊
祠建後周文王之廟即以後周文王爲護法塑像
爲持寶刀者猶今佛刹之有伽藍神也文內敘三
教先佛次道次宣聖蓋三教之目肇于此矣沙門
智順謂之門師未曉其義三教似皆有造像而獨
有都料丈六彌勒佛匠姓名著于末行亦未詳也

大唐中興頌

磨崖高一丈二尺五寸廣一丈二尺七寸二十一行行二十字左行正書在祁陽縣石崖

尚書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荆南節度判官元
結撰

金紫光祿大夫前行撫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
顏眞卿書

大寶十四季安祿山陷洛陽明季陷長安　天子
幸蜀　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季　皇帝移軍
鳳翔其季復兩京　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
盛德大業者必見于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
老於文學其誰宜爲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爲惛爲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群
生失寧　大駕南巡百寮寡身奉賊稱臣天將昌
唐繄睨　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万旗戎
卒前駈我師其東　儲皇撫戎蕩攘羣兇復復指
期曾不逾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　宗廟再安
二聖重歡地闢天開蠲除祆災瑞慶大來凶徒迸
儔涵濡　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
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　大君聲容
沄沄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
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季
上元二季秋八月撰　大寶六季夏六月刻
崇寧三年三月己卯風雨中來泊浯溪進士陶豫李
格僧伯新道遵同至中興頌崖下明日居士蔣大年
石君豫太醫成權及其姪逸□守能志觀德清義明
等衆俱來又明日蕭褒及其弟褒來三日襄同崖次
請□賦詩老矣不能爲文偶作數語惜秦少游已下
世不得此妙墨劉之崖石耳春風吹船著浯溪扶

上讀中興碑平生半世有墨本摩莎石刻髮成絲明
皇不作苞桑計顛倒四海由祿兒九廟不守乘輿西
萬家□作鳥擇栖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
爲事有至難天幸耳上皇跼蹐還京師□間□召色
可否外間李又頤指揮南內淒涼幾苟活高將軍□
□□□臣結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安知忠
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琚詞同來□僧六七輩亦有
文士相追隨斷崖蒼蘚對立久涷雨爲洗前朝非
宋豫章黃庭堅字魯直諸子從行相枕柜楛春□允
悟超
右大唐中興頌元結撰顏眞卿書書字尤奇偉而文
辭古雅世多模以黃絹爲圖障碑在永州磨崖石而
刻之模打既多石亦殘闕今世人所傳字畫完好者
多是傳模補足非其眞者此本得自故西京留臺御
史李建中家蓋四十年前崖石眞本也尤爲難得爾
集古錄
在祁陽浯溪石崖上俗謂之磨崖碑又按練潛□熙
寧間作笑峴亭記曰次山文章道勁魯公筆畫□□
皆有以驚動人耳目故中興頌寶之中州士大夫家
而浯溪之名因人稱著天下輿地碑記
湖南浯溪在永州北一百餘里流入湘江其溪水石
奇絕唐上元中邕管經略使元結罷任居焉以其所
著中興頌刻之厓石撫州刺史顏眞卿書吳曾能改齋漫錄
浯溪近山石澗也噴薄有聲流出江中臨石厓數壁
纔高尋丈中興頌在最大一壁碑之餘石無幾所謂
石厓天齊者說者謂或是天然整齊之義范成大驂鸞錄
結自以老于文學故頌國之中興頌成乞書顏太師
以書名時而此尤瑰瑋故世貴之今數百年蘚封莓
固遠望雲烟外至者仰而玩之其亦天下偉觀耶嘗
謂唐之文弊極矣結芟擢蓬艾奮然拔出數百年外
嘗曰山蒼然一形水泠然一色大抵以簡潔爲主韓
退之評其文謂以所能鳴者余謂唐古文自結始至
愈而後大成也廣川書跋
宋馬永卿曰中興頌云復復指期此兩字出漢書匡
衡傳云所要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注云下復扶目反
又何武爲九卿時奏言宜置三公官又與翟方進共
奏罷刺史要置州牧後皆復復故注云依其舊也下
復扶目反金石文字記
浯溪遠望之石壁嶙峋如屏如闕近視之嵌空玲瓏
疊峰而多穴石質類太湖復類靈壁面背皆奇隨步

異態設窮人巧爲假山未有能髣髴者崖畔槎枒老樹交柯垂陰蒼藤倒掛瓔珞百千清溪一線注於江獨石而墜有聲鏘然境致清絕元次山罷道州樂其幽勝遂移家焉一水一石各爲之銘又乞顏魯公書其所作中興頌鐫崖壁（潛采遂初堂集）

黃山谷跋及書磨崖碑詩字奇偉可喜歟所云崇寧三年三月已卯今山谷集刻本脫三月字則已卯日竟無所屬又下列敘官守能志觀德清義明等衆而刻本以等衆作崇廣不能爲文刻本作豈復能文偶强作數語惜秦少游已下世刻本亦少偶字及已字詩內鳥擇栖刻本鳥作烏至臣結春秋二三策句刻本春秋作春陵此其尤謬不可不以石刻舉正者也

攷次山春陵行自敘蓋爲諸使徵求而發於中興碑無所寓詞惟易以此石作春秋二三策與碑云天子幸蜀太子即位靈武其中隱寓褒貶例此春秋之義也

集刻半誤于工人而此跋又寥遠爲世所不見故爲存錄以訂近本之譌使校勘者知有考也（授堂金石跋）

按撰頌者元結新唐書傳史思明亂命結發軍挫賊南鋒結屯洛陽守險全十五城以討賊功遷監察御史裏行荆南節度使呂諲請益兵拒賊帝進

結水部員外郎佐諲府與碑題銜合呂諲傳稱上元初拜荆州長史濃湖峽忠等五州節度使則結之爲判官亦在其時頌撰于上元二年正與兩傳合也碑題顏真卿書末云大歷六年夏六月刻真卿官撫州刺史亦在大歷六年則是元結撰頌後十年而後書且刻也碑頌蕭宗中興即位靈武收復兩京上皇還京等事唐書蕭宗本紀至德二載十二月丙午上皇天帝至自蜀郡則撰頌又在還京後四年頌磨崖在祁陽縣浯溪結判荆南時寓居于此其刻峿臺銘在大歷二年浯溪銘唐亭銘俱在大歷三年不知何以刻此頌獨遲至大歷六年也黃山谷詩磨崖據金石文字記與峿臺浯溪唐亭等銘連及但詩爲中興頌碑而作因移附于此山谷詩後有秀才家以私鐵刻之云云一行又有廣德癸丑重修刻一行不具錄此碑爲袒族姪宸官永州知府及小門生林崑瓊知永明縣先後以搨本見貽較之外間傳本最爲精審至次山此頌並無春秋譏刺之意山谷所言殊不足憑　國朝王文簡公士禎所作摩崖碑詩議論頗正附錄於後云有客新自湘江歸登堂示我浯溪碑芒寒

邑正三百字忠義之氣何淋漓白日行天破幽暧走避罔兩潛神夔憶昔天寶初喪亂漁陽突騎如飈馳二十四郡少義士平原太守獨誓師平生不識顏眞卿乃能一木支傾危清河年少氣慷慨十歲作賦平盧兒中興大業起靈武功成不死神扶持道州刺州昔漫叟振筆大放瓌瑰詞請公磨厓書絕壁鏘鏗千仞青雲梯鑾烟瘴雨不剥蝕萬古照曜天南陲昨者劇賊亂滇海盜據衡永爲根基太平祭告徧羣望山川一洗無磷緇宜有雄詞繼前代磨厓重刻浯溪碑

田尊師碑

碑連額高七尺九寸廣三尺四寸二十八行行字數不等行書篆額在富平縣

大唐檢校兩縣威儀兼永仙觀主田尊師德行之頌

此行闕

□□□內供奉□光書并題額

□□□□□□□□□□□德乃昭□□而□□

□□□□□□□□□□□□□□□□□□□□

□□□□□□□□□□□□□□□□□□□□

□□□□□上公用之　漢帝降而□□□□□

□□□□□□□□□□□□而□□□□丹□而遊

紫府□□□□□□□□□□□□□□□□□□

神仙□□□□能脩苟能脩之何遠之有　師□□□

□□□□□□□□□曰□原縣縣西□一十五里□□

曰永寧鄉□□□□□□□□□□尤殊仙才特異□

歲□□尊師學道方通衆妙之門卅□□□□□□

盡十□□□□四□□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

□□□□□□□□□□□□名永仙□□□□□紀

星月以登壇步乾坤而入□金丹易□將□□廿之津

木□□魂已得養生□□□□□□□□□□□不

墜□□猶□雖江□海濶無□□□智能地久天長

有盡却先於□□□邑舊俗多□□□□□至道悟□

□□□□□□□□□□之有□□此此生無

滅□竭精念□□□知道遙不□於谷神寂寞永□於

山鬼吁□悲哉尊師賜之曰豈有思其□□□忘其□

□將□□□□□　□□氣象遂□於仁里□

開秘訣□□　元君舉手□招□□知復襲之大笑者

莫不勤而行之□□□□□何其盛也則知陽□□□寒

□□□□□□□□□□□□□□□□□□□□天

寶二載五月廿三日從八之願斲起仙宮審曲面勢左

陵右邑自卯而□□□發及酉而百堵齊□□□山

積艮不□□□□□□□□□□□□□□□□□

依□□候時而□不日而成

睿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賜額曰永仙觀崇
□却望隔□而青翠盈襟太華斜看出戶而□□□□
則□□□□□出脩□□門□□□□□□□□虹梁
□揖綺疏躑躅熊伏兎蟠螭躍魚自尊師厥初既而桂□
□山□□□谷槐稜儒市杏擒仙林□□□□□□
請　眞君之宅海□湘□朱□紫□與藥千品名花萬
類庶春華之可採豈秋實之無望雖固在生成亦爰資
樹植穿畦種子汲井□根昔□□□□□□□七寶
□□三珠□□覆院□□□列背繡成帷□成蓋當
畏景挺莇而清陰霏霧繫尊師是賴夫人者滋味□□
□之所養也□則害身故□□□□□□□□淫而
生疾若宮商失節甘□逾□始雖悕心堙耳終乃腐腸
伐性至於風飄雨濕明思晦惑□□□腹□□察而
脉分三部意□多方有□□□□□□而愈之者有宜
以言解釋而愈之者有宜以消息導引而愈之者有
宜以針灸湯藥而愈之者皆□□□□□之則沉痾
既已深膏肓無所□□□□□□□□□□□□□□□□
支百節均令不寒調令不熱此尊師妙絕亦有時朝拜
或終日閑安開太上□□□□□華之奥旨四時□□
卻無爲而□□□□□□□物可齊了非馬以喻已馬
之非馬有無雙遣彼我俱忘欲使尚薄浮華業敦清淨
則釋□□□□□□□稽首請益伏膺待告分剖疑滯發
□□□□□□□□不到寶尊師善導夢有道門使撿校
毀中監冲虛申先生志高詎仰道遂難名偏□　□□
□□□□□□□□奏尊師爲四方妙選領兩縣□□
□□□聲自宮閫□□而　詔從天落□於□□□□以
光榮□抑□之□豈求之也初上元歲大兵□□□蝥
失事五穀不登天降凶灾人受凍餒尊師乃□□□食
以待□者凡所蒙活數逾千計於是縉紳處士孝廉秀
才先□□□左衛胄曹參軍金□□□□府兵曹參軍
田視等卅八人皆鄉邑髦彥河山□□□□□□□
曹□僉曰尊師德行可稱將傳不朽頃國家多難遂因
鄉里□□□□刋勒而常有□焉□　我寶應元
聖文武皇帝□□□□立功中書令汾陽王子儀□□
事兵部尚書□□□□中書侍郎元公載黃門侍郎王
公縉光□□□□□□　京兆尹子□□兩□尹□□公
□子公□□□□□府邑宰□公□主簿陸公□□□□
公平陳公審□□□□□□以道化令行□□□□古
千戈載戢□□攸寧夫然故羣英賴□□□□□□□
□□□□□□□□□□□□□□式建豐碑於昭□行

□□□南陽三絕有□□□□□□□□□□無媿林宗
□爲頌曰
大□太上三清□□□□□□□□□宮□□徃□鶴
駁來冲□□有盡壽命無窮修以□□□□□□□□
□□□□□□□□適性全生盡理代□□□□□甲
士□名乎哉□名□矣□□□□□□放分□渭北□
□□□□□□□□滅法罕□□衡□□□□□□□□
□青天□□白日指引迷途□□□□□□□□□□
□□□□□□□□□□□□□□□□□□□□□□□□
□□□□□□□□□□□□□□救有方□□無玷
俞扁思齊施周□□□□□□□□□□□□□□□□
□□□□徽猷播□□□□
相傳美原鎮爲眞人拆宅上昇處故後人立碑于此
碑甚磨泐號年莫可攷故附置于此關中金石記
按碑文約一千六百餘字今存者約九百餘字而
間斷難讀文義不能曉楊撰人姓名全泐據孫星
衍寰宇訪碑錄載此碑云蕭森撰田名德集王羲
之行書大歷六年十月立又據抱經堂集觀身經
銘碑跋云關中金石記名之曰永仙觀主田尊師
碑蕭森撰名德集書非也蕭森所撰乃永仙觀記
亦集右軍書是皆以此碑爲蕭森撰集右軍書也
今按此碑蕭森姓名雖不見而次行則有內供奉
日光書并篆額等字其非集右軍書明甚碑今在
西安府富平縣美原鎮唐書地理志美原縣屬京
兆府太平寰宇記美原縣屬耀州義林旌義二鄉
唐元和三年割隸富平縣以奉豐陵然則今富平
縣之美原鎮即唐美原縣地而立碑之所疑即義
林旌義二鄉也長安志美原縣載靈集觀而無永
仙觀即富平縣亦無此觀是觀在宋時當已廢毀
宜乎陝西通志亦無攷也然據碑文云□原縣西
□一十五里曰永寧鄉似永仙觀建于其處縣名
渺一字疑美原也攷長安志美原縣無永寧鄉碑
既闕渺無可證矣碑云中宗皇帝名永仙則似中
宗時已有永仙之名又云天寶二載嘗起仙宮元
宗皇帝賜額曰永仙觀是永仙之額元宗始賜也
碑又云上元歲大兵凶災人受凍餒尊師活逾千
計于是田視等卅八人刋碑頌尊師德行下有實
應皇帝及中書令汾陽王子儀中書侍郎元載黃
門侍郎王縉等姓名唐書肅宗紀乾元二年十二
月史思明寇陝州上元元年閏四月大饑代宗紀

寶應二年七月壬寅羣臣上尊號曰寶應元聖文
武孝皇帝壬子大赦改元廣德宰相表乾元元年
八月郭子儀兼中書令寶應元年五月元載行中
書侍郎廣德二年正月王縉爲黃門侍郎碑所載
與唐書皆合据會善寺戒壇牒大歷二年十二月
王縉列銜尚是黃門侍郎則立碑歲月不出大歷
初年金石錄補稱田名德造觀大歷六年三月落
成則立碑當在是年今與觀身經碑並列之碑稱
尊師脉分三部意□多方觀身經碑亦云智方俞
疾慧食充飢是尊師又常以醫藥濟人不獨道行
高妙也關中金石記以美原鎮爲眞人拔宅處後
人立石此蓋流俗傳訛未詳玩碑文者也

觀身經銘碑

碑高六尺一寸三分廣五尺五寸五分前刻觀身經銘後刻永仙觀碑文共三十行每行五十二字行書在富平縣美原鎮

清淨智慧觀身經銘經文不錄

三皇內景弟子永仙觀主兼撿挍奉先□□威儀田
名德集晉右軍王羲之書

大唐京兆府美原縣永仙觀碑文

朝散大夫兼丹州別駕上柱國蘭陵蕭森字從政撰
并摸集王右軍書

述夫□冥澹泊者不可以思及混成空有者不可以□
量故　我聖人云□不知其名而強名之者其惟
大道乎先天□生後時□進希微豈得乎□聽混澄
焉撓其清濁湛然無爲莫之領□三才自敘万物□成
洎乎叔世智巧□滋□飾陶甄之用漸昧自然之本是
以聖人維綱深仁救時存乎□象以匡□弊　我
大唐廓□大聖皇帝道超萬古功冠百王探至□而拯
蒼生廣清化而敦地庶欽若　上帝追遠　元始□以
天寶二年□月□日下　□聞□縣□[illegible]元廟年
代將遠或多頹□宜令所在長官量加修葺時縣令河
東柳升長河之秀高嶽之英負不羈之才□□雲之氣
上承　□□下順人心因庭簡之餘爰搜永寧鄉古廟
夫行政治者必務洽乎道乃與景龍觀　先生田名德
語斯改更□□□生之□□□□人之力乃於縣東纘
舊業創新制周廻數里垣□百雉朝戢疏壤夕終朽飾
若非至道精感其孰能與於此乎　尊師勸勉有方歸
化如市堂殿廊宇煥焉惟新[illegible]像眞容肅然如在至五
年又以□術之餘資□洪鐘一□并植奇樹珍林廣芝
田蘭圃不可勝數□□□□精感潛通六年□月□日
有　詔賜額曰永仙觀勅尊師爲觀主別新度七人以
充灑掃則自此而立也頃以　國家多難未終□□之
功今天下□平土宇清謐　一人有慶地庶咸穌
復興一匱之功將成九仞之業大廓六年乃建門屋
尊師□務既畢內□蒼生聿脩開□之門大啟迷津之
□於是集晉右軍王羲之書勒清淨智慧觀身經銘碑
刻石寔邁古今經文鎮開永疑壬子之世道門復值何
必甲申之年觀是則身患頓忘仰之則筌蹄懸解揔諸
盛事克就其功不稱不伐者惟　尊師乎　尊師頻陽
人也□道而□含道而長年十四　中宗孝和皇
帝登極置景龍觀而度凡□五十載然主此觀又踰三
紀行業□□於海內令聲聞達於天府其年□月十六
日□□　□旨令知奉先等縣威儀使　尊師德合□
□□同其廣事無爲而無不爲行常道乃非常道□□
上善無得而稱[illegible]波莫測其淺深□涯豈量其遠近上
座蘭法會監□公孫志誠弟子　徒衆彭惠源并
諸縣□道俗門□等千有餘人並道行純脩智懷泉遠
咸仰茲德業患作而無記幸時逢康泰人喜豐年縣令
裴公平政殆有方惠訓無喻故得鏤文金石特建豐碑
庶不朽之功並乾坤□可久靜默之教歷億歲而彌彰
其詞曰
浩浩元始冥冥□成□分萬□□□千名淳□□起□
□□生偉哉□聖聿□善誘探賾隱顯覃思空有□乎
未形吾乃無咎握圖繼胄粤我大唐轉彼頹迹降此新
綱廟遷邑左化啟頻陽碧堂□起靈宮秀出壘棟□雲
浮梁暎日面□聖衆羅衛匪一□□善貸表列希聲萬
鈞陶冶九乳方成響愈迷俗韻節昏明瑹瑹琪林氛氛
蘭圃神草遍秀祥花開吐帷蓋元都垂陰紫府道弦業
廣精□無垠天仙合德人物通神皇宮錫號翰苑題文
觀□觀惠非實非虛身有患有身無患無或異周蝶或
同鵬魚盡至道□道亦眞如□如□文既□於□火雕
篆是□于玉書功高望重曰我尊師道□□聖德邁□
夷智方愈疾慧食充飢千齡奉壽萬品承規道則斯在
何必具茨式刊琬琰永久爲期
今在富平縣美原鎮題曰美原縣永仙觀碑文相傳
田眞人拔宅上昇處也金石文字記
永仙觀在唐京兆府美原縣卽今之富平縣觀主田
名德同令柳升奉天寶二年詔書葺治永寧鄉古廟
至大歷六年三月落成建碑也自明皇夢見老子眞
容之後承奉風旨者獻符瑞興土木干戈肆起幾至

亡國悟不知悔田名德爲中宗時景龍觀所度道士年八十餘刻清淨智慧觀身經亦集右軍書襲五千言之糟粕殊不足觀與此碑並傳于世金石錄補

文甚剝泐其標題尤不易辨識關中金石記名之曰永仙觀主田尊師碑蕭森文名德集書非也蕭森所撰乃永仙觀記亦集右軍書同在一碑森稱尊師集王羲之書勒清淨智慧觀身經銘今以其言諦視碑之首行智慧觀身四字隱隱可辨其下云三皇內景弟子永仙觀主兼撿校奉仙等縣威儀田名德集晉右軍王羲之書蓋名德即尊師之名也美原今爲鎮屬富平縣又有一碑篆額曰大唐撿校兩縣威儀兼永仙觀主田尊師德行之碑惟光行書上一碑大歷六年十月立此碑先後相去殆亦不遠可知抱經堂文集

按道藏有太上靈寶智慧觀身經即此碑所刻者道藏目錄注云觀身實相深達智慧了見四大六種根識內外照盡悉皆空寂此是觀身極則今此碑所刻經文首行多缺泐而其存者有智慧了見四口六口根識等字正合也惟標題碑有清淨字道藏作太上靈寶彼此不同耳

金石萃編卷九十六終

金石萃編卷九十七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五十七

宋璟碑

碑高一丈一尺七寸廣六尺側厚一尺二寸五分兩面俱二十七行行五十二字側七行行五十字正書在沙河縣

有唐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丞相上柱國贈太尉廣平文貞公宋公神道碑銘并序

金紫光祿大夫行撫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眞卿撰并書

於戲逆鱗劇上匡救之義深守死不回臣人之致極況乎文包風雅道濟生靈建一言而天下倚平含九德而三光式序超無友而獨立者其唯廣平公乎公諱璟字

邢州南和人其先出于殷王元子七代祖弁魏吏部尚書襲列人子祖欽道北齊黃門侍郎並事跡崇高各見本傳高祖元節定州田曹曾祖麗峻大理丞祖務本　皇櫟陽令父麟撫衛州司戶贈戶部尚書自田曹至于尚書皆實浮於名而位不充量事見許公蘇頲所撰神道碑公七歲能屬文一遍誦服鳥賦丁尚書府君憂水漿絕口者五日八九歲時嘗夢犬鳥銜書吐公口中而咽之遂乘而直上倏忽驚寤猶若下在胷間自後藻思日新襟靈益爽季十六七時讀易曠時不精公遲而覽之自亥及寅精義必究明季進士高第補上黨尉轉王屋主簿相國蘇味道爲侍御史出使精擇判官奏公爲介公作長松篇以自興梅花賦以激時蘇深賞歎之曰眞王佐才也轉合宮尉長壽三季從調判入高等有司特聞　天后親問所欲公以代爲唐臣不求榮達詭奏云家本山東願得魏之一吏遂手詔授錄事參軍拜舞趍出異而召還又手詔拜監察御史裏行尋丁齊國太夫人憂服闋築室反耕志圖不起俄而即眞遷殿中侍御史同列有博于臺中者將責名品而黜之博者惶恐自匿翌日公獨正辭引過　天后悅而釋之遷天官員外郎鳳閣舍人御史中丞乃謂所親曰吾比欲優游鄉里不圖要近驟至於斯其敢廢所職乎乃悉心納忠無所迴避時張易之昌宗兄弟席寵矯權天下側目公危冠入奏奮不顧身　天后失色蒼黃欲起公扣頭流血誓以死爭拾遺李邕奏曰

陛下坐則天下安起則天下危內史令勑公出公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勞宰臣擅宣王命詞氣慷慨左右震悚遂俱攝詣臺廷立切責二豎股栗氣索不敢仰

視自朝至于日昃　勑使魏救之公不得已而罷又令詣公謝罪公拒之後有慘慓二豎來吊公辭曰賢近不宜與執政通問假滿朝士慰公二豎又欲序進公舉板迎揖之不得成禮而去神龍之興復也公實佐奇謀及當疇庸讓而不受曰清宮問罪事口　五王祀夏中興功歸嗣主非曰逃賞誰敢貪天俄拜朝散大夫吏部侍郎兼諫議大夫遷黃門侍郎嘗遇梁王武三思於朝三思方欲言事公正色謂之曰當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何得尚干朝政三思慙懼而退請急累月俄而兼攝尚書左丞　中宗將幸西京深慮北鄙乃兼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又改兼貝州刺史与數人同辭三思獨揖公住公顧謂之曰諸人已出不可獨留遂揖之而去屬季穀不登國租罷入三司食邑公悉鑄之既屢挫其鋒亦處之自若俄而眞拜轉杭州又遷相州又為洛州長史唐隆初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尋五日兼右庶子尋加銀青光祿大夫　睿宗之在儲闈鎮國太平長公主潛謀廢立嘗於光範門內坐步檐中諷宰相以此旨諸相失色莫敢先言公盛氣詰之曰春宮有大功主安得異議遂奏婦人干政恐生禍階請不令朝謁俄而男又縱橫公奏之歸是貶楚州刺史

梁山構逆長安有司深探其獄勃公按覆如京兆司錄李如鋒等百餘家皆以借宅假資悉當連坐公以婚姻假借天下大同至于京城其例尤衆知情即是同反無罪不合諭辜兇渠之外一切原免天下欣服焉中書令河東公張公傑出將明之材獨運廟堂之上鏡機朝撤見事風生求公規模悉閣堂案每至危言讜議執正守中未嘗不願卷失聲汗流洽背其為通賢所服也如此

十三季　駕幸東都以公為西京留守公極言得失無有所隱　睿宗惑悅　制曰所奏之言置諸座右出入觀省以誡終身困賜綵物二百尤明奉大兼吏部十七季拜尚書右丞相公雅善戲謔不常矜莊与口口尚書王晙為莫逆之友晙而弥篤凡所詼諧人輒疏取端五日蒙賜鍾乳命醫歸鍊或以為上藥殊莫不宜委之公日推誠求信猶懼不應猜以待人信其可得聞者慙退廿一年抗疏告老至于再三手詔優遂特給全祿賜絹五百匹還東京公以為大臣歸休不宜關通人事遂杜絕賓客其季　駕幸洛陽公迎拜道左

睿宗親駐龍輝使榮王琬勞問者數四自後中使往來賞賚不絕方崇乞言之典以極師臣之敬廿五季仲冬月十有九日寢疾薨于東都明教里第享年七十

五天下大辭　睿宗震悼追贈太尉謚曰文貞公

轉物米粟常數有加喪葬官供仍詔河南少尹崔糚之充監護使夫人齊國夫人博陵崔氏滄州長史孟之女淑順嚴整高明柔克訓諸子而慈且有威佐丞相而德無違者門內之理一以見咨佴公而歿允終備老焉呼公有七子復同州司功先公而平昇尚書郎太僕少卿尚漢東太守渾毗方郎中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東京畿採訪使太子左諭德恕都官郎中延太原少尹華判入高等登封尉尉氏令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河西節度行軍司馬或肅或文或悊或义克篤前烈以休令聞以戊寅歲五月廿九日虔奉遺約歸葬公于沙河縣太尉鄉丞相原之先塋夫人合而祔焉禮也惟公間氣降神應期傑出生知禮度天縱才明王立殿天子之邦介然秉大臣之節震電憑怒讜言而不有厥躬鼎鑊沸前臨事而義形于色蠆蛆撿柙難常情之所易志深直諒易古人之所難外其身而富貴不離行其道而死生弗替非夫合一之德格于皇天不二之心形于造次則何以異是乎允所謂振古之元龜皇王之威寶者矣且夫公之德烈充塞寰寓公之謀猷著明日月大辭五季冬十二月孫儼懼遺盛美不遠求蒙以眞卿天祿校文

主亦竟以囚終無何復拜銀青歷魏兗冀三州兼河北按察使尋遷幽州都督兼御史大夫復為魏州入為國子祭酒東都留守開元二年拜御史大夫兼京兆尹貶睦州刺史轉廣州都督充按察經略討擊使又兼御史大夫特許便宜從事前是首領築鬻多據洞不賓公之下車無敢不馴彼之風俗競趁荊蘭茅茨竹樓比屋鱗次火災歲起慢藏無餘公教之度材變以陶瓦千臺齊翼方堵皆與于今賴焉燕國公張說嘗為碑頌無何使中官楊思勗召公公拜恩而就馬便行在路竟不交一言思勗以將軍　賢倖泣訴于　帝帝嗟歎久之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黃門監監修國史五年復兼侍中明季　駕幸東都至三鄉驛道險隘騎不得前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中丞王怡並坐當降黜公奏曰若致罪二臣將來必受其弊遂命公捨之曰　陛下責之以臣免之是過歸於上恩由於下臣請使且待罪然後俾其復職遂嘉而從之　睿宗嘗命公名諸皇子及公主呂号既而又令各定一美名公奏稱七子均養鳴鳩之德錫以名号不宜有殊若母寵子異恐非正家之道王化所宜　睿宗悅而從之八季拜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廣平郡開國公策勳上柱國狂　鑾

叨太僕之下列憲臺執簡承諭德之深知雖青史傳信
實錄已編於方冊而豐碑勒銘表墓願備於論誤謹憑
吏部員外郎盧僎所上行狀略陳萬一多恨闕遺其辭
曰
天命麕鳥降而生商湯孫之緒微子分疆詞招正則尉
翼文皇吏部黃門紛綸耿光忠賢世出信史相望篤生
丞相祚　我有唐文明純嘏毅烈堅剛恒衛間氣星
辰降芒嶷然山立鏗尒金鏘忠孝之盛人倫紀綱垂髫
能文夢鳥發祥通昔究易冲齡擅場勝冠結綬歷政洋
洋乃尉合宮貳軺琅琅賦嗤梅豔篇美松長蘇公嗟稱
才必佐王滿歲從調試言高驤登聞　黼扆驟列繡
裳簉跡天官如珪如璋司言鳳閣綸綍煌煌乃作中丞
威稜莫當志除兇狡廷劾二張　天后愕眙百寮
震惶公獨凜然出身激昂義形言色精貫穹蒼
皇室中興嘉謀克彰功成牢讓事軟屠羊貳職選曹諫
議是匡載清流品屢奏封章乃侍瑣闈時維夕郎悉心
糺正庶績咸康三思睢盱席寵于常慕之就第慙懼靡
亢左曹攝轄大鹵于襄兼剌貝丘朋辭鴈行三思揖語
公獨循牆處之不怍轉旆于杭既遷鄴城遂尹洛陽乃
作冢宰訏謨廟堂俄兼宮相亟綰銀黃　麗宗登
儲鎮國是遑潛謀廢立謠諑相翔厥男撓政累奏愆殃
聿臨楚邦荐察冀方總督幽薊翻飛國庠亞相烈烈尹
京趪趪旋臨建德欻莅南荒俚帥咸蔇茅搢是攘張公
頌德雋永甘棠所忠來召拜命即裝路無交言
帝用式臧載司刑吏八座抑揚兼監黃樞鈞軸是將匪
躬謇謇終始洸洸乃拜儀同允釐保障河東閱故汗洽
如漿狂豎犯關兇渠既臧命公覆獄咸脫死亡乃陟右
揆右揆泱泱每謔王君豈常矜莊懸車告老庶保康強
方崇饋酳孤映縑緗天不愁遽萎哲壞梁　一人
震悼九有淒涼市既罷賈舂仍絕粻乃贈太尉飾終禮
湯返葬沙河羽儀央央闔朝傾祖河尹護卷生榮死哀
行路感傷令人鴉慕攀泣喤喤高墳崔嵬鉅鹿劇旁森
捎宰樹繚繞連崗于嗟廣平宅此不暘孝孫翼翼論誤
靡忘豐碑碣豎萬古訾相
大麗七年歲次壬子九月二十五日孫儼追建
碑側記
碑側長與碑同厚一尺一寸十行行七十字正書
唐故太尉廣平文貞公宋公神道碑側記
顏眞卿撰并書
初公任監察御史持服於沙河縣屬突厥寇趙定州河

朔兇擢邢州刺史黃文軌投艱于公公以父母之邦金
革無避及賊至城下公爲曉陳禍福其徒有素聞公威
名者乃相率而去之開元末安西都護趙含章冒于貨
賄多以金帛賂朝廷之士九品已上悉皆有名其後節
度范陽事方發覺有司具以上聞　麗宗切責名
品將加黜削公一無所受乃進諫焉　麗宗納之
遂御花萼樓一切釋放舉朝皆謝公衣冠儼然獨立不
拜翌日入奏　麗宗謂公曰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乃
卿一人而已公曰含章之賄偶不至臣門非不受也
麗宗深嘉歎之前碑缺焉故略述于此公第三子渾之
爲中丞也方欲陳乞　御製碑頌未果而中受譴
謫旋口羯胡作亂事竟不成眞卿時忝監察殿中爲中
丞屬吏故公孫儼泣請眞卿論譔之昭義軍節度觀察
使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平陽郡王薛公曰嵩以文
武忠義之姿爲國保障上慕公之德業歎尚無窮次嘉
儼之懇誠崇豎莫致迺命屯田郎中權知邢州刺史封
演購他山之石曳以百牛僝刻字之工成乎半歲磨礱
既畢建立斯崇遠近嗟稱古今榮觀雖大賢爲德樹善
庸限於存亡而小子何知附驥托跡於階序眞卿刺湖
州之日因成口文請儼刻其側而志之未及雕鐫而公
第八子衡因謫居沙州參佐戎幕河隴失守介于吐蕃
以功累拜工部郎中兼口御史河西節度行軍司馬与
節度周鼎保守燉煌僅十餘歲遂有中丞常侍之拜
恩命未達而吐蕃圍城兵盡矢窮爲賊所陷吐蕃
素聞太尉名德曰　唐天子我之舅也衡之父舊
賢相也落魄於此其可留乎遂贈以駞馬送還大廟輦十
二季十一月以二百騎盡室護歸士君子偉之乃古來
所無也　上欲別加超獎且命待　制於側
門十三季春三月吏部尚書顏眞卿記
宋公神道碑獨完好惟碑側記闕八字碑去官道二
里餘世罕知者以故久不顯于世致君因謁墓下始
得之且難舊史不載新書闕遺乃刻顏公體大書字
畫別刻于石庶久其傳邢惟襄國舊都邱塚纍然類
皆煙滅于無聞獨公之墓高不踰丈豐碑尚存豈特
忠義足以垂名于不朽世亦以顏魯公之賢而此碑
尤爲可貴也墓之東有碑闕二字之祖贈邢州刺史爲
居民斧而剝之所謂側門是也自衡之後子孫無顯
宦于唐今有隸編戶者猶收公誥官置墓田俾耕以
守誥爲前政取去莫知所在大宋崇寧二年七月一
日編修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范致君記此石未揭今從金薤

琳瑯抄出

右唐宋璟碑顏眞卿撰并書唐書廣平六子曰升尚渾恕華衡今此碑言公有七子曰復昇尚渾恕延華衡乃八子也魯公所撰廣平碑側記亦曰公之第八子衡謫官沙州蓋廣平實有八子唐書闕復延二人而此碑魯公誤書八字爲七爾又碑云廣平自吏部侍郎兼攝尚書左丞而史不載後自楚州刺史歷魏兗冀三州兼河北按察使遷幽州都督復爲魏州而史但言歷兗冀魏三州刺史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督而已史又載廣平爲廣州都督時郡人爲璟立遺愛頌璟上疏辭讓有詔許停而碑乃云燕公張說嘗爲碑頌今燕公集中實有此文豈已爲文而未嘗刻石與　右唐宋廣平碑側記顏魯公撰載廣平逸事有以見其淸德冠當世威名動夷狄如此而新舊史皆不載故併錄之於此覽者傳焉金石錄

宋文貞神道碑側記顏魯公篹書石刻沙河二公剛勁大節相埒書亦稱是眞足三絕　余始有碑側記又後一歲乃得碑文頗剝蝕其行筆與記全異碑辭內稱公雅善戲謔不常矜莊凡所詼諧人輒疏取昔人見公賦梅花以鐵心石腸爲怪故不足怪也非所望于蕭傅亦是一証太史公讀張文成事而疑其偉然丈夫乃如好女子世固有不可曉者弇州山人稿

右唐宋文貞公碑并碑側記皆顏魯公撰并書文貞墓在沙河縣碑久埋沒土中近予友方思道作縣出之重樹于墓以搨本見示金石錄謂碑與新史不同者二事又謂碑側記載文貞逸事甚詳而新舊史皆無之予家藏魯公文集中有此碑因得比較以補石本之闕但其文時有小異如集本云建一言而天下倚平碑一言作一陽集本云曾祖宏俊碑作宏峻集本云嘗夢大鳥銜書吐公口中公吞之碑作大鳥銜書吐公口中而咽之集本云欲優游自免碑自免作鄉里集本云左右震竦碑左右作天后集本云敕使馳救之碑救作赦集本云與執法通問碑作與執政通問集本云元宗將幸西蜀碑作中宗將幸西京集本云公盛氣詰之碑氣作色集本云東宮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碑作春宮有大功主安得異議集本云駕幸洛陽碑作駕達東都集本云馳道險隘行不得前碑作馳道隘稽草騎不得前集本云以臣免之碑臣字下有言字集本云毋寵子愛碑作毋寵子異集本云敕公按覆碑無敕字集本云置之座

右碑之作諸集本云仲冬十九日碑作十有九日集本云喪葬官供碑喪葬作器葬集本云戊寅歲五月碑無歲字集本云叨太僕之下烈碑烈作列集本云義形言色碑言作顏集本云既遷鄴城碑遷作還集本云汗洽流漿碑流作如其不同者又如此此則趙氏之所未及也金薤琳瑯

右廣平宋文貞公碑顏魯公書在今沙河縣之東北康陵丁丑之年太末方思道爲沙河令碑已斷沒出之土中鎔二百斤鐵貫而續之今方公所爲修復封樹皆無存矣惟此碑屹立於風霜烈日之中恐亦不能久也歐陽文忠公以謂魯公眞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猶足以爲寶今此碑剝蝕猶少況以廣平之重使歐公得之其爲珍賞當倍他書矣歸震川集

按年譜顏公以大歷三年除撫州刺史時公年六十大歷七年九月除湖州刺史碑正書於七年九月而猶稱撫州者當書碑時未有湖州之命也又六年當大歷十三年公由刑部尚書改吏部尚書時公年七十始有廣平碑側之記先是顏公以天寶八載遷殿中侍御史於時宋公第四子渾官中丞爲御史吉溫所誣謫賀州欲請御製碑文緣此中止大歷五年十二月宋公第七子華之子儼以顏公嘗爲中丞屬吏遂請製碑閱二年而公至東京除書未至居閑多暇始爲書之及刺湖州復製碑側記未及刻而宋公第八子衡復有沙州之謫至十二年十一月衡自吐蕃還朝明年春乃續書而刻之自大歷二年至十三年凡經九年而碑始完蓋廣平爲人魯公所特矜重故於其碑也不憚詳書深考必至無有闕遺乃止非由宋公能持天下之正以佐唐中興焉得有此功在社稷名垂古今實自致之寧有倖乎　按新史宰相世系表宋公八子與顏碑同舊史僅載其六而無復與延碑文八子俱載而但稱公有七子非緣筆誤當由復先公而卒故碑側亦稱第三子渾不稱四也而復稱第八子衡者公實有八子存者乃七數之則八校之則七也然公八子皆以贓私淫穢敗乃門閥廣平風教無復存者名有八子實竟無後自古名臣往往而然天道不可知一至于此豈不惜夫　宋公有名無字新舊史皆同顏碑亦復闕如宋公爲唐室名臣其孫屬魯公爲之碑且碑之成去宋公之薨不過三十五年而其祖之字已不能舉如此不可解已　按碑與史不同處碑稱父元撫贈戶部尚書舊史作贈

邢州刺史碑云俄拜朝散大夫新舊史俱無之碑云中宗將幸西京深虞北鄙乃兼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新史但云詔璟權檢校并州長史不稱將幸西京碑云四年遷吏部兼黃門監五年復兼侍中舊史則云官名改易爲侍中碑云十三年駕幸東都新舊史俱作十二年又新史云東巡泰山不云駕幸東都更與舊史及碑文異碑云二十一年抗疏告老新舊史俱作二十年碑云其年駕幸洛陽舊史作二十二年駕幸東都凡此皆足以証史書之誤廣平勳業著日月威名冠宇宙顏碑名並典籍書儷篆籀較然在人耳目之前而互有異同如此碑側記所載三事皆於公大有關係而新舊史並闕之所未解已　又碑文與集中不同處碑云夢大鳥銜書吐公口中而吞之集作公吞之碑云異而召還集作后異而召還碑云貴近不宜與執政通問集作不宜與執政通同碑云公實佐奇謀集作其謀碑云中宗將幸西京集作元宗將幸西蜀碑云又爲洛州長史集作尋入爲洛州長史碑云東宮有大功主安得異議集本大功下多宗廟社稷主也六字碑云兼黃門監監脩國史集本少一監字碑云五年復兼侍中集作改號侍中碑云明年駕幸洛陽集無駕字碑云以臣言免之集無言字碑云毋寵子異集作毋寵子愛碑云手詔優遂集作優許碑云佴公而歿集作躡公而歿又都穆金薤琳琅云建一言而天下倚平碑作一陽今碑正作一言欲優游自免碑作優游鄉里今碑正作自免左右震悚碑作天后震悚今碑正作左右震悚敕使馳救之碑作馳赦今碑正作馳救公盛氣詰之碑作盛色今碑正作盛氣駕幸洛陽碑作駕達東都今碑正作洛陽幸字陽字猶髣髴可見馳道險隘行不得前碑作馳道隘稽車騎不得前今碑正作馳道險隘行不得前敕公覆按碑無敕字今碑正有敕字喪葬官供碑作器葬今碑正作喪葬戊寅歲五月碑無歲字今碑正有歲字義形言色碑作顏色今碑正作言色既遷鄴城碑遷作還今碑正作遷都氏之云皆與元碑不合按碑以宋崇寧五年范致君別刻一石都氏所見必范致君別刻本也　顏碑云開元十三年駕幸東都以公爲西京留守新舊史本傳皆在十二年明年東巡泰山駕發東都蓋帝以十二年十一月幸東都十三年十月將封泰山遂發自東都耳碑蓋欲約而言之故但云駕幸東都也綱目載爲西京留守於開元四年十二月按是年帝未嘗幸東都無用留守或以明年將幸東都故先以公爲留守乎又公引年致政碑在二十一年新舊史本傳皆在二十年而舊史元宗紀仍在二十一年前後自相違反宋公始終右丞相綱目誤書左丞相新舊史及本傳公之拜右丞相在開元十七年綱目不書俱是疏忽竹雲題跋以碑證傳互有脫漏如史云張易之誣魏元忠引證張說公語說以名義時人呼易之爲五郎而稱之曰卿韋月將告武三思亂宮掖不奉詔以救之王仁皎卒諫止用竇孝諶故事皆公志節所繫而碑遺之至遷殿中侍御史同列有博于臺中者天后將黜之公獨引過神龍復辟讓封不受改貝州刺史與數人同辭三思獨揖公住公竟出太平長公主有異謀遂奏婦人干政恐生禍階男又縱橫公執奏之及碑側所記必歷歷在人耳目間修史者有何避忌而不之載也當請窮治易之兄弟時武后蒼皇欲起遽令之出者新史曰姚璹舊書曰楊再思碑止書內史而逸其名若李邕曰陛下坐則天下安起則天下危詳述其詞蓋揚善隱惡之意寓焉以公之忠直諸子皆不肖歿後三十五年孫儼始爲樹碑雖公名在天壤不以碑爲久遠然過公之里拜公之墓讀斯碑而興起者未嘗不以魯公之文而歎噓長太息也金石後錄

蕭蟄菴至邢訪文貞公後二十四代孫道亨攜族譜來公子七六無譜爲六子華譜甚詳華子儼蘇州刺史儼二子長嗣先左補闕次子詞宗奉化令家焉明景泰初兵部侍郎諱玫者公十七代孫也過邢有望墓詩其家南和者十七代而絕宏治間南和令朱銳於奉化取公十九代孫伍來以守祠自伍至亨凡六世今家沙河者百餘人業農家南和者僅道亨一人奉化者久不相往來蟄菴震記來齋金石刻考略

按棠陵方豪字思道重立宋文貞碑有斷碑集一書以記其事余見之太和堂吳氏藏書目中訪之三衢方氏後人或有存者只少有心之人耳丁敬評觀妙齋金石考略

舊唐書本紀開元二十一年十一月尚書右丞相宋璟以年老請致仕許之碑稱開元廿一年抗疏告老正與舊紀合而新舊書本傳俱作二十年誤矣唐以黃門監即侍中紫微令即中書令及同三品平章事爲眞宰相開元元年改尚書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雖名丞相而非宰相之職文貞以開元八年由侍中拜開府儀同三司始罷政事十七年拜尚書右丞相非再入

政府也．碑側記別載遞事二條又云昭義軍節度觀察使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平陽郡王薛公嵩慕公德業乃命屯田郎中權邢州刺史封演購石俾工刻之舊唐書薛嵩傳不稱御史大夫平陽郡王者略之也封演天寶末進士所著有聞見記古今年號錄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新舊唐書璟本傳皆闕復延惟宰相世系表列璟八子獨全趙氏蓋未嘗檢及又魯公記碑側已言第八子而于璟碑書七子此必非誤自魯公亦爲傳刻者過也趙氏又以碑云自吏部侍郎兼攝尚書左丞而史不載後自楚州刺史歷魏兗冀三州兼河北按察使遷幽州都督復爲魏州而史但言歷兗冀魏三州刺史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督而已是兼攝尚書左丞與復爲魏州誠如趙氏所指二史皆未之及然余又以碑按璟之歷官方其始也調上黨尉以後轉王屋主簿又轉合宮尉又授錄事參軍凡三遷官然後拜監察御史裏行自此又遷殿中侍御史又遷天官員外郎然後爲鳳閣舍人新書但于自上黨尉而下即書爲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而舊書以累轉鳳閣舍人包之其失皆略也新書四年遷吏部兼侍中證之此碑所載四年遷吏部兼黃門監五年復兼侍中八年拜開府儀同三司此新書省文誤也舊書四年遷吏部尚書兼黃門監明年官名改易爲侍中與碑次敘符合而新書遂于兼侍中亦附之四年之下則中間方隔一年其官仍名黃門監而牽連書之至此是尤疎也舊書弱冠舉進士據碑言十六下即稱明年進士高第則璟年十七成進士猶未及弱冠也新書刪弱冠二子較舊史爲不苟矣又碑言十三年駕幸東都新舊書本傳及元宗紀皆作十二年或碑亦摹勒有失眞耶然新書本傳遽改易其文作東巡泰山則爲非是按紀十三年乃有封泰山之文其于幸東都蓋已兩書之而景文又誤以二事合爲一此大不可也新舊書並以璟二十年請老碑作二十一年公抗疏告老碑從當時盧僎所上行狀宜可據璟之子復先璟卒昇尚書郎太僕少卿宰相世系表作太僕少卿渾職方郎中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東京畿採訪使太子左諭德表作太子右諭德華判入高等登封尉尉氏令表作尉氏令衡右散騎常侍兼御中丞河西節度行軍司馬表作河西行軍司檢校左散騎常侍其中詳略亦可參證然史載廣平諸子皆荒

飲俳嬉而碑云或肅或文或哲或乂克篤前烈以休令聞嗚呼諛墓之詞雖魯公亦不免若是與新舊書言渾恕尚坐貶皆書地而華衡得罪獨從略焉今碑言衡謫居沙州是亦史所未及可備錄也外又有神道碑側記趙德父已具錄茲不再贅云授堂金石跋

按此碑兩面一側皆神道碑銘其一側記宋公軼事謂之碑側記魯公文集有碑銘而無側記金薤琳瑯有側記而無碑銘今取兩書互勘碑闕數字得以補足碑云其先出于殷王元子史記宋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武王伐紂克殷釋微子復其位封紂子武庚續殷祀武庚作亂成王誅之乃命微子開奉其先祀國于宋梁玉繩人表考云微子始見商周書紂庶兄始見宋世家微國名子爵見尚書孔傳又作魏子見路史後紀注云魏即微玉繩按魯世家伯禽之孫爲魏公徐廣引世本作微公本書律歷志仝小司馬謂古書名用魏字作微而殷紀微子索隱亦云家語微或作魏讀從微音此路史所本也蓋二字古通名啓書微子之命序又見左傳僖六年又作開見史記周紀世家又見荀子議兵哀九年又見呂氏春秋誠廉漢人避景帝諱改國于宋爲上公見微子之命亦曰殷公見周書王會解要之微子之封宋在成王時也唐書宰相世系表乃謂殷王帝乙長子啓周武王封之于宋誤矣碑云七世祖弁魏吏部尚書襲列人子祖欽道北齊黃門侍郎据世系表宋氏在楚有上將軍義義生昌居西河介休十二世孫異異三子恭畿治徙廣平利人畿生榮國榮國下闕子一代孫即弁後魏吏部尚書襲利人子弁子紀紀子欽道欽道于元節元節子宏峻宏峻子務本務本子元撫即璟父也是欽道爲璟之五代祖今碑云祖似脫五代二字矣碑所敘高曾以下官位與表同惟表云廣平利人襲利人子碑及魏書弁傳皆作列人爲不同据魏書地形志列人縣屬魏郡表作利人誤也徙居列人者爲璟之十世祖今璟稱邢州南和人不知何代遷南和也魏書宋弁傳弁祖愔世系表作榮國歷位中書博士員外散騎常侍賜爵列人子弁伯父世顯無子養弁爲後弁父叔珍因李敷事死是弁父叔珍嗣父世顯可以補唐表一代之闕也魏傳又稱弁長子維維弟紀字仲烈遷尚書終北道行臺卒于晉陽是爲璟之六代祖紀子欽道武定末冀州別駕又北齊書宋欽道傳云初爲大將軍主簿與書記後爲黃門侍郎遷祕書監贈吏部尚書趙州刺史碑與表但云黃門侍郎璟父元撫碑云衛州司戶表增參軍

贈戶部尚書舊書傳云贈邢州刺史皆彼此五異也碑敘璟歷官與兩傳同者十之八九惟封廣平郡公兩傳在開元五年官侍中之後碑在八年拜開府儀同三司之時爲異碑稱璟轉廣州都督敎廣人度材陶旗以弭火災于今賴焉燕國公張說嘗爲碑頌是撰頌立碑者張說也舊傳不載張說撰碑但云人皆懷惠立頌以紀其政是仍立碑也新傳則云廣人爲璟立遺愛頌璟上言頌所以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以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爲溢辭徙成諂諛者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停是未嘗立碑也一事而三者不同如此又兩傳載皇后父王仁皎卒葬墳高五丈一尺璟言極剴切帝謂人所難言公等能之賜綵絹四百匹又兩傳載十七年爲尚書右丞相與張說源乾曜同日拜璟拜右丞相與張說源乾曜同日拜惟兩傳作十七年與碑同而碑不云三人同日拜舊書本紀書璟拜右丞相乾曜拜太子少傅同爲十七年八月乙酉事而張說之拜左丞相在十七年二月丁卯非三人同日新書本紀則皆不載宰相表亦無惟於開元四年閏十二月書宋璟爲吏書尚書兼黃門監紫微侍郎通鑑亦與新紀同詔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會百官尚書堂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璟亦有詩應制句云太常陳禮樂中掖降簪裾聖酒山河潤仙文象緯舒此爲璟風節所繫及元宗從諫得賢盛事光照史冊皆不可略者而碑皆不書碑載璟告老後駕幸洛陽公迎拜道左元宗使榮王琬勞問此是開元二十二年正月事據本紀璟有蒲津迎駕詩知其迎拜之地爲蒲津也詩云回鑾下蒲坂飛旆指秦京雒上黃雲送關中紫氣迎是自東都回鑾時也榮王琬者元宗第六子始王鄄徙王榮後謚靖恭太子也璟八子新傳僅列六子之名舊傳則極詆其飲謔俳優廣平風敎無存且言衡最麤險据碑側記則言衡陷吐蕃吐蕃素聞名德稱之爲賢相之子以駞馬盡室護歸使其果麤險何能感動若此史家言或失之太過往往如此碑側記云上欲別加超獎且命待制于側門側門之地無考新唐書代宗紀大歷十二年四月詔諫官獻封事勿限時側門論事者隨狀面奏則側門殆是論狀進奏之所會善寺牒載大歷二年沙門乘如詣右銀臺門奉表陳謝此所謂側門或卽右銀臺門之類也記爲璟之孫儼所請者儼爲璟第七子華之子官蘇州刺史見世系表上行狀之盧僎新唐書附趙冬曦傳稱其開元間爲集賢學士惟唐音統籤稱僎爲從愿從父自聞喜尉入爲學士終吏部員外郎是碑所載乃其終官也購石立碑之封演唐書無傳宰相世系表亦不列其名其所撰聞見記卷首結銜題朝散大夫撿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是其所終之官計其時當在德宗貞元間聞見記中有尊號一條記貞元間事卷中石經條稱天寶中爲太學生登第時張繹有千佛名經之戲見貢舉條佛圖澄碑條記大歷中行縣至內邱則是官邢州刺史時事此碑結銜稱屯田郎中權知邢州刺史卽其時也潛研堂跋謂舊唐書薛嵩傳不稱御史大夫爲史略攷唐制節度等使例兼御史大夫故封長清岑參詩稱御史大夫而傳亦不載與此同例非史失也

金石萃編卷九十七終

金石萃編卷九十八

賜進士出身 諧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五十八

八關齋會報德記

幢八面高一丈一尺四分廣二尺五分每面五行行二十八字正書在歸德府南門亭內

有唐宋州官吏八關齋會報德記

金紫光祿大夫前行撫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眞卿撰并書

夫德之所感淪骨髓而非深誠之所至去神明而何遠有唐大歷壬子歲宋州八關齋會者此都人士臬文武將吏朝散大夫使持節宋州諸軍事行宋州刺史兼侍御史本州團練守捉使賜紫金魚袋徐向等奉爲河南節度觀察使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左右僕射知省事兼御史大夫汴州刺史上柱國信都郡王田公頃疾良已之所建也公名神功冀州南宮人稟元和之粹靈膺期運以傑出含靈厚下正直率先趨孝而德感生人竭忠而精貫白日和衆必資於寬簡安人務在於撫柔況武藝絕倫英謀沉祕所向而前無强敵日新而學有緝熙故能殿天子之邦鬱蒼生之望有日矣羯胡搆逆公以平盧節將佐今右僕射李公忠臣收滄德攻相州拒杏園守陳留許叔冀降而陷焉思明懼忠臣圖己令公佐南德信隨劉從諫收江淮至宋州欲襲李銑公斬德信走從諫遂并其衆而報焉肅宗大悅拜公鴻臚卿再襲敬釭於鄆州加中丞討劉展于潤州斬平之遷徐州刺史明年拜淄清節度使屬侯希逸自平盧至公以州讓之時宋州刺史李岑爲賊所圍副元帥李光弼請公討平之拜御史大夫加開府充兗鄆節度破法子營又討敬釭釭歸順焉史朝義聞之奔下博投范陽自縊死廣德元季拜戶部尚書封信都郡王上幸陝公首末扈從都知六軍兵馬每食宿公皆躬自省視上感焉方委以政事公涕泣固辭而止二年拜汴宋節度遷兵部大歷二年加右僕射封母清河張氏爲趙國夫人妻信安郡王禕女爲涼國夫人太夫人慈和勤儉睦于親□□□純孝居常不離左右閱讀書史或時疾病公輒累月不茹薰家中禮讖不絕仍造崇夏齋聖二寺以祈福祐□三年兼判左僕射知省事加太子太師公德厚量深勞謙重愼功既高而心益下位弥大而體益恭故遠無不懷迩無不肅今夏四月忽嬰熱疾沈頓累旬積善降祥勿藥遄喜鷹犬之翫悉皆棄捨羣帥感焉無復弋□□履之內感懷歡欣睢陽

之人踊躍尤甚乃咨于州將曰昔我公之陷賊也至弊邑而首誅德信李岑之見圍也破其黨而克保城池是即我公再有大造于弊邑矣微我公之救恤則皆死於鋒鏑入於煎熬矣□□□尚何能保完家室嬉戲鄉井者乎不資齋明何以報德徐君悅而從之來五月八日首以俸錢卅万設八關大會飯千僧于開元仰藍將佐爭爲唯恐居後已而州縣官吏長史苗藏實等設一千五百人爲一會鎮邊團練官健副使孫琳等設五百人爲一會□□耆壽百姓張烈等設五千人爲一會法筵等供庀塞於郊坰讚唄香花喧塡於晝夜其餘鄉村聚落來往舟車聞風而靡督自勤聳惠而怵先胥懋者又不可勝數矣非夫美政淳深德風汪濊則何以感人若此其至者乎眞卿叨接好仁飽承餘烈覩茲盛美益覥求蒙若不垂諸將來則記事者奚述

唐宋州刺史徐向及官吏奉爲汴宋節度觀察使右僕射信都王八關齋會報德記此二行篆書

宣義郎行宋州錄事參軍崔淮

專知官朝議郎宋城縣令田珽

勒字官宣德郎前守汝州梁縣令王良器

篆額宣德郎楚丘縣令田涗

顏魯公石幢事

宋州刺史崔倬撰

會昌中有　詔大除佛寺凡鎔塑□刻堂閣室宇關於佛祠者焚滅銷破一無遺餘分遣御史覆視之州縣□畏至於碑幢銘鏤贊述之類亦皆毀而瘞藏之此州開元寺先有大師魯國顏公以郡守僚吏州人等爲連帥田氏八關齋會鐫紀大幢立□文而□幾再尋桯材□□八觚如砥偉詞逸翰龍躍鸞翔時刺史邑宰以□□不可折遂鑿鑿缺□以仆之蓋三面僅存委埋于土倬大中己巳歲守郡明年嘗暇日訪求前賢事蹟郡從事涂君因言□魯公石幢索而得之□壤之下□□□失文義乖絕尋繹研究不可復知意其邑居之中必有藏錄其文者果於前刺史唐氏之家得其模石本完備炳然輝耀溢目倬自幼學慕習魯公書法□不能窺涉其門宇然惜其高□堙沒遂命攻治□□□□續其次雖眞贋懸越貂狗相屬且復瞻仰魯公遺文昭示於後矣大中五年正月一日叙

副使崔□□判官涂景　推官崔麟

錄事參□□順孫　□□□□

曹州□□縣主簿□師□傳打石本

雙字人石從建　高元贍

八關齋碑唐河南節度使田神功寢疾宋州刺史徐向等爲禳祈報恩者也碑在今歸德州城外僧寺中永樂丁酉秋余得此本每行下闕四字蓋打碑時爲夏潦所渰也東里續集

右顏魯公書字徑可二寸許方整遒勁中別具姿態眞蠶頭鼠尾得意時筆也此書不甚名世而其格不在東方家廟下故非餘子所及也記文宋州將吏爲節度使田神功疾愈請禱此猾碑媚驕帥之常亡足怪者第其時有可慨也蓋載縉鴻漸輩方以因果之說聳人主至引阿脩羅帝釋爲証每虜至禮佛祈禱退則脩八關齋飯僧報謝將帥體解而世風靡矣嗚呼唐之所以終不復振也有由哉弇州山人稾

八關齋會始於宋齊之閒通鑑齊武帝永明元年上於華林園設八關齋胡三省注曰釋氏之戒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食肉六不著花鬘瓔珞香油塗身歌舞倡伎故往觀聽七不得坐高廣大牀八不得過齋後喫食已上八戒故爲八關雜錄名義云八戒者俗衆所受一日一夜戒也謂八戒一齋通爲八關齋明以禁防爲義也金石文字記

八關齋碑去郡城南里許爲魯公碑舊立處崇禎戊寅春碑之址築爲堞下臨濠水久之浸及碑郡人張翮遷之碑高八尺橫八稜稜尺許凡八百八十六字闕七十四字侯方域壯悔堂集

今日叢林以臘月八日四月八日名冬夏結制而設戒期自六戒以下不聞于世然有過午不食之說非即第八戒之意乎金石後錄

八關碑字法大徑三寸許方整而有風致予向年官汴城于故家得一不斷本後督餉彼中親至碑下見石尚完好今爲時三十年得宋長公犖揭寄此本乃碑至下段已盡泐落不勝憮然庚子銷夏記

按碑曰收倉德攻相州拒杏園守陳留陷思明斬德信走從諫襲敬釭讓侯希逸破法子營封信都郡王等事舊史皆無之而新史悉合必歐公得此碑而更定之也新史又謂八年自力入朝卒代宗爲飯千棄門追福然七年壬子得疾宋州官吏爲之祈禳至八年卒而朝廷又爲飯僧追福可見當時從信釋氏之深也金石評考

寶刻類編有此碑云顏眞卿撰并書田悅篆額大歷

七年立大中五年崔倬補書在應天劉昫唐書田神功傳云忠朴幹勇當時所稱而明趙崡以神功非良臣徐向等媚其主帥非佳事責魯公爲撰爲書蓋以小節掩大功古人不如是矣碑後有刺史崔倬敘石幢事略云云則是此碑毀于會昌刻于大中者也倬實重刻而非補書寶刻類編蓋誤倬見宰相世系表隋義同鄜城公榮四世之孫所書有大和六年四月裴度撰文宣王廟記在襄州見寶刻類編 篆額云唐宋□□州刺史徐向及官吏奉爲汴宋節度觀察使右僕射信都王八關齋會報德記是宣德郎楚邱縣令田說書其篆至劣寫徐爲徐汳爲汴度爲度儀爲儀𡿨爲俞唐人之不通篆學如此汳州以水名即水經汳水出陰溝于浚儀縣北又東至梁郡蒙縣爲雉水地理志滎陽卞水在西南亦但作卞徐鉉注說文云汳今作汴非是或說隋煬帝避反字故改汳爲汴然則猶飯作飰之屬也今依隸造篆不成字體若从地里志作卞亦當篆作𠂤字不應下加丶也悅即神功族子通鑑大歷十四年二月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薨有子十一人以其姪中軍兵馬使悅爲才使知軍事即說是也後爲田緒所殺贈太尉見劉昫唐書

德宗本紀 中州金石記

右唐宋州官吏八關齋會報德記文字滅沒闕一百九字因以魯公文集校補以便快讀朝散大夫使下闕持節宋州字徐向等下闕奉字左右僕射知省下闕事兼御字之所建也下闕公名字起下闕孝字安人務在于撫下闕柔況字緝熙下闕故能殿天字佐今下闕右僕射李公忠臣字思明懼忠下闕臣圖已令公字公斬下闕德信走從諫遂并其字副元帥李下闕光弼請公字又討敬釭下闕釭歸順焉史字封信下闕都郡字每食宿下闕皆躬自省視字二年拜下闕汴宋節度遷兵部大歷二字妻信安下闕郡王禕女爲涼國夫人字居常不離下闕左右閱讀史書或時疾字二寺下闕以祈福祐三年字功下闕既高字忽嬰熱下闕疾沉頓字是即下闕我公字入于煎下闕熬矣字徐君悅下闕而從之來字開元伽藍將下闕佐爭承惟字一千五百人爲下闕一字耆壽百姓張下闕烈等設字又按碑本淪骨髓文集作瀹字臯文武將吏集作衆字羯胡搆逆集失胡字又討敬釭集作六年清河張氏集作清州則又集本之訛也元年拜戶部尚書集作授戶部睦于姻黨集作親黨

不茹董集作茹葷禮讖不絕集作禮懺則當從碑爲正也首題顏眞下當闕卿誤字篆尾唐下當闕行宋字則又推而可知也 竹雲題跋

按碑今在河南歸德府南門亭內今之歸德府唐時爲宋州睢陽郡屬河南道故碑題宋州官吏也碑敘田神功歷官與新唐書神功傳同 舊傳較略 惟遷徐州刺史及廣德元年拜戶部尚書爲兩傳所無又淄清節度使兩傳作淄青似係碑偶筆誤也傳不載神功封母妻事碑稱妻信安郡王禕女禕爲太宗八子鬱林王恪之孫贈張掖郡王追封吳王琨之子初封嗣江王徙信安郡王碑無建立歲月其敘嬰疾修齋事云大歷壬子夏五月是爲七年傳敘神功之卒在大歷八年而寢疾時宋之將吏爲禳祈報恩惟新書敘其事在八年以前亦不定爲何年撰碑者顏眞卿以其結銜考之宋文貞公神道碑署曰行撫州刺史爲大歷七年九月立此碑署前行撫州刺史加一前字則已解撫州之任可知而湖州之命即在七年九月要是初離撫州未刺湖州中間撰書此碑故加前字於行撫州刺史之上則似修齋在五月立碑在九月與宋璟碑同時列于宋璟碑之後爲宜也碑云設齋於開元伽藍河南通志載歸德府開元寺有三一在府城東南明正統四年創建一在寧陵縣城西北四十里明正統間創建一在虞城縣治東始建未詳今此碑在府城南門當是府城東南之開元寺非寧陵虞城二處矣設齋之數初徐向飯千僧既而苗藏寶等設千五百人孫琳等設五百人張烈等設五千人凡飯僧八千人準以俸錢卅萬飯千僧之數則共糜錢二百四十萬也王圻續文獻通考釋家總紀載大歷八年五月以太宗諱日會有司修四千僧齋于服成寺八月修一萬僧齋于慈恩寺爲百姓祈福可見是時修齋之會方盛而修齋必設戒故謂之八關會也續通考又載會昌五年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敕上都東都各留二寺天下節鎮各留一寺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此即碑後載大中五年宋州刺史崔倬所記重刻石幢之語其時幢已委埋于土則寺亦在拆毀之數崔倬但云重刻顏碑而不云建寺則通志所載之府城東南開元寺或非即唐時此碑所立之舊址矣

李陽冰書般若臺

碑高一丈四尺八寸廣五尺八寸四分共二十四字篆書末僧名五字正書在福州烏石山

般若臺

大唐大曆七年歲在壬子閏正月謹記

御史李貢造

般若臺貢諸

李陽冰書

大唐大曆七年著作郎兼監察御史李貢造　李陽冰書　住持僧惠攝此五字正書

在神光寺般若臺記刻于華嚴頂與處州新驛記縉雲縣城隍記鏡水志歸臺銘世寶之爲四絕天下興地碑記閩中絕少古刻鼓山題刻如麻無一唐蹟惟此銘在三山爲最古又閩石塔寺有唐貞元中碑余永之見金石文字記

李陽冰書謙卦

碑共四石各高六尺五寸廣三尺四寸前三石均六行後一石四行行皆十字篆書在蕪湖縣

三讓合爲卦象以繫合爻卦下濟而光卦上行而明謙而不驕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終也

謙卦爻辭李陽冰篆書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六二鳴謙貞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六四无不利撝謙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右李陽冰書謙卦

大曆中李陽冰自負其篆法以爲斯翁之後一人而已嘗曰千載而下有好事者得吾筆畫如見其人矣又曰縱未能鞭策斯翁亦可以肩隨蔡邕矣其自負如此然觀其所書謙卦爻辭筆畫頗多訛舛如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鳴謙之吉以正中也勞謙君子萬民服也勞謙君子萬民服也不富以其鄰不足以戒也利用侵伐征不服也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又其篆法亦非斯翁所及觀其自負之過可以見其人矣

唐李陽冰書

陽冰篆書祖秦相斯而筆力過之舒元輿輩論之詳矣是刻藏蕪湖王氏□□□□□□□風骨雅健卓有古意近諸刻失之矣豈即寶應間作令時書耶歲久板機拆裂子覩摹搨乃屬吳郡章生簡甫壽之石蓋邑庠明倫堂與諸好古君子共焉 歙邑池張大用識

李陽冰此刻雖再登石居然有發雪滴澤之狀是延

尉正脈至於謙卦當人置座右一紙 余州山人

謙卦爻辭李陽冰篆書石在直隸太平府蕪湖縣民家考槃館事

篆學之亡四百餘年矣斯喜妙跡淪絕至唐李少溫上追孔轍下襲斯法篆學于是中起謙卦尤其奇絕之作運筆如蠶吐絲骨力如綿裹鐵舒元輿所謂蟲食鳥步鐵石隔壁龍池騾解鱗甲活動者于此見之

僕論書法有意求變卽匪能變少溫書謙卦謙字數十兼用大小篆不足又以諧爲謙雖字各異體然未免有意求變所以變盡觀窮終雲在膏化工肖物所以萬古不同者無心於變也作書但因時舒卷卽變化具足何事研同較異逐字推排乃始爲變乎 竹雲題跋

右李陽冰書易謙卦謙字凡二十見無一同者其以嗛謂諸代謙字世多疑之案漢書藝文志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顏氏注嗛字與謙同大學此之謂自謙鄭氏注謙讀爲慊荀子臭之而無嗛于鼻楊倞注與慊同蓋謙嗛慊三字古皆通用也說文廣古文篇字集韻廉古作廔廉與篇聲相近故可借用碧落碑飛廉之廉作廔益省一少此碑以吉蚕厝爲謙則借廉爲兼也諸說文多語也唐韻汝閻切與謙字音雖相近而義各殊未知少溫所據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陽冰謙卦據張大用跋云近諸刻失之是刻者不一又云歲久板幾拆裂乃壽之石是先有板本而後有石刻也木刻未詳始于何代刻石亦未詳明之何年陽冰自署名而不署書時歲月張跋以爲寶應間作令時書者是懸揣之詞今因附般若臺之後與陽冰諸篆連類及之下碑黃帝祠宇及聽松等刻亦此例也凡篆書皆用釋文此書謙卦經文可以不釋至其書用筆秀勁字多變體陽冰書中又一種也其書謙字數見而字體各別然惟嗛慊謙諸字借用餘止大同小異耳考周易釋文引子夏傳嗛謙也漢書司馬相如傳陛下嗛讓而弗發也尹翁歸傳溫良嗛退師古注並云嗛古以爲謙字文選魏都賦嗛嗛同軒注引周易謙謙君子云嗛古謙字又東征賦思嗛約兮注云嗛與謙音義同金石韻府引古尚書謙作嗛是二字同也荀子非十二子篇嗛然而終日不言解蔽篇由俗謂之道盡嗛矣楊倞注並云嗛與慊同是謙嗛嗛三字皆通也韻府又引古老子謙作嗛嗛是从

古文也唐古文籀字見於說文然義雲章廉作庶
陰符經作庶則庶本廉之古文故碧落碑書廉爲
庶也廉謙皆从兼聲古老子兼作嗛故譌又作踏
也詩傔爲謙于義未詳或者兼省又从秝秝并爲
縑又變文爲秝也

李陽冰書黃帝祠額

碑高七尺九寸廣三尺九寸四分二行四字書人及勒石人書額上

黃帝祠宇

李陽冰

黃帝祠宇

丹陽篤蒙勒石正書

黃帝祠宇篆額唐李陽冰篆在仙都山天下輿地碑記

李陽冰書聽松二字

石橫廣二尺三寸高一尺四寸五分篆書在無錫縣惠山

聽松

按錫山志慧山寺有石床在殿前月臺下長可五尺廣厚半之上平可供偃仰故名石床頂側有聽松二篆字傳是唐李陽冰筆蒼潤有古色斷非陽冰不能

唐皮日休詩殿前日暮高風起松子聲聲打石床是也雍正六年三月余率同志往觀此書一時觀者列如堵牆蓋塵埋經久莫有過而拂拭者縣見搥搨故遂驚爲僅事也右有脩脫十數行日久磨蝕不可復識悵怛良未有已竹雲題跋

元結墓碑

碑高八尺廣三尺九寸厚一尺一寸五分四面刻面背均十七行左右側均四行共四十二行行三十三字至三十五字不等正書在魯山縣學

唐故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經略使元君表墓碑銘并序

金紫光祿大夫行湖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眞卿撰并書

嗚呼可惜哉元君君諱結字次山　皇家忠烈義激文武之直清臣也蓋後魏昭成皇帝孫曰常山王遵之十二代孫自遵七葉王公相繼著在惇史高祖善祥　皇朝尚書都官郎中常山郡公曾祖仁基朝散大夫贈信令襲常山公祖利貞霍王府參軍隨鎮改襄州父延祖清靜恬儉歷魏成主簿延唐丞思開輒自引去以魯縣商餘山多靈藥遂家焉及終門人謚曰太先生寶應元季追贈左贊善大夫君聰悟宏達倜儻而不羈十七始知書乃受學于宗兄　先生德秀嘗著說楚賦三篇中行子蘇源明駭之曰子居今而作眞淳之語難哉然世自澆浮何傷元子天寶十二載舉進士作文編禮部侍郎陽浚曰一第汙元子耳有司得元子是賴遂登高科及褐胡首亂逃難于猗玗洞因招集鄰里二百餘家奔襄陽　肅宗異而獎之值君移居讓溪乃寢乾元二年李光弼拒史思明於河陽　肅宗欲幸河東聞君有謀略虛懷召問君悉陳兵勢獻時議三篇

上大悅曰卿果破朕憂遂停乃拜君右金吾兵曹攝監察御史充山南東道節度參謀仍於唐鄧汝蔡等州招緝義軍山棚高晃等率五千餘人一時歸附大壁戰境於是思明挫銳不敢南侵前是泌南戰士積骨者君悉收瘞刻石立表命之曰哀业將吏感焉無不勇勵重日領降威望日崇時張瑾救史翻於襄州遣使請罪君爲開奏特蒙嘉納乃眞拜君監察仍攝部將張遠帆田瀛等十數人將軍屬荊南有事救者呂諲爲節度使諲辭以無兵　上曰元結有兵在泌陽乃拜君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充諲節度判官君起家十月超拜王此時論榮之屬道士申泰芝誣湖南都防禦使龐承鼎謀反并判官吳子宜等皆被決殺推官嚴郢坐流俾君按覆君建明承鼎獲免者百餘家及諲卒淮西節度使浙西仲昇爲賊所捻裴茂與來瑱交惡遠近危懼莫敢誰何君知節度觀察使事經八月境內晏然　今上登極節使賈後者例加封邑君遜讓不受遂歸養親特蒙褒奬乃拜著作郎遂家于武昌之樊口著自釋以見意其略曰少習靜于商餘山著□□□□□□□難于猗玗洞碧猗玗子三篇將家讓瀆乃自稱浪士著浪說七篇及爲郎時人以浪者亦湯爲官乎遂見呼爲湯郎著湯記七篇及家樊上漁者戲謂之聲変□□□□□□又以君湯浪於人間或謂湯変歲餘　上以君居貧起家俄遷州刺史□□州爲西原賊所陷人十無一戶纔滿千君下車行古人之政一季間歸者萬餘家賊亦懷畏□□不敢來犯既受代百姓詣闕請立生祠仍乞再留觀察使奏課第一轉容府都督兼侍御史本管經略使仍請禮部侍郎張謂作甘棠頌以美之容府自艱虞以來所管皆固拒山谷君單車入洞視自喻撫大軍而收復八州丁陳郡太夫人憂百姓詣使請留大纛四季夏四月拜左金吾衛將軍兼御史中丞本管使如故君矢死陳乞者再三　優詔褒許七率春正月朝京師　上深禮重方加位秩不幸過疾中使臨問者相望夏四月庚午薨于永崇坊之旅館春秋五十

朝野震悼焉二子以方以明能世其業名雖著而官未立以其季冬十一月壬寅窆葬君于魯山青嶺泉陂原禮也嗚呼君其心古其行古其言古躬是三者而見重於今雖擁旄麾幢摠戎於五嶺之下弥綸秉憲對越於九天之上不爲不遇然以君之才之德之美竟不得專征方面登翼太階而感激者不能不爲之太息也君雅好山水閒有勝絶未嘗不枉路登覽而銘贊之感中行見知之恩及亡至今分宅以恤其子其不□□此類中書舍人楊炎常哀皆作碑誌以抒君之德業故吏大理令劉衮江華令攀令問故將張漪趙溫張協王進興等感念恩舊皆送巻以終葬場實磬石額垂美以述誠眞卿不敏嘗忝大山風義之末尚存盡往敢廢無媿之辭銘曰

次山斌斌王之蓋臣義烈剛勁忠和儉勤炳文華國孔武寧屯率性眞方秉心眞淳見危不撓臨難造剪侃侃全德令之古人奈何清賢賈志莫申羣士立表垂聲不泯

元結碑顏魯公撰并書按唐書列傳結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世孫而碑與元氏家錄序皆云十二世蓋史之誤又碑與元和姓纂云結高祖名善禕而家錄作善禕未知孰是也金石錄

右容州都督元結表墓碑顏魯公書四面刻字與宋廣平李含光及家廟碑式相同後題大歷下闕一字據魯公行狀稱大歷七年除湖州此碑署湖州刺史必在七年以後矣唐書元結傳稱曾祖仁基寧塞令而碑云襲信令又稱父延祖再調春陵丞而碑云歷魏成主簿延唐丞皆其異者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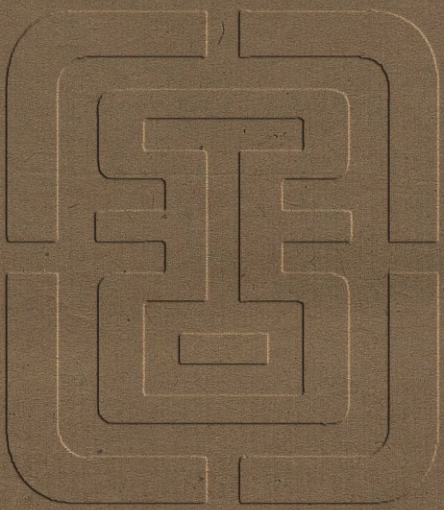
碑舊在青陂嶺予近所見搨本蓋魯山李居來家所藏持以贈予者字間有剝泐證以舊志所載全文讀之始無遺缺碑云曾祖仁基朝散大夫襲信令傳乃作寧塞令次山父延祖歷魏城主簿延唐丞傳僅云再調春陵丞而已春陵漢舊縣宋景文書唐人仍襲用舊名使其歷官所在後世幾不可考殆非例也元和郡縣志春陵故城在延唐縣北十里景文于傳書之其亦用古之過而遂辭溷如是與凡史以紀實也作尋常文字猶不宜遷就其詞況于成一代之史以俟後世其毋益滋之惑而大失眞與碑載次山起家爲道州刺史爲西原賊所陷人十無一戶纔滿千今傳云遺戶裁四千攷次山春陵自序道州舊四萬餘戶經賊以來不滿四千傳所書當據此文而碑云百

纔滿十萬卿在當時手自傳錄理亦不謬然或更有所本與殆亦詩人摩有子遺之謂與次山祖傳云諱亨字利貞碑惟云利貞由避肅宗諱不書授堂金石跋

容州都督元結表墓碑大歷□年十月立其文與新唐書本傳略同宋祁當即據此爲之惟碑云祖利貞史云祖亨字利貞碑云充山南東道節度參謀史作西道碑云猗玕洞史作猗玕泓碑云將家讓濱史作濮濵蓋傳寫之誤李義山作元結文集後序云見憎于第五琦元載故其將兵不得受作官不至達母老不得盡其養母喪不得終其哀碑獨不述其事者以同時忌諱而新唐書則應採錄此事乃僅襲碑文何也碑云葬君于魯山青嶺泉陂原今在縣城北三十里青嶺俗名青係嶺也中州金石記

銘載道士申泰芝誣湖南都防禦使龐承鼎謀反并判官吳子宜等皆被決殺推官嚴郢坐流俾君按覆君建明承鼎獲免者百餘家新唐書結本傳不載此事惟附于嚴郢傳方士申泰芝舊唐書作奉芝以術得幸肅宗遨遊溯衡閱以妖幻詭衆姦贓鉅萬潭州刺史龐承鼎按治帝不信召還泰芝下承鼎江陵獄郢具言泰芝左道云云帝怒戕郢去卒殺承鼎流郢建州與誌銘符舊唐書呂諲傳龐承鼎因奉芝入奏玉長沙塾之遣使奏聞輸國寶奉芝召奉芝赴闕既得召見具言承鼎曲加誣陷詔鞫承鼎誣罔之罪據是則泰芝不過指承鼎爲誣陷何至帝怒不已必致之死地以銘考之泰芝乃誣承鼎謀反傳殆未具其實也後承鼎竟得雪泰芝竟以賊敗流死亦由結建明承鼎而新舊史皆于結本傳不書其疎甚矣銘載淮西節度使王仲昇爲賊所擒裴茂與來瑱交惡事亦見來瑱傳（裴茂傳作裴茂山縣志）

按此碑顏魯公文集載其文今取以互校有不同者碑云高祖善禕集作善樟曾祖仁基朝散大夫集作朝請宗兄先生德秀集無先生二字卿果破朕憂傳（果破下有賊字招輯義軍集招作拓）咸望日崇集作日隆部將張遠帆集無帆字將家讓濵集作讓濱作甘棠頌以美之集無頌字君單車入洞集作單軍七年春正月集無春字二子以方以明集無以方二字躬是三者而見重于今集見重作身重擁旄麾幢集作擁旌而感激者不能不爲之嘆息出集無者不能三字銘詞率性眞方集作方直秉心眞淳集作眞純賈志莫申集作素志莫

伸凡此皆集本刻訛也結所歷官新唐書傳俱同舊書惟禮部侍郎陽浚傳作湯浚山南東道節度無傳惟作西道將家讓濱傳作濮濱與顏集同陽浚湯浚不能定其孰是山南東道作西道則史誤也碑下文云仍於唐鄧汝蔡等州招輯義軍此四州皆屬山南東道則不應爲西道叅謀矣讓濱作濮濱據九江志濮溪在瑞昌縣南唐元結嘗居此自號濮溪浪士其詩云尤愛一溪水而能存讓名自當作濮爲是然碑前云讓溪後云讓濱兩皆作讓或亦以結詩有存讓名之語似亦可通也碑云後魏昭成皇帝孫曰常山王遵之十二代孫下云自遵七葉王公相繼著在停史高祖善禪云云高曾祖考本身加以上世七葉正十二代也昭成皇帝者北魏太祖平文帝之子諱什翼犍據魏書昭成子孫列傳昭成子壽鳩之子建太祖初有佐命勳賜爵略陽公平中山拜尚書左僕射加侍中遷州牧封常山王弥昭成帝稱代王建元建國始于晉咸康四年戊戌自此下推至結當天寶十二載癸巳舉進士之年計之得四百七十五年除昭成父子二代約七十五年則自遵至結約四百年不過十二代而已不至有十五代則傳誤也碑云父延祖以魯縣商餘山多蠻寮遂家焉魯縣本隋大業初廢魯州置縣唐初改魯山縣自三代至六朝皆謂之魯陽此稱魯縣者仍隋舊名也魯山縣志大義山又東北爲壺山壺山又東南爲商餘山元結演與詩商餘山有太霊古祠集古錄目云元結隱居教授于商餘之肥溪據此碑則隱居教授者不自結始矣碑云及終門人私謚曰太先生謚法無太字太與泰同說文大也通也私謚殆取義于此不必拘于法也碑云結始知書乃受學于宗兄先生德秀此即元德秀也宗兄之稱始見於此新唐書德秀傳爲河南人蓋與結同姓而不同系故稱之爲宗兄德秀傳則稱族弟結是既爲同姓即可稱同族矣宗兄而又謂之先生者以其受學也德秀傳稱德秀卒族弟結哭之慟或曰子過哀禮歟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高行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佞紈綺肉之徒耳觀此可以見古人師生兄弟之至情矣碑云嘗著說楚賦三篇中行子蘇源明駁之新書蘇源明傳但云初名預字弱夫不著其號中行子傳云源明雅善杜甫鄭虔

其最稱者元結梁肅即此源明駁之之語碑云唐鄧汝蔡等州招輯義軍山棚高晃等率五千餘人一時歸附傳則云降劇賊五千高晃等不過當兵亂之時結山寨以自保一聞招輯率衆歸附正見其義而傳乃以劇賊加之此史文之失實也碑云友葬君于魯山青嶺泉陂原虔葬二字他碑未見魯山縣志歌馬嶺又東南爲青嶺在今縣治北三十里碑稱君之碑誌爲中書舍人楊炎常袞所作此碑則故吏劉炎等竭資鬻石而立之唐書楊炎傳炎由禮部侍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與常袞並掌綸誥常袞傳言天寶末及進士第由太子正字累爲中書舍人兩入之官中書舍人傳皆無年月不能定其據碑誌之在何年則此碑之立亦不能定今以其碑稱七年正月朝京師四月薨其年冬十一月葬遂系於大歷七年